
安徒生童话集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Chapter 1

很多年前，有一位皇帝特别迷恋新衣服，几乎把所有的钱都花在穿戴上。他一点也不关心士兵，也不在乎去看戏或打猎，除非那样能让他有机会炫耀自己的新装。他一天里每个时辰都要换一套衣服。别人提到别的国王或皇帝时，常会说“他正在议事”；可提到这位皇帝，人们总是说：“皇帝正在更衣室里。”

他的都城是一座热闹的大城，日子过得轻松快活，宫廷里每天都有外乡人到来。一天，来了两个骗子，自称是织工。他们声称自己能织出颜色最美、花纹最精巧的布料，而用这种布做成的衣服还有一种神奇的本事：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蠢得出奇的人，都看不见它。

“这衣服一定了不起！”皇帝心想，“要是我有了这样一套衣服，马上就能看出我的国家里哪些人不配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也能分清谁聪明、谁愚蠢！这布一定得立刻给我织起来。”于是，他赏给两个织工一大笔钱，好让他们马上开工。

于是，这两个假织工摆出了两架织布机，装出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其实什么也没织。他们要来了最精细的丝绸和最纯的金线，把这些东西统统塞进自己的包里，然后又继续对着空空的织机假装干活，一直忙到深夜。

过了一些时候，皇帝心里想：“我真想知道，那两个织工把我的布织得怎么样了。”不过，他一想到只有傻子或不称职的人才看不见那布，心里就有点不自在。当然，他觉得自己本人应该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更愿意先派别人去打听一下织工和他们的活儿到底进展如何，再决定自己要不要过问这件事。城里的人早就听说了这种布的神奇本领，大家都急着想知道，自己的邻居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



皇帝想了好一会儿，最后说道：“我派我那位忠心耿耿的老大臣去看看织工们吧。他最适合判断这布料到底怎么样；他是个明白人，而且没有谁比他更称职了。”

于是，那位忠实的老大臣走进了大厅。两个骗子正对着空空的织机装模作样地忙个不停。老大臣瞪大了眼睛，心里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他在织机上连一根线都看不见。不过，他并没有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

两个骗子十分客气地请他再走近些看看织机，又问他喜不喜欢这花样，颜色是不是特别漂亮，一边说一边指着那空空的机架。可怜的老大臣看了又看，还是在织机上什么也看不见，原因很简单：那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怎么会这样！”他又想，“难道我是个傻子？我自己从来没这么想过；如果真是这样，也绝不能让别人知道。难道是我不配担任这个职位？不，这更不能让人说出口。我绝不能承认自己看不见这布。”

“怎么样啊，大臣先生？”其中一个骗子一边继续假装干活，一边问道，“您怎么不说说，喜不喜欢这布料呢？”

“哦，太好了！”老大臣透过眼镜盯着织机说道，“这花样，还有这颜色，没错，我马上就去告诉皇帝，我觉得它们美极了。”

“那我们可太感谢您了。”骗子们说道。接着，他们把这块根本不存在的布料的各种颜色一一说了出来，还详细描述了花样。老大臣认真听着，好回去一字不差地转告皇帝。随后，两个骗子又要了更多丝绸和金子，说是要把已经开始的活儿做完。可实际上，他们把别人给的东西全都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仍旧像先前一样，在空织机前装出一副格外卖力的样子。

接着，皇帝又派了另一位宫廷官员去看看这两个人做得怎么样了，也顺便确认布料是不是很快就能织好。这位先生的遭遇和那位大臣一模

一样：他围着织机前前后后看了个遍，可除了空空的机架，什么也看不见。

“这料子在您眼里，难道不像在大臣大人眼里那样漂亮吗？”骗子们问皇帝派来的第二位使者，一边还像先前那样比比画画，煞有介事地谈论着根本不存在的花样和颜色。

“我当然不蠢！”那位使者心想，“难道是我根本不配担任这份体面又有油水的差事？这可太奇怪了。不过，无论如何，绝不能让别人知道。”于是，他把自己根本看不见的布料大大夸赞了一番，还说自己对那颜色和花纹喜欢得不得了。回去复命时，他对皇帝说：“陛下，织工们正在织的那块布，真是华美得非同寻常。”

全城的人都在谈论那块由皇帝自掏腰包下令织造的华丽布料。

这时，皇帝本人也想趁那昂贵的织物还挂在织机上时亲眼去看看。他带着几位精挑细选的宫廷官员同行，其中就有那两位早已“欣赏”过这块布的忠厚之人，一起去了那两个狡猾的骗子那里。骗子们一听说皇帝要来，立刻装出比平时更加卖力的样子忙活起来，尽管他们的织机上依旧连一根线都没有穿过去。

“这活儿简直精美极了，不是吗？”前面提到的那两位宫廷官员说道，“只要陛下肯看一眼就知道了！这花样多么精彩！这颜色多么辉煌！”说着，他们还指向那空空的织机，因为他们以为别人一定都能看见这件精妙绝伦的作品。

“这是怎么回事？”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看不见！这可真糟糕！难道我是个傻子，还是说我根本不配当皇帝？那可就是最可怕的事了——哦！这布真漂亮。”他嘴上却这样说道，“我非常满意。”说着还露出十分和蔼的笑容，凑近那几架空空的织机仔细端详；因为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承认自己看不见这块被两位朝臣大加称赞的布料。随行的人也都拼命睁大眼睛，希望能从织机上看出点什么来，可他们和

别人一样，什么也没看见；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齐声赞叹：“啊，真美！”还劝陛下用这种华丽的料子做一套新衣服，好在即将到来的游行典礼上穿。“太精彩了！太漂亮了！太妙了！”四周赞美声此起彼伏，人人都显得格外高兴。皇帝也沉浸在这种普遍的满意气氛里，还赏给那两个骗子一枚可以别在扣眼上的骑士勋章绶带，并赐给他们“御用织工”的头衔。

到了游行前一天晚上，那两个骗子整夜没睡，还点了十六盏灯，好让所有人都看见他们为了赶制皇帝的新衣有多么忙碌。他们假装把布从织机上卷下来，对着空气挥动剪刀，又拿着没有线的针缝来缝去。最后，他们喊道：“看哪！皇帝的新衣做好了！”

这时，皇帝带着满朝显贵来到织工那里。两个骗子抬起胳膊，像是真的托着什么东西似的，说道：“陛下，这是您的裤子！这是您的绶带！这是您的披风！整套衣服轻得像蜘蛛网，穿在身上简直像什么都没穿一样——而这，恰恰就是这种精致布料最大的妙处。”

“一点不错！”所有朝臣都附和道，虽然他们谁也看不见这件精美绝伦的衣服。

“如果尊贵的陛下愿意把衣服脱下来，我们就可以在镜子前为您试穿这套新衣。”

于是皇帝把衣服脱了下来，两个骗子便假装给他穿上那套新衣；皇帝则站在镜子前，左右转着身子端详自己。

“陛下穿上这身新衣服真是太神气了，而且合身极了！”大家齐声赞叹，“这设计多么精妙！这颜色多么漂亮！这才真是皇家礼服啊！”

“陛下，游行时要为您撑起的华盖已经备好了。”典礼总管禀报道。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皇帝答道，“我的新衣服穿着合身吗？”他说着，又转身对着镜子照了照，好像自己正在仔细欣赏这套华美的

礼服。

那些负责替陛下托起长袍后摆的侍从们，便在地上摸索着，仿佛真的在捧起披风的下摆；他们装出手里托着东西的样子，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显得自己愚笨，或是不称职。

于是，皇帝就在盛大仪仗的簇拥下，顶着高高的华盖，穿过京城的大街。路旁围观的人和窗口探头张望的人都高声喊道：“啊！皇帝的新衣服多么漂亮！披风的后摆多么气派！那条绶带垂得多么优雅！”总之，没有人肯承认自己看不见这套人人称赞的衣服，因为那样一来，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傻子，就是不配待在自己的职位上。的确，皇帝那么多套衣服里，从来没有哪一套像这套看不见的衣服这样引起过如此大的轰动。

“可是皇帝根本什么都没穿呀！”一个小孩子说道。

“听听这天真的声音！”他的父亲叫道。孩子说的话很快就在众人之间悄悄传开了。

“可是他根本什么都没穿！”最后，所有人都喊了出来。皇帝心里很恼火，因为他知道百姓说得对；可他又觉得，游行既然已经开始，就必须继续下去！于是那些侍从比先前更加卖力地装出托着后摆的样子，尽管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后摆可托。

牧猪人

从前有一位贫穷的王子，他有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很小，不过也还算大到足够让他凭此成婚；而且，他也确实想结婚。

他居然敢对皇帝的女儿直接说：“你愿意嫁给我吗？”这话听起来确实有点冒失。可他偏偏就是这么说了；毕竟他的名声传遍四方，真要开口，肯定有上百位公主会回答：“愿意！”还会客客气气地补上一句：“多谢垂爱。”至于这位公主怎么回答，我们马上就知道了。

请听！

王子的父亲安葬的地方，长着一株玫瑰树——那是一株美得惊人的玫瑰树。它每五年才开一次花，而且一次只开一朵；但那一朵，就是一朵真正的玫瑰。它香气甜美得不可思议，谁只要闻到它的芬芳，所有忧愁和烦恼都会立刻忘掉。

除此之外，王子还有一只夜莺。她唱起歌来，仿佛世上一切动人的旋律都藏在她小小的喉咙里。于是，王子决定把这朵玫瑰和这只夜莺一起送给公主；人们便把它们装进两个大银匣子里，送了过去。

皇帝命人把礼物送进一间大殿，那时公主正和宫里的侍女们玩“做客”的游戏。她一看见装着礼物的匣子，高兴得直拍手。

“啊，要是一只小猫咪就好了！”她说。可打开一看，出现的却是那株玫瑰树和它那朵美丽的玫瑰。

“做得真精致啊！”宫里的贵妇们都说。

“岂止精致，”皇帝说，“简直迷人！”

可公主伸手一碰，几乎都要哭出来了。

“哎呀，爸爸！”她说，“这根本不是做出来的，是天然的！”



“先看看另一个匣子里是什么吧，别这么快就闹脾气。”皇帝说。于是夜莺被放了出来，她唱得那样动听，一开始谁也说不出一句挑剔的话。

“Superbe! Charmant!”贵妇们叫了起来；因为她们平时都爱说法语，而且一个说得比一个更糟。

“这只鸟真让我想起我们那位已故皇后留下的音乐盒。”一位老骑士说，“啊，对，没错！就是一样的音色，一样的演奏。”

“是啊！是啊！”皇帝说，一想起这事就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我还是希望它不是真的鸟。”公主说。

“对，这的确是一只真的鸟。”把它带来的人说。“那就让它飞走吧。”公主说，并且坚决不肯见王子。

不过，王子并没有因此气馁。他把脸涂得黑一块棕一块，又把帽子拉到耳朵边，随后去敲门。

“陛下，您好！”他说，“我能不能在宫里谋个差事？”

“当然可以。”皇帝说，“我正想找个人来照看猪呢，我们养了很多。”

于是，王子被任命为“御用猪倌”。他在猪圈旁边分到了一间又脏又小的屋子；他整天坐在那里干活。到了傍晚，他做出了一个漂亮的小炖锅。锅边挂满了小铃铛；锅一煮开，铃铛就会叮叮当当地响起来，悦耳极了，还会奏出那支古老的曲调：

更奇妙的是，不管是谁，只要把手指伸到那口锅冒出的烟里，立刻就能闻出城里每家炉灶上正在做什么菜——这可比那朵玫瑰稀奇多了。

这时，公主正好从那里经过；一听见那支曲子，她立刻停下脚步，显得很高兴，因为她会弹《亲爱的奥古斯丁》；这是她唯一会弹的一首

曲子，而且还是用一根手指弹的。

“咦，这不是我那首曲子吗？”公主说，“那个猪倌一定受过很好的教育！进去问问他，这件东西要卖多少钱。”

于是，一个宫女只好跑进去；不过，她先穿上了木拖鞋。

“这个小炖锅你要卖什么价？”那位宫女问。

“我要公主亲我十下。”猪倌说。

“真是岂有此理！”那位宫女说。

“少一个都不卖。”猪倌回答。

“真是个无礼的家伙！”公主说着便走开了；可她才走出没多远，那些铃铛又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动听极了。

“等等。”公主说，“去问问他，十个宫女的吻他要不要。”

“不要，多谢！”猪倌说，“要么公主亲我十下，要么这口小炖锅我自己留着。”

“那也不行！”公主说，“不过，你们都站到我前面来，别让别人看见我们。”

于是宫女们都挡在她前面，撑开裙摆遮着——养猪人得到了十个吻，而公主拿到了那口小锅。

这可太妙了！那口锅整个晚上都在咕嘟咕嘟地煮着，第二天一整天也是如此。城里每一户人家炉火上煮着什么，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从侍从长家到鞋匠家，无一例外；宫女们高兴得又跳又拍手。

“我们知道今天谁家晚饭喝汤，谁家吃煎饼，谁家有肉排，谁家有鸡蛋。多有意思啊！”

“是啊，不过你们得替我保密，因为我是皇帝的女儿。”

那个养猪人——也就是王子，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并不是什么丑陋的养猪人——每天都不停地做些新玩意儿；最后，他做出了一个响板，只要一转起来，就会奏出自开天辟地以来人们听过的所有华尔兹和吉格舞曲。

“啊，这真是太棒了！”公主路过时说，“我从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曲子！进去问问他，这件乐器要什么价钱；不过记住，他可别想再得到更多的吻！”

“他要公主的一百个吻！”去问价的那位宫女说道。

“我看他简直是疯了！”公主说着就往前走了；可走出一小段后，她又停了下来。“艺术总该受到鼓励，”她说，“我可是皇帝的女儿。去告诉他，像昨天一样，我可以给他十个吻，其余的让宫里的侍女们给他。”

“噢——可我们一点也不愿意！”她们说。“你们嘀咕什么呢？”公主问，“既然我都能亲他，你们当然也能。别忘了，你们拥有的一切都靠我。”于是宫女们只好又去找他。

“要么公主给我一百个吻，”他说，“要么大家各自作罢！”

“围起来站好！”公主说。于是所有宫女都围在她身边，而亲吻就这样开始了。

“猪圈旁边怎么围了这么多人？”皇帝正好这时走到阳台上，边揉眼睛边戴上眼镜，“原来是宫里的侍女们；我得下去看看她们在干什么！”说着，他把踩塌了后跟的拖鞋往脚上一提。

他一走进院子，就轻手轻脚地靠近。那些侍女正忙着数亲吻的次数，好让一切算得清清楚楚、公公平平，根本没注意到皇帝来了。皇帝便踮起脚尖。

“这到底是在干什么？”他看清眼前的情形后说道。就在猪倌正要亲到第八十六下时，他抄起拖鞋，朝公主耳边就是一下。

“都给我滚出去！”皇帝气坏了，于是公主和猪倌一起被赶出了城。

这时，公主站在那里哭，猪倌骂个不停，雨也哗哗地下着。

“唉！我真是个不幸的人！”公主说，“我要是当初嫁给那位英俊的年轻王子就好了！啊，我怎么这么倒霉！”

猪倌走到一棵树后，把脸上黑褐色的伪装洗掉，脱下脏衣服，换上王子的华服走了出来；他看上去那样高贵，公主不由得向他行了一礼。

“我来，就是为了看不起你。”他说，“一个正直高贵的王子，你不要；玫瑰和夜莺，你也不懂得珍惜；可为了几件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你却愿意去亲猪倌。你落到这个下场，正是活该。”

说完，他回到自己那个小小的王国，当着她的面关上了宫门。如今，她倒真可以唱了：

真正的公主

从前有一位王子，想娶一位公主为妻；不过，她必须是真正的公主。为了找到这样一位姑娘，他走遍了全世界，可总觉得哪里不对。公主倒是见了不少，但她们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公主，他始终拿不准，因为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总有些地方让他觉得不太对劲。最后，他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到自己的宫殿，因为他实在太想娶一位真正的公主了。

一天傍晚，突然刮起了可怕的暴风雨，电闪雷鸣，大雨像从天上倾盆倒下来；而且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而猛烈的敲门声，老国王——也就是王子的父亲——亲自出去开门。

站在门外的是一位公主。风雨把她折腾得狼狈不堪，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滴，衣服紧紧贴在身上。她说自己是一位真正的公主。

“啊！这很快就能知道了！”老王后心里想。不过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悄悄走进卧室，把床上的被褥全都拿开，在床板上放了三颗小豌豆。接着，她在这三颗豌豆上面一层层铺了二十张床垫，又在床垫上面放了二十床鸭绒被。

那位公主这一夜就要睡在这张床上。

第二天早上，大家问她睡得怎么样。“哦，糟透了！”她回答，“我整整一夜几乎都没合眼。我不知道床上到底有什么东西，可我身下像是硌着什么硬东西，弄得我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疼得厉害！”

这样一来，就很清楚了：这位小姐一定是真正的公主，因为隔着二十张床垫和二十床鸭绒被，她居然还能感觉到那三颗小豌豆。除了真正的公主，谁也不可能有这么娇嫩敏感的感觉。

于是，王子就娶了她，因为他这时已经确信，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



公主。至于那三颗豌豆，则被送进了珍奇陈列室；只要它们没有丢失，到现在还在那里可以看见。

这难道还不算是真正娇贵的小姐吗？

幸运鞋

一、开头

每位作家在描写方式或写作风格上，总会有点自己的特点。不喜欢他的读者，就会把这些特点夸大，耸耸肩，叫道——瞧，他又来了！至于我，我很清楚该怎样引出这种动作和这句感叹。要是我在这里按原本打算的那样开头，说一句：“罗马有它的科尔索大街，那不勒斯有它的托莱多大街”——“啊！那个安徒生，他又来了！”他们准会这么喊。不过，为了顺着我自己的兴致，我还是要不慌不忙地接着补上一句：“可是哥本哈根有它的东街。”

那么，眼下我们就先停在这里。离新市场不远的一所房子里，有人办了一场聚会——而且规模很大，原因也和常见的情形一样：好让别人日后回请。客人中一半已经坐上牌桌，另一半则等着女主人照例先说出那句千篇一律的开场白：

“来吧，看看我们能想点什么法子让自己开心起来。”

话刚说到这里，谈话便开始慢慢成形——在这个平庸世界所能提供的那点有限话题里，也只能如此。众人谈着谈着，说到了中世纪：有人称赞那个时代比我们这个过于冷静的当下有趣得多，也更富诗意。克纳普参事尤其极力维护这种看法，热情之高，立刻把女主人也拉到了自己这一边，于是两人不知疲倦地大谈特谈。参事更是大胆断言，汉斯国王的时代才是最高贵、也最幸福的时期。*

* 公元1482—1513年

大家正围着这个话题说着，中间只因送来一份毫无可读内容的报纸而短暂打断了一下；趁这工夫，我们不妨走到前厅去看看。那里放着斗篷、雨衣、手杖、雨伞和鞋子。前厅里坐着两个女人，一个年轻，一个年长。乍一看，还会以为她们是来陪女主人们回家的女仆；可再仔



细一瞧，就会立刻明白，她们绝不只是普通仆人——她们的身形太高贵，肌肤太细致，衣着的剪裁也太出众了。她们其实是两位仙女。年轻的那个，虽说并不是命运女神本人，却是她那些侍女手下的一个随从；那些侍女专门替命运女神分送她赐予人们的种种小福气。另一个则显得格外阴郁——那是“忧虑”。她总是亲自处理自己那些严肃的事务，因为只有这样，她才放心事情会办得妥当。

她们正彼此低声交谈，交换着各自白天去了哪些地方。命运的使者今天只办了几件无关紧要的小差事，比如让一顶新帽子躲过一场阵雨之类；不过，她接下来还要做的，却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

“我得告诉你，”她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为了庆祝这一天，我受托把一双步行鞋——或者说套鞋——带给人类。这双鞋有一种本领：谁穿上它，立刻就能被送到他最想去的地方，或最想回到的时代；凡是关于时间、地点，甚至存在状态的愿望，都会马上实现。这样一来，人总算能在这尘世间得到幸福了。”

“你真这么相信吗？”‘忧虑’用严厉而责备的口气回道，“不，他只会变得非常不幸，而且一定会感激自己终于摆脱了这双致命的鞋子的那一刻。”

“愚蠢的胡说！”另一个人生气地说，“我就把它们放在门边。肯定会有人拿错鞋——那个人就要走运了。”

这就是她们之间的对话。

二、顾问先生的遭遇

时间已经很晚了。克纳普顾问正一心想着汉斯国王时代的种种，准备回家。偏偏爱捉弄人的命运安排了一出戏：他的脚没有伸进自己的套鞋里，反而滑进了“幸运”的那一双。就这样，这位好先生从灯火通明的房间里走出来，到了东街。鞋子的魔力立刻把他带回了汉斯国王的时代；所以他的脚很自然地踩进了街上的烂泥和水坑里，因为那时

候的哥本哈根还没有铺设路面。

“哎呀，这也太糟了！这里怎么这么脏！”顾问叹道，“路面是一点影子都看不见，连街灯好像也全都睡着了。”

月亮还没有升得很高，而且四周雾气很重，黑暗中一切都像混成了乱糟糟的一团。前面街角有一盏供奉圣母的小灯挂在那里，但那点光几乎等于没有；直到他走到正下方，才注意到它，目光也随即落在画上鲜亮的颜色上——那画的是人们熟悉的圣母和圣婴耶稣。

“这大概是个蜡像展吧，”他心想，“他们还没把招牌收起来，想必是在等一两个晚来的客人。”

几个穿着汉斯国王时代服装的人从他身边匆匆走过。

“他们看起来可真奇怪！这些好心人大概是刚参加完化装舞会回来吧！”

忽然，鼓声和短笛声响了起来；一团明亮的火光不时窜起，红彤彤的光芒仿佛在和火把发出的幽蓝色光线争辉。参议顾问停下脚步，望着一支极其古怪的队伍从面前经过。最前面是十来个鼓手，打起鼓来倒很像那么回事；接着是持戟的卫兵，还有一些拿着弩的人。队伍里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位主教。参议顾问看得目瞪口呆，便问这场装神弄鬼的把戏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人又是谁。

“那是西兰岛的主教。”有人回答。

“天哪！主教这是怎么了？”参议顾问摇着头叹道。这肯定不可能是真正的主教，尽管大家都说他是全国最心不在焉的人，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滑稽轶事。参议顾问一边琢磨这件事，一边目不斜视地穿过东街，又走过哈布罗广场。可通往宫殿广场的那座桥却怎么也找不着了；这位夜行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发现前面是一片浅水，那里还有两个男人正舒舒服服地坐在一条船上，轻轻摇来晃去。

“老爷，您是要摆渡去霍尔姆吗？”他们问道。

“去霍尔姆？”参议顾问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此刻身处的是哪个年代。“不，我要去克里斯蒂安港，去小市场街。”

两个人都惊讶地盯着他看。

“你们只要告诉我桥在哪儿就行了。”他说，“这里居然连路灯都没有，实在太不像话了；而且脏得简直像要趟过沼泽地一样。”

他和那两个船夫说得越久，就越听不懂他们的话。

“我听不懂你们这种博恩霍尔姆方言。”最后他生气地说道，转身背对着他们。他怎么也找不到那座桥；连铁路也没有。“这地方居然破成这样，真是丢人！”他低声嘟囔着。虽然他平时总爱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可从来没有哪一次像今晚这样，让他觉得这个时代如此糟糕。“我还是叫一辆出租马车吧！”他想。可出租马车在哪儿呢？一辆也看不见。

“我得回新市场去；但愿在那里能找到几辆马车，不然我就别想平安到克里斯蒂安港了。”

于是他朝东街那边走去，快走到街尽头时，月亮忽然照了出来。

“天哪！他们在那儿搭起来的那座木架子是什么东西？”他一看见东门——那时候它就在东街尽头——就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

不过，他发现一扇小侧门开着，便从那里走了进去，一脚踏进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新市场。眼前是一片巨大而荒凉的空地，零零散散长着几丛野灌木，宽阔的运河或河流横穿原野。对岸七零八落地散着几间给荷兰水手住的破棚屋，活像一个个大箱子，这地方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

“我要么是看见了海市蜃楼，要么就是实实在在喝醉了。”顾问带着

哭腔嘟囔道，“可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又转过身来，越发确信自己病得不轻。他望着这条从前熟得不能再熟、如今却陌生无比的街道，又更仔细地打量那些房子：大多数都是木头搭的，造得很简陋，很多屋顶还是茅草盖的。

“不——我实在很不舒服，”他叹了口气，“可我明明只喝了一杯潘趣酒；但也不能这么想——再说，晚饭给我们上潘趣酒和热鲑鱼，本来就很不妥。我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事说出来。我都想干脆回去，把我受的罪告诉他们。可不，那也太傻了；再说，天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没睡。”

他去找那栋房子，可它已经不见了。

“真是太可怕了，”他越想越慌，呻吟着说，“我简直认不出东街了；从这头到那头，连一家像样的店铺都没有！到处只看得到破破烂烂的小屋，简直像到了林斯泰德似的。唉！我病了！我几乎快撑不住了。那栋房子到底跑到哪儿去了？它明明就该在这个地方；可这一夜之间，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连一点相像的影子都没有！不过，至少这里还有些人起来活动。哎呀，哎呀！我肯定是病得不轻了。”

这时，他发现了一扇半掩着的门，门缝里透出微弱的灯光。那是当时常见的一种客店，也像间小酒馆。屋里有点像荷尔斯泰因那种铺着泥土地面的大厅；里面坐着不少人，有水手、哥本哈根的市民，还有几个学生，大家端着锡制酒杯低声交谈，对这个走进来的人几乎没怎么留意。

“劳驾！”议员对匆匆朝他走来的女店主说道，“我突然觉得很不舒服；能不能麻烦你替我叫一辆出租马车，送我去克里斯蒂安港？”

那女人满脸惊讶地打量着他，摇了摇头，接着用德语跟他说话。议员以为她听不懂丹麦语，于是又用德语把自己的要求重复了一遍。这一下，再加上他的穿着，更让这位好心的女人认定他是个外国人。至于

他身体不适，她倒是一眼就看出来了；于是给他端来一大壶水。那水虽然是从井里打来的，喝起来却明显带着一股海水味。

议员用手撑着头，长长地叹了口气，心里反复琢磨着眼前这一切奇异的景象。

“这是今晚的《每日新闻》吗？”他看见女店主把一大张纸拨到一边，便下意识地问道。

这位议员式的发问，她当然完全听不懂，只觉得莫名其妙；不过她还是没作声，把那张纸递给了他。那是一幅粗糙的木刻版画，画的是“在科隆城上空所见”的一颗壮丽流星，下面还印着醒目的大字说明。

“这可真够古老的！”议员说道，这件古物让他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不少。“请问，你是怎么得到这张珍贵版画的？这东西非常有意思，虽然内容完全是无稽之谈。这类流星现象其实应该这样解释：它们是北极光的反射，而且极有可能主要是由电引起的。”

坐在他附近、听见这番话的人都惊讶地盯着他看；其中一个人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脱下帽子，神情严肃地说道：“先生，您想必是一位大学问家。”

“哦，不行，”参议回答说，“我只能就这个那个话题随便聊上几句，毕竟如今这世道就得这样应付。”

“谦逊确实是美德，”那位先生接着说，“不过说到您的谈吐，我得说 mihi secus videtur；但我愿意暂且保留我的 judicium。”

“请问我有幸是在和哪位交谈？”参议问道。

“我是神学学士，”那位先生一本正经地鞠了一躬，答道。

这个回答让参议完全释然了；这头衔和这身打扮倒很相配。“他准是个乡下学校教师，”他心想，“是那种古里古怪的老头儿，在日德兰

至今还常能碰见。”

“这里确实不是讲学的地方，”那位教士模样的先生开口道，“不过还是恳请您让我们领受一下您的学问。您对古代作家的阅读，sine dubio，一定极其广博吧？”

“哦，是啊，多少读过一些。”参议答道，“凡是有用的书，我都爱看；不过这也不妨碍我欣赏现代作品。只是那些倒霉的《日常生活故事》我实在受不了——现实里这种东西已经够多了，多得不能再多。”

“《日常生活故事》？”我们的学士疑惑地问。

“我说的是那些新潮小说，专爱在庸常琐碎的尘土里扭来扭去，居然还指望能有读者捧场。”

“哦，”那位教士先生笑着说，“那里面很有机趣；再说，宫廷里也有人读。国王尤其喜欢伊夫文爵士和高迪安爵士的故事，书里讲的是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他还不止一次拿这个和他的高级封臣们开玩笑呢。”

“这部小说我没读过，”参议说，“想必是海贝格最近才出版的新作吧。”

“不，”这位来自汉斯国王时代的神学家答道，“那本书不是一个叫海贝格的人写的，而是由戈德弗雷·冯·格门印行的。”

“哦，那是作者的名字吗？”参议说，“这名字可真够古老的。而且要是我没记错，他还是丹麦最早出现的印刷商。”

“对，他正是我们的第一位印刷商。”那位教士先生连忙答道。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算顺利。这时，一位体面的市民提起了几年前席卷全国的那场可怕瘟疫，说的其实是1484年的那一次。参议员却以

为对方指的是人们大惊小怪谈论不休的霍乱，于是这番交谈居然也还算圆满地应付过去了。1490年的海盗战争离当时还很近，自然免不了被提起；他们说，英国海盗竟然无耻至极，在锚地上就把他们的船抢走了。参议员眼前还鲜明地浮现着1801年那场足以流芳恶名的[*]事件，因此也完全赞同众人，一起痛骂那些可恶的英国人。可一谈到别的话题，他就没这么走运了；几乎每一句话都会引出新的混乱，眼看着就要变成一场彻底的巴别塔式鸡同鸭讲。因为那位可敬的学士实在太无知了，参议员那些最简单不过的话，在他听来都大胆得离奇，简直像是荒诞幻想。两人从头到脚互相打量；等到场面越来越僵时，学士便改说拉丁文，希望这样能让人更容易听懂——可结果还是一点用也没有。

“怎么了？”女店主一边扯着参议员的袖子一边问。这时他才回过神来，因为刚才谈着谈着，他竟把此前发生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仁慈的上帝啊，我这是在哪儿！”他痛苦地喊道。就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那种铺天盖地的眩晕感又一次猛烈袭来；他拼尽全力、近乎绝望地想要抗拒，却根本无济于事。“来喝红葡萄酒、蜂蜜酒，还有不来梅啤酒！”一位客人大声嚷道，“你也得跟我们一起喝！”

两个姑娘走了过来。其中一个戴着一顶颜色极其扎眼、分成两色的帽子，表明了她所属的那一类身份。她们把酒倒上，又热情地连连比划；可怜的参议员却只觉得一股冷汗顺着后背直往下淌。

“这到底要闹到什么地步！我究竟会落到什么下场！”他呻吟着说。可不管他怎么抗拒，最后还是被迫跟大家一起喝了起来。众人抓住这位可敬的人；而他听见四面八方都在说他喝醉了，便丝毫不怀疑这句显然很不客气的话是真的，反而恳求在场的先生女士们替他叫一辆出租马车。然而他们却以为他说的是俄语。

他心想，自己这辈子还从没待过这么粗鄙又无知的一群人中间；简直让人觉得这些人又重新变回了异教徒。"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

：全世界都联合起来和我作对！"可就在这时，他忽然想到，自己可以弯下身钻到桌子底下，再悄悄爬到门外，不让任何人发现。他立刻照做了；可正要溜走时，其他人发现了他的举动，一把抓住了他的腿。也幸亏如此，他那双要命的鞋子一下子掉了下来——魔力也随之消失了。

顾问清清楚楚地看见前面有一盏亮着的灯笼，灯笼后面是一幢又大又漂亮的房子。一切看起来都和平常一样井然有序；那正是东街，和我们如今所见的一样华丽而雅致。他躺着，双脚朝向一扇门，正对面坐着一个睡着了的守夜人。

"天哪！"他说，"难道我一直躺在街上做梦吗？没错，这里是东街！多么明亮，多么气派！不过，说真的，那一杯潘趣酒对我的影响也未免太可怕了！"

两分钟后，他已经坐上一辆出租马车，正赶往腓特烈港。他回想着自己刚才经历的痛苦与煎熬，发自内心地赞美这幸福的现实——也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尽管它也有种种不足，却仍然远远胜过他刚才违心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

三、守夜人的奇遇

"哎呀，这儿有一双套鞋，这可千真万确！"守夜人从一阵浅睡中醒来，说道。"八成是住在对面那位中尉的，鞋就放在门边。"

这位厚道人本想去按门铃，把鞋送回屋里，因为窗户里还亮着灯；但他又不愿惊动屋里其他已经睡下的人，于是体贴地作罢了。

“这双鞋穿起来一定又暖和又舒服，”他说，“皮子这么柔软，这么有弹性。”鞋子套在他脚上，简直像是专门为他做的一样。“我们活在一个多么奇怪的世界里啊，”他又自言自语道，“就说那位中尉吧，他要是愿意，完全可以安安稳稳上床睡觉，舒舒服服地伸展四肢；可他这么做了吗？没有。他还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多半是因为晚饭吃

了太多好东西。那家伙可真幸福！他既没有体弱多病的老母亲，也没有一大群永远吃不饱、缠得人不得安生的孩子。每天晚上他都去参加宴会，精致的夜宵还不用自己花钱。要是老天肯让我和他换一换该多好！那我可就幸福了！”

就在他这样许愿的时候，他脚上那双鞋的魔力开始起作用了：守夜人进入了中尉的身份和心境之中。他站在那间布置讲究的房间里，手指间夹着一张淡玫瑰色的小纸片，上面写着几行诗——确实是那位军官亲手写的；毕竟，谁这一生里还没至少有过一次诗意涌动的时刻呢？而人在那种时候把心里的念头记下来，也就成了诗。纸上写的是：

恋爱中的人写出来的，往往就是这样的诗句！不过，神志清醒的人可不会想到把它们拿去发表。这里倾泻出来的，是人生里一种真正带着诗意的痛苦；不是那种诗人只能轻轻点到、却无法细细描摹的空洞哀愁，而是贫困与匮乏：说到底，就是那种像动物本能一样的生存需求——哪怕吃不到面包果，也得先去抓住一片从面包果树上掉下来的叶子。一个人被放到越高的位置上，这种痛苦反而越强烈。日常生计的压力，就是生命里那一潭死水——那里映不出任何美丽的图景。中尉、爱情和缺钱——这三者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的三角形，差不多就像命运骰子碎掉的一半。中尉对此感受得最深，所以他才把头靠在窗边，发出那样沉重的一声叹息。

“街上那个可怜的守夜人，比我幸福得多。他根本不知道我所谓的匮乏是什么。他有家，有妻子，有孩子；他忧伤时，他们会陪着他一起落泪；他高兴时，他们也会同他一同欢喜。啊，要是我能和他交换人生就好了——带着他的欲望和希望，走完这漫长而疲惫的人生旅程！啊，他比我幸福一百倍！”

就在这一刻，守夜人又变回了守夜人。引发这场变化的正是那双鞋：他自己毫不知情地承接了那位军官的思想和感情；但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他在这个新身份里反而更不满足，如今又开始怀念几分钟前还

嫌弃的那种生活。于是，守夜人又成了守夜人。

“真是个不太舒服的梦。”他说，“不过总的来说还挺有意思。我竟然梦见自己成了那边那个中尉；可说到底，那滋味也并不怎么合我心意。我还是惦记我那慈祥的老母亲，还有那些可爱的小家伙，他们爱我爱得简直要把我撕碎了。”

他又坐了下来，打起了盹；那梦仍旧缠着他，因为那双鞋还穿在他脚上。漆黑的天空中，一颗流星划了过去。

“又掉下一颗星星了。”他说，“不过这有什么要紧，天上总还剩得够多。我倒真想凑近点看看这些一闪一闪的小东西，尤其是月亮；那玩意儿总不至于那么容易从人手里溜走。等我们死了——至少那个学生是这么说的，我妻子还替他洗衣服呢——我们就会轻得像羽毛一样，从这一颗星飞到另一颗星。当然，这多半不是真的；可要真是那样，倒也挺美。我只要能跳上去一次，身子留在台阶上也无所谓。”

要知道，这世上有些话，除非万分谨慎，否则最好永远别说出口；而当你脚上正穿着幸运鞋的时候，就更得加倍小心。现在，且听听这位守夜人后来遇到了什么。

几秒钟后，看守人就飞完了我们这里到月球那五万二千英里的路程。众所周知，月球是由比地球轻得多的物质形成的；照我们的说法，它柔软得像刚落下的新雪。他落在一圈圈环绕四周的山脊之一上——这些山脊，我们都能从马德勒博士的《月球地图》中认出来。山脊内侧笔直向下，像个大锅一样陷落，深约一丹麦里格；而底下是一座城。它的模样，我们多少可以这样想象：把蛋清打进一杯清水里。建造这座城的材料同样柔软，于是形成了类似的塔楼、穹顶和柱子，在稀薄的空气中半透明地摇曳着；而在他头顶上方，我们的地球正像一颗巨大的火球般滚动着。

他立刻看见了许多生灵，毫无疑问，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只是他

们的样子和我们并不一样。创造他们的想象力，远比那个冒牌赫歇尔*高明得多；如果把他们整齐排成行列，再由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描绘下来，人们毫无疑问会不由自主地惊叹：“多么美丽的阿拉伯式纹样啊！”

*这里说的是几年前德国出版的一本书，据说出自赫歇尔之手。书中描写了月球及其居民，而且写得煞有介事、仿佛确有其事，以至于许多人都被这场骗局骗了过去。

这大概是指那篇著名的“月球骗局”，作者是理查德·A·洛克，最初发表于纽约。

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不过，谁会指望一个守夜人的灵魂能听懂呢？可事实偏偏如此——它确实听懂了。因为在我们的灵魂里，潜藏着远比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的凡人所能想象的更强大的力量。她——那位魔法国度里的女王——不是早就在我们的梦中，一次次向我们展示她惊人的戏剧天赋了吗？在梦里，每一个熟人都会登上舞台，说话做派都完全符合本人的性情，连声音语调都一模一样，清醒时的我们谁也模仿不出来。她又多么善于把那些我们多年未曾想起的人重新带回脑海；他们会突然现身，活脱脱就是本人，连最细微的神情样貌都丝毫不差，于是成了我们梦中世界的主角。可在现实里，这样的回忆往往并不令人愉快：每一种罪过、每一个恶念，都可能像带闹铃或报时装置的钟一样，随时被重新敲响；于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真敢为心里想过、嘴上说过的每一句不体面的话负责。

守夜人的灵魂对月球居民的语言听得相当明白。这些月球人*围绕我们的地球争论不休，还怀疑这里是否适合居住：他们说，这里的空气一定太过浓重，月亮上任何有理性的居民都无法在其中自由呼吸。他们认定，只有月亮才有人居住；在他们想象中，月亮才是宇宙或行星体系真正的中心，真正的“世界公民”——也就是宇宙公民——都住在那里。人——不，月球人——有时脑子里会冒出多么奇怪的念头啊

!

* 月亮上的居民。

说到政治，他们也很有一套说法。不过，小小的丹麦可得当心，别跟月亮对着干；那个庞大的国度要是哪天脾气不好，稍微动一动，就可能把一场冰雹劈头盖脸砸到我们头上，或者逼得波罗的海漫出它那巨大的盆地边缘。

所以，我们还是别去听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更不要冒着泄露秘密的风险；不如像安分守己的市民那样，转到东街去看看——与此同时，守夜人的身体那边又发生了什么。

他毫无生气地瘫坐在台阶上。那根“晨星”——也就是一根沉重的木杖，顶端钉着铁刺，除了名字之外，和天上那颗闪亮的晨星毫无共同之处——已经从他手中滑落；而他的双眼则呆滞地盯着月亮，仿佛还在寻找那个依然徘徊其上的、善良而古老的灵魂伙伴。

*德国的守夜人从前夜间巡逻时都会随身带着一种权杖或木棍，在有些地方直到现在仍然如此。这种东西在古时候就叫上面这个名字。

“几点了，守夜的？”一个路人问道。可守夜人没有回答。于是那个刚从一场喧闹酒局回家、兴致正高的醉汉，忽然心血来潮，想试试看拧他一下鼻子会怎样。谁知这个看似睡着的人顿时失去平衡，身子一歪，直挺挺地倒在路面上，一动不动——人已经死了。巡逻队赶到时，他那些完全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同伴都吓坏了，因为他确实死了，而且一直没有醒来。有关情况随后报告给了主管部门，人们议论纷纷，到了早晨，尸体被抬去了医院。

要是那个灵魂回来后，到东街找自己的身体却发现不见了，那可真成了个绝妙的笑话。毫无疑问，它一着急，准会先跑去警察那里，再跑到“失物招领启事”办公室，登个“拾得者重谢”的告示，最后再一路赶到医院。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说，灵魂一旦挣脱了一切束缚

和牵引，反而最为机敏；真正让它变迟钝的，恰恰是身体。

正如我们所说，那个看上去已经死去的守夜人的身体被送到了医院，抬进了公共停尸查看室。到了那里，首先做的事自然是把他的套鞋脱下来——而那个不过是出去冒险了一趟的灵魂，想必就在这一刻以闪电般的速度回到了它在人间的躯壳里。它笔直地朝身体而去；几秒钟后，这个人身上便重新显出了生命的迹象。他声称，前一夜是命运恶意加诸于他的一夜中最可怕的一次；若要他再经历一遍月光迷乱时所受的那番折磨，哪怕给他两枚银马克，他也绝不肯。不过现在，总算都过去了。

就在那天，他痊愈出院了；可那双鞋却还留在医院里。

四、脑袋最要紧的一刻——一晚的“戏剧朗诵”——一段离奇至极的旅程

哥本哈根的人都亲眼见过腓特烈医院的入口，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不过，也可能有些不是哥本哈根人的读者会读到这篇小故事，所以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座宽大的建筑和街道之间隔着一道相当高的铁栏杆。栏杆的铁条很粗，间距却也不算太密。据说——而且说得一本正经——有些特别瘦的人偶尔会在夜里从中间挤过去，溜进城里办点自己的小事。遇到这种情况，最难处理的当然是脑袋；而这也正像世上的许多事一样，脑袋“长”的人往往最容易过关。引子就说到这里。

那天晚上值班的是个年轻人。单从身体条件来说，他的脑袋大概算得上最厚实的一个。外面大雨倾盆，可尽管有这两重阻碍，他还是非出去一趟不可，哪怕只出去一刻钟也好。至于要不要告诉看门人，他觉得完全没必要——只要自己能毫发无伤地从栏杆间钻出去就行。地上正放着那双套鞋，是守夜人忘在那里的；他做梦也想不到那竟是“幸运鞋”，只觉得下雨天穿着正合适，于是就套上了。现在的问题是：

他到底能不能从栏杆缝里挤过去，因为他以前从没试过。于是，他站在那儿了。

“老天，要是我的脑袋已经过去就好了！”他不由自主地说道。话音刚落，脑袋竟真的一下子滑了过去，轻轻松松，毫不费力，也一点不疼，尽管它又大又厚。可接下来，还得把身子也弄过去！

“唉！我实在太胖了。”他被卡得像夹在老虎钳里似的，痛苦地大声呻吟，“我原以为最难的是脑袋——哎哟！哎哟！我真的挤不过去！”

这时他想把那颗过于冒失探出去的脑袋再缩回来，可已经办不到了。脖子倒还有地方活动，别的部位却一点也挪不动。起初他满腔怒火，接着脾气一下子泄得精光。幸运鞋把他弄进了一个可怕到极点的处境里；偏偏他竟一时没想到许个愿，让自己脱身。漆黑的乌云倾盆而下，雨越下越猛，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伸手去够门铃，他不愿意；大声呼救，多半也没什么用；再说了，要是被人发现自己像只中计的狐狸一样卡在这里，他得多难堪！可他到底要怎么把自己拧出去呢？他已经看得很清楚：自己注定要一直困到天亮，甚至可能要拖到上午很晚；到那时还得把铁匠请来，把栏杆锉开。可这些事哪会像他脑子里想得那么快就办成。正对面的慈善学校到时一定会全都惊动起来；那些新搭的摊棚里，那群一点也不讲体面的水手，也会出于好奇跑来凑热闹。等他像站在示众架上一样被困在那里时，他们准会冲着他发出一阵狂野的“乌拉！”到时候肯定会围上一大群人，嘘声、起哄、欢呼、讥笑，比几年前人们围着犹太人闹事时还要厉害十倍——“啊，我的血直往脑门上冲；这简直能把人逼疯！我会发狂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只要我能脱身就好了；那样我的头晕就会停下来；啊，只要我的脑袋能自由就好了！”

你看，这句话他本该早点说出口；因为就在他许下“脑袋自由”的愿望那一刻，他的头立刻脱了困。他也一下子从那一阵阵爱情狂热里清

醒过来，急忙跑回自己的房间。不过，幸运鞋替他安排的这一场惊吓带来的痛苦，可没那么快消退。

不过，你可别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还要糟得多。

这一夜过去了，第二天也过去了，可还是没有人来把那双鞋取走。

到了晚上，国王街那家小剧院要举行一场“戏剧朗诵会”。剧场里挤得水泄不通；当晚朗诵的节目中，还有一首安徒生新写的诗，题目叫《我姑妈的眼镜》，内容大致如下：

“有个人有位姑妈，逢人便夸自己特别擅长用纸牌算命，因此总有一群人围着她，想偷看一眼未来。不过，她对这门本事始终神神秘秘，而其中最关键的法宝，就是一副神奇的眼镜。她的外甥是个活泼爱闹的男孩，又最得姑妈宠爱，缠了她很久，终于把这件宝贝借到了手。姑妈再三叮嘱他：要施展这个有趣的把戏，其实很简单，只要去一个人很多的地方，站到高处，能俯视人群，然后戴上眼镜，把在场的人一个个看过去。这样一来，每个人的‘内里真相’就会像一副摊开的纸牌那样显露在他眼前，他也就能毫无差错地读出每个人未来会怎样。小小魔法师听得心满意足，立刻跑去剧院试验眼镜的威力；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地方比那里更适合了。他先向可敬的观众请求许可，然后把眼镜架到鼻梁上。顿时，一幅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幻景出现在他眼前。他用寥寥几笔带着讽刺意味地描绘出来，却并不把自己的看法明说；他说得刚好够让大家都开始琢磨、猜测。为了不伤害任何人，他把那些机智而像神谕般的评断包在一层透明的薄纱里，或者不如说，包在一团昏暗的雷云里，让明亮的机锋火花从中迸射出来，落进满怀期待的观众这座火药库中。”

这首幽默的诗朗诵得极其出色，朗诵者也赢得了许多掌声。观众里有那位医院里的年轻人，看起来已经把前一晚的奇遇忘得一干二净了。他脚上穿着那双鞋；因为到现在还没有合法的主人出来认领。再说，外面实在太脏了，在他看来，这双鞋正合用。

诗的开头，他倒是夸得十分大方，甚至认为这个构思新颖又有力量。可在他看来，结尾却像莱茵河一样，显得微不足道，这正说明作者缺乏创造力，没有天才，等等。这本来是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说出几句聪明话来。

与此同时，一个念头一直缠着他——他真想自己也有这样一副眼镜。要是能小心地用它，也许就能看进人的内心。在他看来，这可比单单看见明年会发生什么有意思得多；因为未来的事，到时候大家自然都会知道，可人的内心，却永远不是那么容易看透。

“我现在已经能想象了，”他对自己说，“前排坐着那一整排太太先生。要是能看进他们的心里——对，那才真叫大开眼界，简直像个大集市。那边那位打扮得古里古怪的太太，心里我准会看见一家大大的女帽店；另一位那家店倒是空的，不过显然该好好打扫打扫了。当然，其中也会有几家体面气派的好店。唉！”他叹了口气，“我就知道有一家，里头样样都很讲究；可偏偏已经坐着一个衣着利落的年轻店员，这就是整家店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要是把一切都陈设得漂漂亮亮，我们还会听见：‘先生们，请进，请进；您想要什么，这里应有尽有。’啊！但愿老天让我也能走进去，把在场这些人的心全都逛上一遍！”

谁知，这话正好成了幸运套鞋的暗号；他整个人一下子缩了起来，一场穿行前排观众内心的奇异旅程就这样开始了。他穿过的第一颗心，属于一位中年太太；可他立刻觉得，自己仿佛走进了“矫治弯曲与畸形者协会”的陈列室，墙上赤裸裸地挂着各种畸形肢体的石膏模型。不过这里和那种地方还有一点不同：在那家机构里，模型是在病人刚进门时取下来的；而在这里，这些模型却被保存在心里，小心收藏着，等那些身体健全的人离开以后仍旧留着。原来，那些都是女友们的模型——她们身体上或精神上的种种缺陷，都被忠实地保存在这里。

他像一条蛇般蜿蜒游进了另一位女子的心里；可在他看来，这里却像

一座宏大而神圣的殿堂。[*] 纯洁的白鸽在祭坛上方轻轻振翅。他多想立刻跪倒在地；但他还得赶往下一颗心。不过，风琴洪亮的回响仍在他耳边萦绕，他自己也仿佛变成了一个更新、更好的人；他甚至觉得自己不配踏入旁边那处圣所——那是一间寒酸的阁楼，里面有一位卧病在床的母亲。然而，上帝温暖的阳光正从敞开的窗户洒进来；屋顶木制花箱里的玫瑰轻轻点头，两只天蓝色的小鸟欢快地歌唱着，而病中的母亲则为她虔诚的女儿恳求上帝赐下最丰盛的祝福。

接着，他手脚并用地爬进了一家肉铺；至少四面八方、上下左右，除了肉还是肉。这里是一位极受尊敬的富商的心，而这个人的名字，肯定能在名录里找到。

现在，他来到了这位体面绅士妻子的心里。那里像一座破旧失修、正在腐朽的鸽舍。丈夫的画像被当成了风向标，不知怎么又和门连在了一起，所以每当那位严厉的老丈夫一转动，门就会自己开开关关。

随后，他又走进了一间闺房，四壁全是镜子，像罗森堡城堡里的那一间；不过这里的镜子有着惊人的放大效果。房间中央的地板上，坐着这个人那微不足道的“自我”，活像一位达赖喇嘛，却又被自己的伟大震得晕头转向。接着，他又觉得自己像是钻进了一个针线盒，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大小不一的尖针。

“这肯定是个老处女的心。”他心想。但他错了。这里其实是一位年轻军人的心；照人们的说法，这是个既有才华又有感情的人。

他满心困惑地从这一排最后一颗心里走了出来；脑子里乱成一团，怎么也理不清，只觉得大概是自己过于活跃的想象力把他带偏了。

“天哪！”他叹了口气，“我这脾性准是要发疯了——这里热得吓人；我的血管里像有血在沸腾，脑袋也烧得像块炭。”这时他又想起了前一晚那件要紧的事：他的头曾卡在医院的铁栏杆之间。“肯定就是因为这个，”他说，“我得赶紧想办法；这种情形下，洗个俄式蒸汽

浴也许对我有好处。只希望我现在已经在上层的浴台上了。”[*]

于是，他果然躺在蒸汽浴室最高一层的浴台上；可他身上还穿着整套衣服，脚上套着靴子和套鞋，滚烫的水滴从天花板落下来，烫在他的脸上。

“喂呀！”他大叫一声，猛地跳了下来。浴室里的侍者那边也惊得高声喊了起来，因为他看见浴室里竟站着一个穿戴整齐的人。

不过，那人倒还算镇定，低声对他说：“这是打赌，我赢了！”可他一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人在胸口和背上贴了大片发泡膏，好把他的疯病引出来。

第二天早上，他胸口疼，背上还出了血；除了受了一场惊吓之外，这就是幸运套鞋带给他的全部收获。

五、抄写员的变形

与此同时，我们当然没有忘记那位守夜人。他想起了自己捡到并带去医院的那双套鞋，于是现在去把它们取了回来；由于那位中尉和街上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认领它们，它们便被送交到了警察局。*

*和欧洲大陆一样，在法律和警务事务中，一切都不能只靠口头处理，哪怕再微不足道的情况也都要写成文字。因此，由此产生的工作量和堆积起来的文书数量都极其惊人。所以，在警察局里，除了各种名目的文书人员之外，还会有抄写员；看来，我们的这位主人公就是其中之一。

“咦，我敢说这双套鞋看起来简直和我的一模一样。”一个办事员盯着这件新发现的宝贝说道。就连他这样精明的人，也没能看出它隐藏的力量。“要分清这双和那双，光有鞋匠的眼力还不够呢。”他自言自语地说着，同时把这双套鞋放到角落里，和自己那双摆在一起，等着失主来认领。

“在这儿，先生！”其中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说着，给他搬来了一大摞惊人的文件。

抄写员转过身去，和那人就那些报告和法律文书说了一会儿；可等他说完，目光再次落到那双鞋上时，他却分不清左边那双还是右边那双是自己的。“不管怎样，湿的那双总该是我的吧。”他心想。可这一次，尽管他自认聪明，却猜得大错特错——偏偏是命运的那双鞋，像是自己送到了他手里，更准确地说，是送到了他脚上。再说了，我倒想问问，警察难道就从来不会弄错吗？于是他赶紧把鞋穿上，把文件塞进口袋里，又夹了几份在腋下，打算带回家细看，好做必要的笔记。那时正是中午；原本像是要下雨的天气开始放晴，街上满是穿着节日盛装、兴高采烈出门的人。“去腓特烈堡走一趟，对我也没什么坏处，”他想，“像我这样可怜的驮重牲口，烦心事太多，连胃口好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唉，我注定只能啃这苦涩的面包屑！”

这个年轻人再稳重安静不过了；所以我们真心祝他这次出游愉快。对一个长期过着久坐生活的人来说，这趟出门当然大有好处。在公园里，他遇见了一位朋友——我们的一位年轻诗人。那位诗人告诉他，自己第二天就要启程，开始那趟筹划已久的旅行。

“这么说，你又要走了！”书记员说道，“你可真自由、真快活；我们这些人却像被铁链拴住了腿，只能死死守在办公桌前。”

“是啊，可这条链子，朋友，至少能保证你有赖以活命的面包。”诗人回答说，“你不用为明天发愁：等你老了，还有养老金可领。”

“这倒也是。”书记员耸了耸肩，说道，“可你还是比我们强。舒舒服服地坐着写诗——那才叫享受；人人都愿意对你说些好听的话，而且你永远是自己的主人。不，朋友，你真该试试，从年头到年尾一直坐着，处理、评判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什么滋味。”

诗人摇了摇头，抄写员也摇了摇头。两人各自坚持自己的看法，于是

便分开了。

“诗人这种人，真是奇怪的一群！”那位办事员说。他很喜欢自言自语。“真想哪天也试一试，索性把自己变成那样的人，亲自做一回诗人；我敢肯定，我绝不会写出别人那种可怜巴巴的诗句。依我看，今天对诗人来说真是再美妙不过的一天。大自然仿佛又一次在庆祝自己从沉睡中苏醒。空气格外清澈，云朵轻快地飘着，绿色草木散发出的芬芳让我满心欢喜。很多年来，我都没有像此刻这样感受过。”

从他刚才那番抒发里，我们其实已经看得出来，他已经成了个诗人；不过再拿更多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多半也没什么意思，因为把诗人想成和别人截然不同，本来就是一种很愚蠢的看法。普通人当中，真正富有诗意天性的人，往往可能比许多公认的诗人还要多；真要细看起来，不少成名诗人未必比得上他们。区别只在于，诗人的心灵记忆更强，因此能把感受和思想留住，直到有一天能用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而别人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不过，一个原本平庸的天性要跨到天赋丰厚的境地，总得冒险纵身一跃，越过脚下那道张着口、令人心惊的深渊；所以，这位办事员身上突如其来的变化，才会让读者觉得如此明显。

“这空气真甜美！”警察局那位先生沉浸在恍惚的遐想里，接着说道，“它一下子让我想起我姑妈玛格达莱娜花园里的紫罗兰！是啊，那时候我还是个有点野的小男孩，三天两头不去上学。天哪！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起那些日子了。那位善良的老太太！她住在交易所后面。不管外头冬天怎么肆虐，她总会在水里养着几枝嫩枝或绿芽。紫罗兰散发着芬芳，我则把在炉子上烤热的铜币按在结满奇异霜花的窗玻璃上，烫出一个个小孔，从那里往外偷看。那时我眼前展开的是多么壮阔的景象啊！变化多大——又多么辉煌！那边运河里的船都冻在冰里，船员早已全部离去，只剩下一只聒噪的乌鸦占着船。可等到春天带着轻柔的苏醒气息来到，新的忙碌生活就又开始了；人们唱着歌、欢呼着，把冰锯开，给船重新刷上焦油、装好索具，好让它们驶向遥

远的国度。可我却留在这里——而且永远都得留在这里，坐在办公室的桌前，耐心看着别人来领护照，出国远行。这就是我的命运！唉！”——他叹了口气，又沉默下来。“老天爷！我这是怎么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也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一定是这夏日的空气在作怪，让我心里既清新又不安，几乎难以平静。”

他伸手到口袋里摸那些文件。“这些警务报告很快就能挡住我脑子里这股奔流的念头，彻底防止那些被公事磨旧了的堤岸发生任何叛逆性的决堤。”他自我安慰地想着，目光扫过第一页。“《蒂格布里特夫人》，五幕悲剧。”——“这是什么？可这分明又是我自己的笔迹。难道这出悲剧是我写的？奇怪，真是太奇怪了！——还有这个——我这儿又是什么？《城墙上的阴谋；或忏悔之日：配新歌词的歌舞杂耍剧，套用最流行的曲调。》见鬼！这一堆破玩意儿我是从哪儿弄来的？一定是谁偷偷塞进我口袋里，拿我寻开心。这里还有一封给我的信；一封皱巴巴的信，而且封印已经拆开了。”

没错，那是一封一点也不客气的来信，出自一家剧院经理之手，信里干脆利落地把这两部作品全都拒绝了。

“咳！咳！”书记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累得筋疲力尽，便在一处土坡上坐了下来。他的思绪那样活跃，心又那样柔软；不知不觉间，他摘下了身边的一朵花。那是一朵朴素的雏菊，才刚刚从花苞里绽开。植物学家要用好几堂讲得并不高明的课才能说明白的东西，这朵花却在片刻之间全说出来了。它讲起自己诞生的神话，讲起阳光如何舒展开它纤细的花瓣，又如何让它们把芬芳散入空气——接着，他又想到人生中种种挣扎，也同样会唤醒我们胸中那些含苞待放的情感之花。光与空气像骑士般彼此竞逐，都想赢得这朵美丽花儿的爱，而她把最深的眷顾给了后者；她满怀渴望地转向光明，而光一旦隐去，便合拢柔嫩的花瓣，在空气的怀抱里安睡。“是光让我的美得以显现。”花儿说道。

“但让你能够呼吸的，是空气。”诗人的声音说道。

旁边站着一个男孩，正把手里的棍子猛地戳进一条湿漉漉的沟里。水珠一下子溅起，直飞到头顶那片绿色的叶篷上。书记员见了，不禁想到：一滴水里那无数朝生暮死的小虫，也被这样抛向高处；对它们那样微小的身形来说，这高度想必就像我们被猛然甩到云层之上一样。想到这里，又想到自己经历过的整个变化，他笑了笑，说：“我是在睡，在做梦；可奇妙的是，这梦竟这样自然，而且我还清清楚楚地知道，这终究只是个梦。要是明天醒来以后，我还能把这一切记得这么鲜明就好了！我觉得自己的精神格外好，对事物的感受也异常清楚，整个人轻快又愉快，仿佛置身天堂；可我也十分确定，等到明天，若这一切只以模模糊糊的影子浮现在脑海里，那时它看起来又只会像一堆愚蠢的胡话——这种事我早已屡次经历过了，尤其是在我投到警察这面旗帜之下以前；因为那东西像一阵旋风，会把不受拘束的想象所生出的种种幻景一扫而空。梦里那些美好而动人的见闻和言语，就像地下精灵送来的黄金：刚到手时富丽辉煌，可一到白天再看，剩下的却只是枯叶。唉！”他满怀忧伤地叹了口气，望着那些啾啾鸣叫、心满意足地在枝头间跳来跳去的小鸟，“它们可比我幸福多了！会飞一定是一门天上的本领；凡是天生就有这种本领的生灵，我都觉得它幸福极了。是啊！如果我能把自己的天性换成别的什么，我真愿意做一只这样快乐的小云雀！”

他这几句仓促的话才刚出口，外套的下摆和袖子就自己合拢成了翅膀；衣服变成了羽毛，套鞋变成了爪子。这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心里还暗自发笑。"这下好了，毫无疑问我是在做梦；不过像这样离奇古怪的事，我以前还真没见过。"说着，他就飞上了那片绿色的树顶，唱了起来；可歌声里一点诗意也没有，因为诗人的灵魂已经不在了。那双鞋——就像任何一个认真做事的人一样——一次只能顾一件事。他想当诗人，于是他就成了诗人；现在他又想做一只快活啁啾的小鸟：可一旦真的变成了鸟，先前那些特质立刻就消失了。"其实这倒真

挺有意思，"他说，"我白天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对着那些枯燥透顶的法律文件，到了晚上却在梦里像云雀一样飞在腓特烈堡花园上空；这事简直可以写成一出很不错的喜剧。"随后他扑扇着落进草地里，优雅地把头转向四周，又用喙去啄那些柔软的草叶；以他现在的体形来看，那些草叶简直像北非的棕榈枝一样高大。

可惜，这份快乐只持续了片刻。很快，黑夜就笼罩了这位热情洋溢、却把自己在警察局誊写员身份忘得一干二净的人；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一下子罩到了他身上。原来那是一顶大大的油布帽，是码头上一个水手小子扔到这只挣扎的小鸟身上的；一只粗糙的手小心地从宽帽檐下伸进来，一把抓住了这位誊写员的背和翅膀。惊恐之下，他立刻拼命大叫："你这个无礼的小流氓！我是警察局的誊写员；你该知道，冒犯警务人员是要受惩罚的。再说了，你这没用的坏小子，在王家腓特烈堡花园里捉鸟是明令禁止的；何况你这身蓝制服已经暴露了你的来路。"可这番漂亮的长篇大论，落到那个无法无天的水手小子耳朵里，不过就是一串"啾啾啾"罢了。他朝这只吵闹的鸟嘴上敲了一下，继续往前走。

没过多久，他就碰上了两个高年级的学生——当然只是按年级来说，论学问，他们在全校却是最差的一班——他们把这只傻鸟买了下来。于是，这位誊写员就这样到了哥本哈根，成了住在哥特街一户人家里的客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俘虏。

“幸好我是在做梦，”那位书记员说，“不然我真要发火了。先前我是个诗人；现在却为了几个便士，被人当成云雀卖掉。八成就是那该死的诗人气质，把我变成了这么个可怜、无害的小东西。说起来真叫人心酸，尤其是落到那种小流氓手里——他们虐待动物的本事样样精通。我现在只想知道，这故事最后会怎么收场。”

那两个如今成了变形后书记员主人的学生，把他带进了一间布置考究的房间。一位身材丰满、举止庄重的太太笑着接待了他们，但她显然

很不满意：像她所说的这种普通的田野小鸟——也就是这只云雀——竟然会出现在这样上等的社交场合。不过今天她还是准许它留下，并吩咐他们把它关进窗边那只空着的笼子里。“也许它还能给我亲爱的波莉解解闷呢。”她说着，慈爱地看向一只大绿鹦鹉。那鹦鹉正待在一只华丽的黄铜丝笼里，舒舒服服地站在圆环上前后摇晃。“今天是波莉的生日，”她又用一种愚蠢天真的口气说道，“这只棕色的小田野鸟可得向他道喜。”

波莉先生一句话也没回，只是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宽容神气，来回晃荡着。倒是旁边那只漂亮的金丝雀——浑身金黄，像金子一样，最近才从它那阳光明媚、花香四溢的故乡被带来——忽然放声唱了起来。

“吵死了！安静点行不行！”女主人尖声叫道，一边拿一块绣花的白色手帕把鸟笼罩了起来。

“啾，啾！”它叹了口气，“那真是一场可怕的暴风雪。”说完又叹了一声，便不作声了。

那位誊写员——或者照那位太太的说法，‘那只棕色的田野鸟’——被关进了一只小笼子里，紧挨着金丝雀，离“我亲爱的波莉”也不远。那只鹦鹉能扯着嗓子说出来的人话，只有一句：“来吧，让我们做个男子汉！”除此之外，它说的别的话，对所有人来说都和金丝雀的啁啾一样难懂；只有那位如今也变成了鸟的书记员听得明明白白：他完全懂这位同伴在说什么。

“我曾在翠绿的棕榈树下、开花的杏树间飞来飞去，”金丝雀唱道，“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一起，盘旋在美丽的花朵上空，也飞过那些明净如镜的湖泊；湖水下面，鲜亮的水生植物朝我轻轻点头。在那里，我还见过许多打扮华丽的小鹦鹉，它们讲起最滑稽的故事，还有那些没完没了、最离奇的仙境传说。”

“哦！那些鸟可真粗野，”鹦鹉回答说，“一点教养都没有，想到什

么就说什么。”

“要是我的女主人和她那些朋友都能拿我说的话取乐，那你当然也可以。我看，不懂得欣赏机智和有趣的东西，可是个大毛病——来吧，让我们像人一样。”

“啊，难道你已经不记得爱情了吗？不记得那些迷人的少女曾在铺展开的帐篷下、在明亮芬芳的花丛旁起舞吗？你也不再记得我们那永远难忘的故乡里，甘美的果实和野生植物中清凉的汁液了吗？”这位从前住在加那利群岛的鸟继续用他那热情洋溢的腔调说道。

“哦，当然记得，”鹦鹉说，“可我在这里过得好多了。我吃得好，待我也亲切。我知道自己是个聪明家伙，这就够我在意的了。来吧，让我们像人一样。你嘛，属于人们所谓富有诗意的那一类——而我恰恰相反，我拥有深刻的见识和取之不尽的机智。你有天才；可清醒、冷静的判断力不会飞得那么高，也不会发出那么高亢天然的声音。所以他们才把你罩起来——他们可从不那样对我，因为我更值钱。再说，他们也怕我的嘴；而我总能立刻回敬一句俏皮话。来吧，让我们像人一样！”

“啊，我那温暖芬芳的故土啊，”金丝雀唱道，“我要歌唱你深绿色的林荫，歌唱你宁静的海湾，在那里低垂的枝条轻吻着水面；我要歌唱我所有兄弟姐妹的欢欣，在仙人掌恣意繁茂生长的地方。”

“别再用你那哀怨的调子折磨我们了，”鹦鹉咯咯笑着说，“不如说点能让人痛痛快快大笑的事。笑，可是心智高度发达最可靠的标志。狗会笑吗？马会笑吗？不会，但它们会哭。会笑这种本领，只有人才有。哈！哈！哈！”波莉尖声叫着，又补上了他那句老掉牙的口头禅：“来吧，让我们像人一样！”

“可怜的小丹麦灰鸟，”金丝雀说，“你也被捉住了。不过，你的树林里想必冷得很，可那里至少还有自由的气息；所以，飞走吧。慌乱

之中，他们忘了关你的笼门，上面的窗户也开着。飞吧，我的朋友；飞走吧。再见！”

店员本能地照做了；他扇了几下翅膀，就飞出了笼子。可就在这时，那扇通往隔壁房间、原本只是虚掩着的门吱呀一声动了，一只身形灵活、悄无声息的大公猫溜了进来，开始追他。受惊的金丝雀在笼里扑腾乱飞；鹦鹉拍着翅膀，喊道：“来吧，拿出点男子气概！”店员吓得魂飞魄散，立刻从窗户飞了出去，远远越过屋顶和街道。最后，他终于不得不停下来歇一歇。

旁边那栋房子看着有种说不出的熟悉；一扇窗开着，他便飞了进去——那正是他自己的房间。他落在桌子上。

“来吧，拿出点男子气概！”他不由自主地学着鹦鹉的腔调说道。与此同时，他又变回了抄写员；可这时，他正坐在桌子正中央。

“老天保佑！”他叫道，“我怎么会跑到这上面来——而且还睡得这么沉？说到底，那真是个又难受又讨厌、一直缠着我的梦！整件事根本就是一通愚蠢透顶的胡说八道！”

六、套鞋带来的最好结果

第二天一大早，抄写员还躺在床上时，有人敲响了他的门。来的是住在同一层楼的邻居，一个年轻的神学学生。他走了进来。

“把你的套鞋借我穿一下，”他说，“花园里湿得很，不过太阳倒是好得很招人。我想出去走走。”

他穿上套鞋，很快就下了楼，来到一个巴掌大的小花园里。两面高高的墙之间，立着一棵李树和一棵苹果树。就连这样一个小花园，在哥本哈根这座都城里，也算得上是很奢侈的享受了。

年轻人在狭窄的小路上来回踱步，能活动的范围也就只有这么一点；钟敲了六下，外面传来了邮差号手的号角声。

“去旅行！去旅行！”他喊道，痛苦而炽烈的回忆一下子涌上心头。“那才是世上最幸福的事！那是我一切愿望里最高的目标！只有到了那时，这种折磨人的躁动不安才会平息，它一直在吞噬我的人生！可一定得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要看看壮丽的瑞士；我要去意大利，而且——”

幸好，这双套鞋的魔力来得像火药库里闪电引爆一样快，不然这个可怜人那些过了头的愿望，恐怕会让他自己和我们都陪着他把世界跑个没完。总之，他已经在路上了。此刻他正在瑞士腹地，和另外八个乘客一起挤在一辆老是吱呀作响的驿车车厢里；他头痛得几乎要裂开，疲惫的脖子快撑不住脑袋的重量，双脚被折磨人的靴子夹得又肿又痛。他处在半睡半醒之间，跟自己别扭，跟同车的人别扭，跟这个国家别扭，连政府也让他不顺眼。右边口袋里装着信用证，左边口袋里放着护照，背心前襟里还仔细缝着一个小皮钱袋，里面有几枚双路易金币。每一个梦都在告诉他，这些值钱东西总有一样丢了；所以他总像发烧似的猛然惊醒。每次醒来，他的手都会先从右口袋摸到左口袋，再往胸前探去，像画出一个神秘的三角，只为确认东西是不是都还在。车厢顶棚下面挂着雨伞、手杖、帽子和各种杂物，挡住了视线，而外面的景色本来格外壮观。这时，他尽力想把心里的阴郁赶走——那不过是外在环境偶然造成的——并想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吸取最纯粹的人间欢乐。

四周的景色宏伟、肃穆而阴沉。那些耸立在尖峭岩峰上的巨大松林，在周围云层的映衬下，竟像一簇簇小小的石南。开始下雪了，寒风呼啸着吹过，像是在四处寻找新娘。

“唉！”他叹了口气，“要是我们已经翻过阿尔卑斯山就好了，那边就是夏天了，我也能把信用证兑成现钱。我满脑子都在担心这些东西，根本没法享受瑞士。我要是在山那一边就好了！”

说着说着，他已经到了意大利的另一边，身处佛罗伦萨与罗马之间。

特拉西梅诺湖映着傍晚的阳光，像一片燃烧的金色，横卧在深蓝色的山脊之间；就在这片汉尼拔击败弗拉米尼乌斯的地方，如今河流在一片绿色中彼此环抱；路边一丛芬芳的月桂树下，几个可爱、半裸的孩子正放着一群黑猪。要是能把这幅无与伦比的画面真正写出来，人人都会忍不住赞叹：“美丽的、举世无双的意大利！”可那位年轻的神学学生没有这么说，马车里那些一路抱怨的同伴们也没人这么说。

成千上万的毒蝇和蚋虫在四周乱飞；人们拼命挥舞着桃金娘枝条，简直像发了疯一样，可这些猖狂的虫子还是照样叮咬个不停。那辆挤得满满的马车里，没有一个人的脸不是被它们贪婪地咬得又肿又痛。可怜的马受的罪最大，几乎被这种真正像埃及灾祸般的虫害折磨得半死；大群大群令人作呕的苍蝇落在它们身上，车夫就算下车把它们刮掉，不到一分钟，它们又重新扑了上来。太阳这时落山了：一阵短暂却刺骨的寒意笼罩了整个天地，像温暖夏日里忽然从墓穴中吹出的一股阴森冷风——可四周群山依旧保持着那种奇妙的绿色调，就像某些古画里才有的颜色；如果不是我们也曾在南方见过类似的色彩变化，准会立刻断定那太不自然了。眼前的景色确实壮丽；可肚子空着，身体疲惫，心里唯一惦记、唯一盼望的，就是能有个好地方过夜。至于那地方会是什么样子，大家关心得远比遍地铺陈的自然美景还要多得多。

道路穿过一片橄榄林，那家孤零零的客栈就坐落在那里。外面扎着十来个残疾乞丐。身体最好、最像样的那个，借用马里亚特的一句话，简直像“饿神的长子，刚刚成年”；其余的人不是瞎子，就是双腿萎缩，只能用手爬来爬去，或者手臂枯瘦，手上连手指都残缺不全。那是一种最凄惨的贫苦，从最肮脏的破布堆里硬生生拖出来似的。“阁下，可怜可怜我们吧！”他们叹息着，把自己畸形的肢体伸出来给人看。就连女店主也是赤着脚，头发蓬乱，穿着一件颜色都说不清的衣服，嘴里嘟嘟囔囔地把客人迎进去。门只是用一圈绳子拴着；房间的地面是石板铺的，却已经掀起了一半；蝙蝠在天花板下乱飞；至于里

面那股气味——不，根本没法形容。

“你们还不如把桌子摆到楼下马厩里去，”其中一位旅客说，“至少在那里，还知道自己吸进去的是什么。”

大家赶紧把窗户打开，好让一点新鲜空气进来。可比微风来得更快的，是那些乞丐枯瘦蜡黄的手臂，一下子从窗外伸了进来，伴随着没完没了的哀求声：“可怜人啊，可怜人啊，阁下！”墙上密密麻麻写满了题字，几乎用遍了欧洲各种语言，有诗也有散文，而其中大多数，对“美丽的意大利”都谈不上什么赞美。

饭菜端上来了。先是一碗盐水汤，撒了点胡椒，又加了些哈喇味的油。沙拉里这种油更是重得惊人；陈鸡蛋和烤公鸡冠算是这顿饭的主菜；就连酒也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怪味，喝起来简直像药。

到了夜里，旅客们把箱子和其他行李都顶在那摇摇欲坠的门后。几个人轮流守夜，其余的人睡觉。值夜的是我们那位年轻的神职人员。房间里闷得要命，热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蚊蚋不停地嗡嗡乱飞，叮个没完；外面的那些“可怜人”则在睡梦中还在呜咽呻吟。

“旅行本来挺让人愉快的，”他叹息着说，“要是人没有肉身就好了，或者能让身体去休息，灵魂却不受阻碍地继续朝圣，去往内心声音召唤它的地方。无论我走到哪里，总有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望追随着我——我连自己都说不清那是什么，它却把我的心都撕扯得发痛。我想要比眼前这一切更好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可那究竟是什么，又要到哪里去找呢？不过，其实我心里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啊！要是我能达到一个目标——能达到那最幸福的目标，我该有多幸福啊！”

他说出这句话时，转眼又回到了自己家中；长长的白色窗帘从窗边垂落，屋子正中央摆着一口黑色棺材；他正躺在里面，沉睡于死亡之中。他的愿望实现了——身体安息了，灵魂却不受阻碍地继续着它的朝

圣。“不到生命终点，谁也别说自己幸福。”这是梭伦的话；而眼前这一幕，又一次鲜明地证明了这句古老箴言的智慧。

每一具尸体，都是关于不朽的斯芬克斯；而这里，这口黑色棺材上的斯芬克斯，同样没有回答那个躺在里面的人两天前写下的问题：

房间里有两个身影在移动。我们都认得她们；一个是“忧虑”的仙女，另一个是“幸运”的使者。她们一起俯身看着那具尸体。

“现在你看见了吧，”忧虑说，“你的套鞋给人类带来了怎样的幸福？”

“至少对躺在这里沉睡的这个人来说，它们带来的是一种不朽的恩赐。”另一个回答道。

“啊，不是的！”忧虑答道，“是他自己离开的，并不是被召走的。他在尘世中的心智力量，还不足以抵达此生之外那些宝藏——而那些本是命运注定他应当得到的。现在，我要赐给他一个好处。”

说着，她从他脚上取下那双套鞋；他的死亡之眠随即结束了；这个被重新召回生命的人，从那张可怕的床榻上起身时，已恢复了青春的全部活力。忧虑消失了，套鞋也随着她一起不见了。想必她是把它们据为己有，要永远留在自己手里。

杉树

树林里长着一棵可爱的小冷杉。它待的地方很好：阳光照得到，空气也很清新，周围还有许多高大的同伴，松树和冷杉都有。可这棵小冷杉一心只想快点长成大树。

温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他一点也不放在心上；那些进树林采野草莓、一路跑来跑去叽叽喳喳的小屋孩子们，他也不在意。孩子们常常带着满满一罐草莓，或者把草莓一个个串在麦秆上，坐在这棵小树旁边说：“啊，它真漂亮！多可爱的小冷杉啊！”可这些话，恰恰是这棵树最不爱听的。

过了一年，它已经长高了不少；再过一年，又往上蹿了一大截。冷杉的年龄总是很容易看出来，因为只要数一数它新长出的枝节就知道了。

“唉，要是我也能像别的树那样高大就好了。”它叹着气说，“那样我就能把枝条舒展开来，用树梢望向广阔的世界！鸟儿也会在我的枝头筑巢；起风的时候，我还能像别的树一样，庄严地随风摇摆！”

阳光、鸟儿，还有清晨和傍晚从它头顶飘过的红云，都不能让这棵小树感到快乐。

冬天里，雪在地上闪闪发亮，一只野兔常常蹦蹦跳跳地跑来，直接从这棵小树上方跳过去。哦，这让它气极了！可又过了两个冬天，到了第三个冬天，这棵树已经长得很高，野兔不得不绕着它走了。“不断生长，慢慢变老，长得高高的，”这棵树想，“说到底，这才是世上最美妙的事！”

每到秋天，伐木工人总会进树林砍倒几棵最高大的树。年年都是这样。如今已经长得相当挺拔俊秀的小冷杉，一看到这情景就发起抖来：那些壮丽的大树伴着断裂声和巨响倒在地上，枝条被砍掉，树干变得



又长又光秃，几乎都认不出来了；接着它们被装上大车，由马拖着运出树林。

它们被运到哪里去了？后来又变成了什么呢？

春天到了，燕子和鹳鸟飞来时，树问它们：“你们知道他们被带到哪里去了吗？你们有没有在哪儿见过他们？”

燕子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鹳鸟却若有所思地看了看，点点头，说：“嗯，我想我知道。我从埃及飞到这里来的路上，遇见了许多船；船上竖着华丽的桅杆，我敢说，散发出冷杉气味的就是它们。我要恭喜你，因为它们高高耸立着，气派极了！”

“啊，要是我已经长大到能飞过大海就好了！可大海真正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它到底像什么呢？”

“这可得讲很久才能说清。”鹳鸟说完这句话，就飞走了。

“为你的成长欢喜吧！”阳光说道，“为你旺盛的生长，也为你体内涌动的新生命欢喜吧！”

风亲吻着树，露珠为他落下泪来；可这棵冷杉并不明白。

圣诞节到了，一些还很年轻的树被砍了下来：这些树往往甚至没有这棵总也安不下心、老想着离开的冷杉高大，也没有它年长。这些年轻的树，而且总是长得最好看的那些，都保留着枝条；它们被放上大车，由马拉着运出树林。

“他们要到哪里去？”冷杉问，“他们还没有我高呢；其中有一棵其实矮得多。为什么他们的枝条都还留着？他们被带到哪儿去了？”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麻雀们啾啾地叫着，“我们从下面城里的窗户往里偷看过！我们知道他们被带到哪里去了！等待着他们的，是你能想象到的最辉煌、最华美的一切。我们透过窗户看见，他们被立

在温暖房间的正中央，身上装饰着最漂亮的东西：镀金的苹果、姜饼、玩具，还有几百盏灯！”

“后来呢？”冷杉问，浑身的枝条都在发抖，“后来呢？接着会怎么样？”

“再往后我们就没看见了；不过那真是美得无与伦比。”

“我真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注定会有这样辉煌的前程！”树高兴地喊道，“这可比漂洋过海还要好！我心里是多么盼望啊！要是圣诞节快点到就好了！我现在已经长高了，枝条也像去年那些被运走的树一样舒展开来！啊，要是我已经被装上车就好了！要是我已经待在那间温暖的屋子里， surrounded by all the splendor and magnificence! 对，接下来一定还会有更好的事，更加盛大的事，不然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装饰我呢？一定还会有更好的事，更加盛大的事——可是那会是什么呢？啊，我多么渴望，多么难受！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享受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吧！”空气和阳光说道，“也为你自己鲜活的青春而高兴吧！”

可是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不停地长啊长，冬天夏天都一片青绿。见过他的人都说：“多漂亮的一棵树啊！”到了圣诞节前，他也是最早被砍下来的树之一。斧头深深砍进了树心；树叹息着倒在地上，只觉得一阵剧痛——像是昏厥过去一样；他根本想不到什么幸福，因为一想到要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生长起来的地方，他就满心悲伤。他很清楚，自己再也见不到那些亲爱的老伙伴了——身边的小灌木和花朵；也许连那些鸟儿也再见不到了！这样的离别一点也不令人愉快。

这棵树直到和其他树一起被卸在一处院子里，听见一个人说：“那一棵真漂亮！别的我们不要。”这才回过神来。接着，两个穿着华丽制

服的仆人走进来，把这棵冷杉抬进了一间又大又气派的客厅。墙上挂着肖像画，白色瓷炉旁边立着两只大大的中国花瓶，盖子上还有狮子。屋里还有宽大的扶手椅、丝绸沙发，还有几张大桌子，上面摆满了画册和玩具，值好几百好几百克朗——至少孩子们是这么说的。冷杉被直直地插在一只装满沙子的木桶里，不过谁也看不出那是木桶，因为四周都围上了绿布，下面还铺着一张色彩鲜艳的大地毯。啊，这棵树激动得直发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仆人们和年轻小姐们一起给它打扮起来。一根树枝上挂着用彩纸剪成的小网袋，每个网袋里都装满了糖果；其他枝条间又吊着镀金的苹果和核桃，看上去就像原本就长在树上一样，叶子间还插着一支支蓝白相间的小蜡烛。枝叶间还能看见一些玩偶，简直像真人一样——这棵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而在最顶端，还固定着一颗金箔亮片做的大星星。真是太华丽了——华丽得简直没法形容。

“就等今晚了！”大家都说，“今晚它会亮成什么样啊！”

“啊！”树心里想，“要是晚上快点到就好了！要是蜡烛赶紧点起来就好了！然后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说不定森林里的其他树会来看我呢！说不定麻雀会扑打窗玻璃呢！不知道我会不会就在这里生根，冬天夏天都这样披着这些装饰站着！”

这方面的事，它其实懂得不少——可它实在太心急了，盼得背都疼了；而树的背疼，就跟我们头疼是一样的。

这时，蜡烛都点亮了——多么明亮！多么辉煌！树激动得每根枝条都在发颤，结果有一支蜡烛把枝叶点着了。火一下子猛地蹿了起来。

“救命！救命！”年轻小姐们叫了起来，赶紧把火扑灭了。

这时，树连发抖都不敢了。它紧张得不得了！它生怕自己会失去一点光彩，在满屋的灯火辉煌中简直晕头转向。就在这时，两扇折门忽然打开，一群孩子猛地冲了进来，像是要把整棵树都撞翻似的。大人们

随后从容地走进来；小孩子们先是站着一动不动，可也只是一瞬间。紧接着，他们就欢呼起来，整个屋子都回荡着他们的笑闹声；他们围着树跳舞，一件又一件礼物被扯了下来。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树想，“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蜡烛一直烧到枝头，烧短一截就被熄灭一支，最后，孩子们终于获准来抢树上的东西了。于是他们一拥而上，来势凶猛得把树枝都压得咔咔作响；要不是树干被牢牢固定在地上，它肯定早就倒下了。

孩子们拿着漂亮的玩具蹦蹦跳跳，再也没人看那棵树一眼，只有那位老保姆从枝叶间探头张望；不过她也只是想看看，还有没有哪颗无花果或苹果被漏掉了。

“讲故事！讲故事！”孩子们喊着，把一个矮矮胖胖的小个子男人拉到树旁边。他在树下坐下，说：“现在我们正坐在树荫里，这棵树也可以一起听。不过我只讲一个故事。你们想听哪个？是伊维迪—阿维迪的故事，还是矮胖墩儿从楼梯上摔下去，最后却登上王位、娶了公主的故事？”

“伊维迪—阿维迪！”一些孩子喊道；“矮胖墩儿！”另一些孩子叫道。大家吵吵嚷嚷，叫成一片——只有这棵冷杉一声不响。它心里想：“难道我不用跟大家一起喊吗？难道我就什么都不用做吗？”可它本来就是这场聚会的一分子，而且它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那人讲起了摔下来的矮胖子 Humpy-Dumpy 的故事，说他虽然跌了一跤，后来却登上了王位，最后还娶了公主。孩子们听得直拍手，喊着：“哦，接着讲！快接着讲！”他们还想听 Ivedy-Avedy 的故事，可那个小个子男人只给他们讲了 Humpy-Dumpy。冷杉树一动不动地站着，听得出了神；树林里的鸟儿可从来没讲过这样的事。“Humpy-Dumpy 从楼梯上摔下来，结果居然还娶了公主！对，对！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冷杉树心想，而且它全都信了，因为讲故事的那个人长得那么好看。“哎，谁知道呢，也许我也会从楼梯上摔下去，然后

娶到一位公主呢！”于是它满心欢喜地盼着第二天到来，希望自己又能被灯光、玩具、水果和金箔彩饰重新装点起来。

“明天我可不会发抖了！”冷杉树想，“我要好好享受自己这一身华丽的装扮！明天我还能再听一遍 Humpy-Dumpy 的故事，说不定还能听到 Ivedy-Avedy 的呢。”于是整整一夜，树都静静地站着，陷入深深的遐想。

第二天早晨，男仆和女仆走了进来。

“好了，辉煌热闹又要开始了。”冷杉树心想。可他们却把它拖出了房间，顺着楼梯搬上了阁楼；然后把它丢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那里连一点日光都照不进来。“这是什么意思？”树想，“我在这里该做什么？不知道现在我还能听到些什么？”它靠着墙，怔怔地出神。它有的是时间胡思乱想；一天天、一夜夜过去了，始终没有人上来。后来总算有人来了，也不过是把几个大箱子塞到角落里，好腾地方。树就那样被遮在后面，仿佛已经被彻底遗忘了。

“现在外面已经是冬天了！”树想，“地面冻得硬邦邦的，又盖满了雪，人们现在没法把我种下去，所以才把我先放在这里避一避，等到春天再说！想得真周到！人到底还是很善良的。要是这里别这么黑、这么孤单就好了！连一只野兔都没有！在树林里的时候多舒服啊，地上铺着雪，野兔从旁边蹦过去；是啊——哪怕它从我身上跳过去，那时候我还不喜欢呢！可这里实在是太孤单了！”

“吱吱！吱吱！”一只小老鼠这时从洞里探出头来说。接着又来了一只小老鼠。它们围着这棵冷杉东闻闻西嗅嗅，还在枝条间窸窸窣窣地钻来钻去。

“冷得要命，”老鼠说，“要不是这么冷，这地方可真舒服啊，老冷杉，你说是不是？”

“我一点也不老，”冷杉说，“比我老得多的树多着呢。”

“你是从哪儿来的？”老鼠们问，“你都会些什么？”它们实在是好奇极了。“快给我们讲讲这世上最美的地方吧。你没去过吗？你从没进过储藏室吗？那儿架子上摆着奶酪，上面还挂着火腿；人在牛油蜡烛上跳来跳去，进去的时候瘦巴巴，出来就变得又胖又壮？”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种地方，”树说，“不过我知道森林，那里有阳光，小鸟也会唱歌。”接着，他讲起了自己年轻时的事；小老鼠们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故事，便认真听着，说道：

“哎呀，真没想到！你见过这么多东西！你那时候一定特别快乐吧！”

“我？”冷杉说，一边回想着自己刚才讲过的那些事。“是啊，说真的，那些日子确实很快乐。”接着他又讲起平安夜，讲自己是怎样被蛋糕和蜡烛装点起来的。

“哦，”小老鼠们说，“老冷杉，你可真幸运啊！”

“我一点也不老，”他说，“我是今年冬天才从森林里来的；我正当盛年，只是按年龄来说，个子稍微矮了点。”

“你知道的故事可真精彩。”老鼠们说。第二天晚上，它们又带来了另外四只小老鼠，一起来听树讲故事。树讲得越多，自己想起的也越多；那些日子仿佛真的曾是快乐的时光。“不过那样的日子也许还会再来——一定还会再来！矮胖胖从楼梯上摔了下去，后来不也娶到了公主吗！”这时，他想起森林里长着的一棵可爱的小白桦；对这棵冷杉来说，那才会是一位真正迷人的公主。

“谁是矮胖蛋？”老鼠们问。于是，杉树把整个童话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因为它连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小老鼠们高兴得一路蹦到树顶。第二天晚上又来了两只老鼠，到了星期天，甚至来了两只大老鼠；可它们说这些故事一点也不有趣，这让小老鼠们很不高兴；渐渐地，它们自己也开始觉得这些故事好像没那么好玩了。

“你就只会讲这一个故事吗？”大老鼠问。

“就这一个。”树回答，“这是我最快乐的那个夜晚听来的；只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

“这故事太蠢了！你就不知道什么咸肉和牛脂蜡烛的故事吗？你不会讲点食品柜里的故事？”

“不会。”树说。

“那就再见吧。”大老鼠说完，就回家去了。

最后，连小老鼠们也不来了。树叹了口气：“说到底，那些毛皮光亮的小老鼠围着我坐、听我讲故事的时候，真是很愉快。现在连这也结束了。不过，等我再被搬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享受。”

可那会是什么时候呢？终于有一天早晨，来了一大群人，在阁楼里忙活起来。箱子被挪开了，树也被拖了出来，又被重重地——确实不算轻——扔到地板上；不过，有个男人把它朝楼梯那边拖去，那里正透着日光。

“现在，快乐的日子又要开始了。”树心里想。它感受到了新鲜的空气、第一缕阳光——接着，它已经到了院子里。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周围又那么热闹，树几乎忘了看看自己。院子连着花园，到处鲜花盛开；玫瑰新鲜芬芳，垂在栏杆上，椴树也开花了，燕子飞过时叫着：“啾噜—维特！我丈夫回来了！”可它们说的并不是这棵杉树。

“这下我可真要好好享受生活了。”它兴高采烈地说着，舒展开枝条；可惜啊，那些枝条全都枯了，发黄了！它躺在角落里，身边是杂草和荨麻。树顶上那颗金色的金箔星星还在，阳光一照，闪闪发亮。

院子里，有几个快活的孩子正在玩耍，他们正是圣诞节时围着这棵杉树跳过舞、见到它时高兴不已的那些孩子。其中最小的一个跑过来，一把扯下了那颗金星。

“你们瞧瞧，这棵又丑又老的圣诞树上还剩下些什么！”他说着，用脚踩着树枝，踩得它们在脚下咔嚓作响。

树看见了花朵的全部美丽，也看见了花园里的清新生机；它又看见了自己，真希望自己当初一直待在阁楼那个黑暗的角落里。它想起了自己在森林里的幼年时光，想起了那欢乐的平安夜，也想起了那些津津有味听着“矮胖墩儿”故事的小老鼠。

“结束了——都过去了！”可怜的树说，“我要是在该高兴的时候懂得高兴就好了！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

园丁的孩子把树劈成了一小块一小块，地上堆起了整整一大堆。木柴在那口大酿锅下面烧得很旺，火光明亮极了，而它却发出深深的叹息；每一声叹息都像一记枪响。

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最小的那个胸前还戴着那颗金星——那正是这棵树一生中最幸福的那个夜晚曾戴过的。可是如今一切都结束了——树没有了，故事也讲完了。全都结束了——所有故事最后都得结束。

冰雪女王

第一个故事：讲一面镜子和它的碎片

好了，我们开始吧。等故事讲到最后，我们知道的就会比现在更多；不过，先从头说起。

从前有个邪恶的妖精，而且他真是所有妖精里最爱捣乱的一个。有一天，他心情特别好，因为他做出了一面镜子：凡是美好、善良的东西照进去，都会显得寒酸又卑微；而那些毫无价值、原本丑陋的东西，却会被放大，变得更加难看。在这面镜子里，最美的风景看上去像煮烂的菠菜；最好的人也会变得像怪物一样，或者像是倒立着站着；他们的脸扭曲得根本认不出来。要是谁脸上有颗痣，那就肯定会被放大，甚至蔓延到鼻子和嘴巴上。

“这可太有意思了！”那个妖精说。只要一个人脑子里闪过一点善念，镜子里就会露出一副讥笑的表情，妖精也会为自己这个巧妙的发明放声大笑。那些在他学校里上学的小妖精们——因为他还办了一所妖精学校——彼此都说，这是个奇迹；他们觉得，直到现在，才终于有可能看清这个世界真正的样子。于是他们带着那面镜子到处乱跑，最后，世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哪个人，不曾在镜子里被扭曲成怪样。后来，他们又想飞到天上去，在那里也开个玩笑。他们带着镜子越飞越高，镜子咧嘴讥笑得也越发厉害，几乎都要抓不住了。他们继续往上飞，越来越接近星星，忽然，镜子因为那可怕的狞笑猛地一震，从他们手里脱落，掉到地上，摔成了上亿片碎块。可这之后，它比从前作的恶还要更多。因为有些碎片小得几乎像一粒沙子，它们在广阔的世界里四处飘散，一旦钻进人的眼睛，就会留在那里；从此，人们看什么都变了样，或者眼里只看得见邪恶的东西。这是因为，哪怕最小的一片，也和整面镜子拥有同样的力量。还有些人心里也扎进了一小片碎屑，那就更叫人发冷了，因为他们的心会变得像冰块一样。有些



碎片大得足以拿来做窗玻璃，可透过那样的玻璃，人连自己的朋友都看不清。还有一些被磨成了眼镜片；这可真糟糕，因为人们偏偏戴上这种眼镜，想把东西看清、看对。那个坏妖精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因为这一切实在太合他的心意了。那些细小的碎片还在空气中四处飞舞；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就要听到了。

第二个故事：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

在一座大城市里，房子多，人也多，多到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自家屋顶上分到一小块花园。因此，大多数人只能满足于在花盆里种花。就在这样的地方，住着两个小孩子，他们有一座比花盆稍大一点的小花园。他们并不是亲兄妹，可彼此关心的程度，和亲兄妹几乎没有两样。两家的父母正好住在街对面。他们各自住在顶楼的小阁楼里；两栋房子的屋顶相接，尽头还有一道排水沟沿着边缘伸过去，每家那里都开着一扇小窗。只要跨过那道水沟，就能从这边的窗子走到那边的窗子。

孩子们的父母在那里放了几个大木箱，里面种着做饭用的蔬菜，还栽了几棵小玫瑰。每个箱子里都有一株玫瑰，而且都长得特别好。后来他们想到，把这些木箱横着摆在排水沟上，几乎从一扇窗一直连到另一扇窗，看上去就像两道花墙。豌豆藤从箱边垂下来；玫瑰枝条越长越长，缠上窗框，又朝彼此弯过去，简直像一座由绿叶和鲜花搭成的凯旋拱门。木箱很高，孩子们知道自己不能从上面爬过去，所以他们常常得到允许，从窗子爬出来，到对方那边去，然后坐在玫瑰丛中的小凳子上，玩得开心极了。到了冬天，这种乐趣就没有了。窗户常常结满冰霜；不过他们会把铜币放在炉子上烤热，再把热铜币贴到玻璃上，这样玻璃上就会融出一个圆圆的小洞，成了一个绝妙的窥视孔。每个小洞后面都会露出一只温柔友善的眼睛——那是小男孩和小女孩在往外看。男孩叫凯，女孩叫格尔达。夏天时，他们轻轻一跳就能到对方那里；可到了冬天，就得先走下长长的楼梯，再爬上另一边长长的楼梯，而外面正是漫天风雪。

“那是白蜜蜂在成群飞舞呢。”凯的老祖母说。

“白蜜蜂也会选一个蜂王吗？”小男孩问，因为他知道，采蜜的蜜蜂总是有一个蜂王的。

“对，”奶奶说，“她总会飞到雪群最密、聚得最厚的地方。她是其中最大的一片，而且从来不会安安静静地停留在地上，总会重新飞进乌黑的云层里。许多个冬夜，她会穿过城里的街道，从窗外往里张望；那时窗玻璃就会结出奇妙的冰花，看上去像一朵朵花。”

“对，我们见过。”两个孩子都说，于是他们知道这是真的。

“冰雪女王会进来吗？”小女孩问。

“让她进来好了！”小男孩说，“我就把她放到火炉上，她马上就会化掉。”

说完，奶奶轻轻拍了拍他的头，又给他们讲起别的故事。

到了晚上，小凯在家里，衣服脱到一半，便爬上窗边的椅子，从那个小孔往外看。外面正飘着几片雪花，其中最大的一片落在花盆边沿上，没有滑下去。

那片雪花越变越大，最后竟像一位年轻女子，穿着最精致的白纱衣裳，仿佛由无数星星般细小的雪片织成。她美得惊人，又纤细轻盈，可她是冰，是耀眼闪烁的冰；然而她又是活的。她的双眼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像两颗星星，却没有一丝安宁，也没有半点平静。她朝窗子点了点头，又抬手招呼他。小男孩吓坏了，立刻从椅子上跳下来；就在那一瞬间，他觉得好像有一只大鸟从窗前掠了过去。

第二天，天气冷得刺骨——接着春天就来了。阳光照耀着，绿叶冒了出来，燕子开始筑巢，窗户也打开了，小孩子们又坐回他们那座美丽的小花园里。花园高高地建在屋顶的铅皮平台上。

那个夏天，玫瑰开得格外美。小女孩学会了一首圣歌，里面提到了玫瑰；于是她就想起了自己的花，便把那一段唱给小男孩听，小男孩也跟着她一起唱：

孩子们手拉着手，亲吻玫瑰，抬头望着明亮的阳光，仿佛真的在那里看见了天使。那些夏日多么美好啊！能待在户外，靠近那些新鲜的玫瑰花丛，真是说不出的快乐；它们像是会一直一直开下去，永远也不会谢。

凯和格尔达一起看那本画册，里面画满了野兽和鸟儿。就在这时——教堂塔楼上的钟正好敲了五下——凯忽然说：“啊！我心里一阵刺痛，而且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跑进我眼睛里了！”

小女孩伸手搂住他的脖子。他眨了眨眼，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想现在已经出来了。”他说。可其实并没有。那正是魔镜的一块碎片钻进了他的眼睛，而可怜的凯，心里也正好扎进了另一块。很快，他的心就会像冰一样冷。虽然已经不再疼了，但那碎片还在那里。

“你哭什么？”他问，“你这样子真难看！我根本一点事都没有。啊，”他马上又说，“这朵玫瑰都生病了！你看，这一朵也歪得不像样！说到底，这些玫瑰真难看！跟它们种着的箱子一样难看！”说完，他狠狠踢了那箱子一脚，又把两朵玫瑰都连根拔了出来。

“你在干什么？”小女孩惊叫起来。凯看见她吓坏了，就又拔起另一朵玫瑰，接着从窗户翻了进去，匆匆离开了亲爱的小格尔达。

后来，格尔达再把画册拿给他看时，他就会说：“你这上面画的都是什么可怕的野兽？”要是祖母给他们讲故事，他也总要打断她。不仅如此，只要有机会，他还会绕到祖母身后，戴上她的眼镜，学她说话的腔调；他把她的一举一动都模仿得惟妙惟肖，惹得大家都笑个不停。没过多久，街上每个人走路的样子和说话的神态，他都能学得出来。凡是别人身上那些古怪的、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凯全都会模仿。

每到这时，大家就说：“这孩子可真聪明！”可这都是因为那块进了他眼里的玻璃，因为那块扎在他心里的玻璃，才让他连一心一意爱着他的格尔达也要捉弄。

他现在玩的游戏，已经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变得格外精明古怪。一个冬天，雪花漫天飞舞，他把自己蓝外套的衣襟摊开，去接那些飘落下来的雪花。

“格尔达，透过这块玻璃看。”他说。于是每一片雪花都显得更大了，看上去像华丽的花朵，或是美丽的星星，漂亮极了！

“你看，多巧妙啊！”凯说，“这可比真花有意思多了！它们做得再精确不过，一点毛病都没有——只要它们不会融化就好了！”

没过多久，有一天凯戴着一副大手套，背着他的小雪橇来了，冲着格尔达的耳朵大声喊道：“我得到允许了，可以去广场上和他们一起玩！”话音刚落，他转眼就跑了。

在集市广场上，有些胆子最大的男孩子常常把自己的雪橇拴到路过的马车上，让马车拖着往前跑，这样就能痛痛快快地兜上一程，实在太过瘾了！他们正玩得兴头上时，一辆大雪橇驶了过来：雪橇通体雪白，里面坐着一个人，裹着一件粗白毛皮斗篷，头上戴着一顶粗白毛皮帽。那辆雪橇绕着广场转了两圈，凯赶紧把自己的小雪橇拴了上去，立刻就被带着跑了。雪橇越跑越快，拐进了旁边的街道；赶车的人回过头来，友好地朝凯点了点头，像是和他早就认识一样。每次凯想把雪橇解开，那人就朝他点点头，于是凯又安静地坐着。就这样，他们一直出了城门。接着雪下得越来越密，小男孩连一臂远的地方都看不清了，可雪橇还是不停地往前冲。忽然，他松开了手里的绳子，想把自己从雪橇上脱开，可根本没用；那小雪橇依旧像风一样飞驰。他拼命大声呼喊，却没有人听见；雪团四处翻卷，雪橇一路猛冲，有时还猛地一颠，像是正从树篱和沟渠上越过去似的。他害怕极了，想背主祷文，可他脑子里唯一想得起来的，只有乘法表。

雪花变得越来越大，到最后看上去简直像一群巨大的白鸟。忽然，它们朝两边飞散开去；那辆大雪橇停了下来，赶车的人站起身来。那是一位女子，她的斗篷和帽子都是雪做的。她身材高挑纤细，白得耀眼。她就是冰雪女王。

“我们赶路赶得真快，”她说，“不过冷得刺骨。到我的熊皮下面来吧。”说着，她把凯拉到自己身边的雪橇座位上，用毛皮把他裹了起来。凯只觉得自己像是陷进了一团雪堆里。

“你还冷吗？”她问道，接着吻了吻他的额头。啊，那感觉比冰还冷，直透进他的心里——而他的心本来就几乎冻成了一团。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可再过片刻，这寒意竟变得与他十分相合，他也不再察觉周围的冰冷。

“我的雪橇！别忘了我的雪橇！”这是他最先想到的事。雪橇还在，拴在一只白色的母鸡身上；那母鸡驮着它，跟在那辆大雪橇后面一起飞行。白雪皇后又吻了凯一下，于是他把小格尔达、祖母，还有家里所有他离开的人，全都忘了。

“现在你不能再亲了，”她说，“不然我会把你亲死的！”

凯看着她。她美得惊人；他根本想象不出比这更聪明、也更可爱的面容了。她也不再像先前那样，是那个坐在窗外向他招手的冰雪般的身影；在他眼里，她完美无缺。他一点也不怕她，还告诉她，自己会心算，连分数都会；他知道各个国家有多少平方英里，也知道那里住着多少人口。她听着他说，微微笑了起来。可这时他又觉得，自己懂得的这些还远远不够，于是抬头望向上方那片巨大、空旷的天空。她便带着他继续飞，飞过漆黑的云层之上；风暴呜咽呼啸，仿佛在唱一支古老的曲子。他们飞过森林和湖泊，飞过海洋，飞过许多国度；他们脚下，刺骨的暴风飞快掠过，狼群在嚎叫，积雪发出碎裂般的声响；他们头顶，大群乌鸦尖叫着飞过，而更高的地方，月亮又大又亮地悬着。漫长漫长的冬夜里，凯就那样凝望着月亮；到了白天，他便睡在

白雪皇后的脚边。

第三个故事：会巫术的老太婆家的花园

可是，凯一直没有回来，小小的格尔达后来怎么样了呢？他到底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一点消息。孩子们只知道，他们看见他把自己的小雪橇拴在另一辆又大又漂亮的雪橇后面，那辆雪橇沿着街道驶去，出了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大家伤心地流了很多眼泪，小格尔达更是哭了很久，哭得十分悲痛。最后，她认定凯一定是死了，一定是淹死在城边那条河里。啊，那真是一段漫长又凄凉的冬夜啊！

终于，春天来了，带着温暖的阳光。

“凯已经死了，回不来了！”小格尔达说。

“我可不信。”阳光说道。

“凯已经死了，回不来了！”她又对燕子们说。

“我们可不信。”燕子们回答；到了最后，小格尔达自己也不再这么想了。

“我要穿上我的红鞋，”一天早晨她说，“凯还从来没见过它们呢。然后我要到河边去问一问。”

那天还很早。她亲了亲还在熟睡的老祖母，穿上红鞋，独自去了河边。

“你真的把我的小伙伴带走了吗？如果你把他还给我，我就把我的红鞋送给你。”

在她看来，蓝色的河水奇怪地点了点头。于是她脱下红鞋——那是她最珍贵的东西——把两只都扔进了河里。可是鞋子落在离岸很近的地方，小小的浪头立刻又把它们送回了岸边；就好像河水不肯收下她最

心爱的东西似的。其实，河水根本没有带走小凯；但格尔达觉得，一定是自己扔得还不够远。于是她爬进一只停在芦苇丛里的小船，走到最远的一头，再把鞋子扔了出去。可那只船并没有拴住，她这一动，船就离开了岸边。她发现后，连忙想回去；可还没等她回到原处，小船已经离岸一码多了，并且正飞快地顺流而下。

小格尔达吓坏了，哭了起来。可除了几只麻雀，谁也听不见她的哭声。麻雀没法把她带回岸上，只能沿着河岸飞，一边像在安慰她似的叫着："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小船顺着水流漂走了。小格尔达安安静静地坐着，脚上已经没有鞋了，因为鞋子正漂在船后面，可她怎么也够不着——船比它们漂得快多了。

两岸的景色很美：有漂亮的花朵、古老的大树，还有长着羊群和牛群的山坡，可就是看不见一个人。

"也许这条河会把我带到小凯那里去。"她说。想到这里，她就没那么难过了。她站起身来，望着两岸翠绿美丽的风景，看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她漂过一大片樱桃园，园子里有一间小小的屋子，窗户是奇特的红色和蓝色，屋顶铺着茅草。屋前站着两个木头士兵在放哨，每当有人经过，他们就举枪敬礼。

格尔达朝他们喊话，因为她以为他们是活的；可他们当然没有回答。水流把小船带得离岸很近，她也渐渐靠到了他们跟前。

格尔达喊得更大声了。这时，一个老太太拄着一根弯弯的拐杖，从小屋里走了出来。她戴着一顶宽大的帽子，上面画着最漂亮的花。

"可怜的小姑娘啊！"老太太说，"你怎么会跑到这条又大又急的河上，在这广阔的世界里这样漂来漂去呢！"说完，老太太走进水里，用她那根弯拐杖钩住小船，把船拉到岸边，又把小格尔达抱了出来。

格尔达重新站到干燥的地面上，心里高兴极了；不过，她对这个陌生的老太太还是有点害怕。

“来吧，告诉我你是谁，又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她说道。

于是格尔达把一切都告诉了她。老太太一边听，一边摇着头说：“嗯——哼！嗯——哼！”等格尔达全都讲完，又问她有没有见过小凯时，老太太回答说，他还没有从这里经过，不过他多半会来的。她还叫格尔达别太难过，先尝尝她的樱桃，再看看她的花——那些花比图画书里的还要美，而且每一朵都能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说着，她拉起格尔达的手，把她带进那间小屋里，然后把门锁上了。

窗户开得很高，玻璃是红的、蓝的、绿的，阳光透进来，映出奇妙绚丽的各种颜色。桌上摆着最精致的樱桃，格尔达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因为她得到了允许。她一边吃，老太婆一边用一把金梳子替她梳头；她的头发卷了起来，在那张甜美的小脸四周闪着柔和的金色光泽。那张脸圆圆的，像一朵玫瑰。

“我一直盼着能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姑娘。”老太婆说，“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们俩会多么合得来。”她替小格尔达梳着头，孩子也就一点一点地把她的养兄加伊忘了。因为这老太婆懂魔法；不过她并不是坏人，只是偶尔施点小巫术，给自己找点乐子。现在，她非常想把小格尔达留下来。于是她走进花园，把那根弯弯的手杖朝玫瑰花丛一指。那些玫瑰虽然开得正美，却全都沉进了泥土里，谁也看不出它们原来长在哪里。老太婆担心，要是格尔达看见玫瑰，就会想起自己家的玫瑰，接着想起小加伊，然后从她身边逃走。

接着，她把格尔达领进了花园。啊，那里是多么芬芳，多么美丽！你能想到的每一种花，而且一年四季的花，都在那里盛开得正好；再鲜艳、再漂亮的图画书，也比不上这里。格尔达高兴得跳了起来，一直玩到太阳落到高高的樱桃树后面。后来，她睡在一张漂亮的小床上，床上铺着红色丝被，里面填着蓝紫罗兰。她很快就睡着了，做着甜美的梦，就像女王在婚礼那天做的梦一样。

第二天一早，她就在温暖的阳光下和花儿们玩耍，一整天就这样过去

了。花园里的每一种花，格尔达都认得；可花虽然那么多，她还是总觉得少了一种，只是不知道究竟少了什么。一天，她看着老妇人帽子上画着的花，忽然觉得其中最美的一朵像是一朵玫瑰。原来老妇人在让别的花都消失到泥土里时，忘了把帽子上的这朵也去掉。人一走神，常常就会这样。“什么！”格尔达说，“这里没有玫瑰吗？”她立刻在花坛间跑来跑去，到处找、到处看，可是一朵也没有。最后她坐下来哭了起来；她滚烫的眼泪正好落在一株沉入地下的玫瑰丛上。温热的泪水滋润了泥土，那株玫瑰立刻猛地长了出来，鲜嫩盛放，和它被吞没前一模一样。格尔达亲吻着玫瑰，想起了家里那些亲爱的玫瑰，也因此想起了小凯。

“啊，我在这里待了太久了！”小女孩说，“我本来是要去找凯的！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她问玫瑰们，“你们觉得他已经死了吗？”

“他当然没有死。”玫瑰们说，“我们一直在泥土里，所有死去的人都会到那里去，可凯并不在那里。”

“太谢谢你们了！”小格尔达说。接着她又去问别的花，低头看进它们的花心里，问道：“你们知道小凯在哪里吗？”

可是每一朵花都站在阳光里，做着自己的童话梦，想着自己的故事；它们都对她讲了许许多多的事，却没有一朵知道凯的消息。

那么，虎皮百合说了什么呢？

“你没听见鼓声吗？咚！咚！就只有这两个音。永远都是咚！咚！听那老妇人哀伤的歌声，听祭司的呼喊！那个穿着长袍的印度女人站在火葬柴堆上；火焰在她和她死去的丈夫四周升腾，可那印度女人心里想的，却是围观人群里那个活着的人；想着那个目光比火焰更炽热的人——那双眼里的火，比很快就会把她身体烧成灰烬的烈焰，更深地刺进她的心。心里的火焰，难道会在火葬堆的火里熄灭吗？”

“我完全听不懂。”小格尔达说。

“这就是我的故事。”百合花说。

旋花又说了什么呢?

“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方，悬着一座古老的封建城堡。残破的城墙上长满了浓密的常青树；祭坛旁站着一位美丽的少女。她俯身靠在栏杆上，望着那朵玫瑰。枝头上没有哪一朵玫瑰比她更鲜活；被风吹走的苹果花，也没有她这样轻盈！你听，她那丝绸长裙正沙沙作响！”

“‘他还没来吗？’”

“你说的是凯吗？”小格尔达问。

“我说的是我的故事——我的梦。”旋花回答道。

雪花莲说了什么?

“树林间挂着一块长木板——那是一架秋千。两个小女孩坐在上面，来回荡着；她们的裙子白得像雪，帽子上长长的绿色丝带迎风飘动。她们的哥哥比她们大一些，站在秋千上；他双臂缠住绳索，好让自己站稳，因为他一只手拿着一个小杯子，另一只手拿着一只陶土烟斗。他正在吹肥皂泡。秋千荡起来，泡泡也飘了出去，变幻出迷人的色彩；最后一个还挂在烟斗口，随着微风轻轻摇晃。秋千继续荡着。那只黑色的小狗，轻得像个肥皂泡，后腿一蹬跳了起来，想跳上秋千。秋千一晃，狗摔了下去，汪汪叫着，生起气来。孩子们逗它玩；泡泡破了！秋千，破裂的泡泡——这就是我的歌！”

“你讲得倒是很美，可语气太忧伤了，而且你也没有提到凯。”

风信子说了什么?

“从前有三姐妹，她们晶莹得近乎透明，而且非常美丽。一个穿红袍，一个穿蓝袍，第三个穿白袍。她们在清澈的月光下，手拉着手，在平静的湖边起舞。她们不是精灵少女，而是凡人的孩子。一阵甜美的

香气飘来，姑娘们便消失在树林里；香气越来越浓——三口棺材从林中滑出，漂过湖面，里面躺着三位美丽的少女；发亮的萤火虫在四周飞舞，像一盏盏漂浮的小灯。那些跳舞的姑娘是在睡觉，还是已经死了？花香说她们是尸体；晚钟正为死者而鸣！”

“你让我很难过。”小格尔达说，“我总忍不住想到那些死去的少女。啊！小凯真的死了吗？玫瑰一直长在泥土里，它们说没有。”

“叮，咚！”风信子的铃声响了起来，“我们不是在为小凯敲丧钟；我们不认识他。这就是我们的歌声，也是我们唯一会唱的歌。”

于是，格尔达走向毛茛花。它们从闪亮的绿叶间探出头来。

“你像个小小的太阳一样明亮！”格尔达说，“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去哪里能找到我的玩伴？”

毛茛花明亮地闪着光，又看了看格尔达。毛茛花会唱什么歌呢？那首歌里同样一点也没有提到凯。

“在一个小小的院子里，早春的阳光明亮地照着。光线沿着邻居家白色的墙壁滑下来，旁边开着新鲜的黄花，在温暖的阳光里像金子一样发亮。一位年老的祖母正坐在外面；她的孙女来了，只是短暂地来看她——那是个可怜又美丽的女仆。她认得自己的祖母。那个祝福般的吻里有黄金，纯洁少女般的黄金。好了，这就是我的小故事。”毛茛花说道。

“我可怜的老祖母啊！”格尔达叹了口气，“是的，她一定在想我：她一定在为我难过，就像她曾经为小凯难过一样。不过我很快就会回家，到时候我会把凯一起带回去。问这些花是没有用的；它们只会唱自己那些老调子，什么也告诉不了我。”她把裙子提起来，好让自己跑得更快些；可就在她正要跳过去的时候，水仙花碰了她的小腿一下。于是她停了下来，看着那朵细长的黄花，问道：“也许你知道些什么？”她俯下身去，对着水仙花。那它说了什么呢？

“我看见我自己——我看见我自己！啊，我多么芬芳！在那间小阁楼上，站着一个衣服还没穿整齐的小舞女。她一会儿单脚站着，一会儿双脚站着；她瞧不起整个世界，可她活在想象里。她把茶壶里的水倒在手里拿着的一块布上；那是件紧身胸衣；爱干净是件好事。那条白裙子挂在钩子上；它是在茶壶里洗的，又在屋顶上晾干。她把裙子穿上，再在脖子上系一条藏红花色的头巾，于是裙子看起来就更白了。我看见我自己——我看见我自己！”

“这跟我没关系。”小格尔达说，“这不关我的事。”说完，她就朝花园更深处跑去了。

大门锁着，但她使劲摇那根生了锈的门闩，直到把它摇松，门终于开了。小格尔达光着脚跑进了广阔的世界。她回头看了三次，却没有人跟上来。最后，她实在跑不动了，就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等她环顾四周时，才发现夏天已经过去，眼下已是深秋了。只是那座美丽的花园里总是阳光明媚，一年四季都有鲜花，所以根本察觉不出来。

“天哪，我竟然待了这么久！”格尔达说，“秋天都到了，我不能再歇着了。”说着，她站起身继续往前走。

唉，她那双小脚又疼又累，娇嫩得很！四周看上去一片寒冷萧瑟：长长的柳叶已经全黄了，雾水从叶子上滴下来，像下雨一样；叶子一片接一片地往下落。只有黑刺李树上还挂满了果子，酸得让人直倒牙。啊，这个凄凉的世界多么昏暗，多么没有一点安慰啊！

第四个故事：王子和公主

格尔达只好又停下来休息。就在这时，一只大乌鸦正好跳着来到她对面的白雪上。它已经盯着格尔达看了很久，还一直摇着头；这会儿它开口说道：“呱！呱！”你好！你好！它也只能说成这样了，不过它很同情这个小女孩，便问她为什么独自一个人赶路。“独自”这个词，格尔达一下就听懂了，也明白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意思；于是她把自

己的经历从头到尾都告诉了乌鸦，又问它有没有见过加伊。

乌鸦郑重地点了点头，说：“有可能——有可能！”

“什么，你真的这么觉得吗？”小女孩叫了起来。她激动得拼命亲那只乌鸦，差点把它都给勒死了。

“轻点，轻点。”乌鸦说，“我想我知道，我想那个人可能就是小加伊。不过现在，他为了公主，已经把你忘了。”

“他和一位公主住在一起吗？”格尔达问。

“对——你听我说，”乌鸦说道，“不过，要我讲你们的语言可不太容易。要是你听得懂乌鸦话，我就能讲得更清楚些。”}]}

“没有，我没学过。”格尔达说，“不过我奶奶懂，而且她连胡话都会说。真希望我也学过。”

“没关系。”乌鸦说，“我尽量讲给你听，不过大概也讲得不怎么样。”于是，他把自己知道的事全都说了出来。

“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王国里，住着一位公主，她聪明得出奇。全世界的报纸她都读过，而且读完还能全忘掉——这才叫真聪明。听说前些日子，她正坐在王座上——其实那也没什么好玩的——忽然轻轻哼起一支老调，歌词正是：‘啊，我为什么不结婚呢？’‘这歌倒不是随便唱唱的。’她说道，于是就决定要结婚了。不过，她要找的丈夫，得是那种别人跟他说话时，他知道怎么回答的人；可不能只是摆出一副大人物的样子，那样实在太叫人厌烦了。于是她让人把宫里的所有贵妇都召集起来。她们一听说公主的打算，全都高兴极了，说：‘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真高兴，这正是我们一直在想的事。’你完全可以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乌鸦说，“因为我有个相好的，是只驯养的乌鸦，她在宫里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跳来跳去，这些事都是她告诉我的。”

“报纸立刻就登了出来，四周还印着一圈心形花边和公主名字的首字母。上面写着：凡是相貌端正的年轻人，都可以到宫里来和公主交谈；谁说起话来显得从容自然，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公主就选谁做丈夫。”

“对，对，”乌鸦说，“你尽管相信，这事千真万确，就像我现在坐在这里一样。来的人一群接一群，挤得水泄不通，人人都急着往前，可第一天、第二天都没有一个成功的。他们在街上时个个都挺会说，可一走进王宫大门，看见穿着银饰华服的卫兵、楼梯上那些身披金饰的侍从，还有灯火通明的大厅，立刻就怯场了。等他们站到公主坐着的王座前，嘴里能说出来的，就只剩下自己刚才说过的最后一个词；而把那词再听一遍，公主当然一点也不感兴趣。就好像宫里的人都中了魔法似的，一进去就发呆，直到重新走回街上才恢复过来；可一到了外面——哦，那可就又能说个不停了。从城门一直到王宫，排了长长一队人。我自己也在那儿看着呢，”乌鸦说，“他们又饿又渴，可王宫里什么都不给，连一杯水也没有。倒是有几个聪明些的，自己带了黄油面包；可谁也不肯分给旁边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想着：‘让他饿着肚子吧，这样公主就不会选他了。’”

“可是凯——小凯呢？”格尔达问，“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他也在那些人里面吗？”

“别急，别急，这就说到他了。第三天的时候，有个小个子人物既没骑马，也没带随从，竟然大大方方地一路走到王宫前来；他的眼睛像你的一样明亮，头发又长又好看，不过衣服却破旧得很。”

“那就是凯！”格尔达高兴地叫了起来，“啊，我总算找到他了！”她高兴得拍起手来。

“他背上还背着一个小包袱呢。”乌鸦说。

“不，那肯定是他的雪橇。”格尔达说，“因为他走的时候，把雪橇

也一起带走了。”}]}

“也许吧，”乌鸦说，“我倒没把他看得那么仔细；不过我听我那只家养的心上人说，他走进王宫的院子，看见银甲卫队和楼梯上的侍从时，一点也没发怵。他还冲他们点了点头，说：‘老站在楼梯上一定烦死了；我可要进去啦。’大厅里灯火辉煌——枢密顾问和各位大人都光着脚走来走去，腰间还挂着金钥匙；换了谁都会觉得不自在。他那双靴子还吱呀吱呀响得特别大声，可他还是一点都不害怕。”

“那肯定就是凯。”格尔达说，“我知道他穿着新靴子；我在奶奶房里听见过那靴子的吱呀声。”

“对，靴子确实吱呀作响。”乌鸦说，“可他还是大胆地一直走到公主面前。公主坐在一颗像纺车轮那么大的珍珠上。宫里的贵妇人们，连同她们的侍女和侍女的侍女，还有所有的骑士，带着他们的随从和随从的随从，全都围在四周；而且越靠近门口的人，神气就越大。尤其是站在门口的那个随从的随从，傲慢得简直叫人没法正眼看他。”

“那一定可怕极了。”小格尔达说，“那凯娶到公主了吗？”

“要不是我是只乌鸦，我自己就会把公主娶走了，哪怕我已经有婚约。听说他说起话来，跟我讲乌鸦话时一样好；这是我从我那只家养的心上人那里听来的。他既大胆，又很有礼貌；他来并不是为了向公主求婚，只是想听听她有多聪明。公主喜欢他，他也喜欢公主。”

“对，对，那一定就是凯。”格尔达说，“他可聪明了，连分数都能心算。哦，你能带我去王宫吗？”

“这话说起来倒容易。”乌鸦回答，“可我们要怎么进去呢？我去跟我那只家养的心上人商量商量：她会给我们出主意的。因为我得先告诉你，像你这么个小姑娘，肯定不会被允许进去。”

“哦，会的，我一定进得去。”格尔达说，“只要凯听说我来了，他

马上就会出来接我。”

“你先在这台阶上等我。”乌鸦说着，前后摆了摆脑袋，飞走了。

傍晚渐渐降临时，乌鸦回来了。“嘎——嘎！”他说，“她向你问好；这儿还有一个面包卷给你。她是从厨房里拿出来的，那儿的面包多得很。你肯定饿了。不过你不可能从正门进宫，你还光着脚呢：那些穿银制服的卫兵和穿金制服的侍从可不会放你进去。但别哭，你还是能进去的。我的心上人知道一条通往寝宫的小后楼梯，也知道钥匙在哪儿能拿到。”

于是他们走进花园，沿着宽阔的林荫道前行，树叶一片接一片地落下。等到宫里的灯火一盏盏渐渐熄灭，乌鸦便带着小格尔达来到后门前；门半开着。

啊，格尔达的心因为紧张和盼望怦怦直跳！那感觉就像她马上要去做什么不该做的事似的；可她不过是想知道，小凯是不是在这里。是的，他一定在。她清清楚楚地想起他那双聪明的眼睛，还有那一头长发，鲜活得仿佛就在眼前；她几乎能看见他从前在家里玫瑰花下和她并肩坐着时，那样笑起来的模样。“他一定会高兴见到你的——也会想听你为了他走了多么远的路；也会知道，他没有回来时，家里的人有多么难过。”

啊，那真是又惊又喜！

这时他们已经来到楼梯上。那里只亮着一盏灯，地板上站着那只驯养的乌鸦，脑袋转来转去地打量着格尔达；格尔达便照着祖母教她的样子，向她行了个礼。

“我未婚夫跟我说了你许多好话，亲爱的小姐。”那只驯养的乌鸦说道，“你的经历真叫人感动。你拿上灯吧，我走在前面。我们一直往前走就是了，不会碰见任何人的。”

“我觉得好像有人就在我们后面。”格尔达说。就在这时，有什么东西从他们身旁掠了过去：像墙上的一片片影子；有鬃毛飞扬、四肢细长的马，还有猎人、骑在马上的绅士和贵妇。

“那不过是梦罢了，”乌鸦说，“它们是来把那些大人物的念头带去打猎的。这样倒更好，你就能把他们在床上的样子看得更清楚了。不过等你将来享受荣华富贵时，可别让我发现你没有一颗感恩的心。”

“嗨，这有什么好说的。”林中的乌鸦说道。

他们走进了第一间大厅。大厅用玫瑰色缎子装饰，墙上还点缀着人造花。梦影正从这里飞快掠过，但速度太快了，格尔达根本看不清那些显贵人物。一个厅比一个厅更华丽，任谁见了都会不由得局促起来。最后，他们来到卧室。房顶像一棵巨大的棕榈树，叶子是玻璃做的，而且是十分名贵的玻璃；正中央一根粗大的金色枝干上垂着两张床，每一张都像一朵百合花。一张是白色的，公主睡在里面；另一张是红色的，格尔达要找的小凯就在这张床上。她轻轻掀开一片红色花瓣，看见一截褐色的脖子。啊！那一定是凯！她大声喊出他的名字，把灯举到他面前——那些梦影又一下子涌回房间里——他醒了，转过头来，可——他并不是小凯！

王子只是脖子那里和他有些像而已，但他年轻又英俊。白色百合花瓣里，公主也探出头来，问出了什么事。于是小格尔达哭了起来，把自己的经历从头到尾都告诉了她，也说了乌鸦们是怎样帮助她的。

“可怜的小家伙！”王子和公主说道。他们把乌鸦大大夸奖了一番，还告诉它们，自己一点也不生它们的气，只是以后别再这样做了。不过，它们还是会得到奖赏。“你们是想继续自由自在地在这里飞来飞去，”公主问，“还是想要一个正式差事，做宫廷乌鸦，顺便享用厨房里那些剩下的碎食呢？”

两只乌鸦都点了点头，请求给它们一个固定职位，因为它们已经想到

自己年老以后的日子了，还说：“人老了，能有份保障总是好的。”

王子起身，把自己的床让给格尔达睡，除此之外，他也实在做不了更多了。她把一双小手合起来，心想：“人和动物都多么善良啊！”随后她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所有的梦又飞了回来，这一次它们看上去像天使；它们拉着一辆小雪橇，小凯正坐在上面，朝她点着头。可这一切终究只是梦，所以她一醒来，便全都消失了。

第二天，她从头到脚都穿上了丝绸和天鹅绒。大家想让她留在宫里，过上幸福的日子；可她恳求给她一辆前面套着马的小马车，再给她一双小鞋。她说，这样她就能再次走向广阔的世界，继续去寻找凯。

人们给了她鞋子和暖手筒，还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正当她准备出发时，一辆崭新的马车停在门前。那马车是纯金打造的，王子和公主的徽章在上面闪闪发亮，像星星一样；车夫、仆从和前导骑士——确实还有前导骑士——全都戴着金冠。王子和公主亲自扶她上了马车，并祝她一路顺利。树林里的乌鸦这时已经结了婚，陪她走了最初的三英里。它坐在格尔达身边，因为它受不了倒着坐车；另一只乌鸦站在门口，拍打着翅膀。她没法陪格尔达一起去，因为自从有了固定差事以后，她吃得太多，落下了头痛的毛病。马车里面垫着糖果，座位上还放着水果和姜饼。

“再见！再见！”王子和公主喊道。格尔达哭了，乌鸦也哭了。就这样走过了最初的几英里，随后乌鸦也向她告别了，而这一次分别最让人难受。它飞到一棵树上，只要还能看见那辆马车——那辆远远望去像阳光一样发亮的马车——就一直拍打着它黑色的翅膀。

第五个故事：小强盗姑娘

他们驾车穿过黑暗的森林；可那辆马车亮得像火把，晃得强盗们睁不开眼，根本不敢直视。

“是金子！是金子！”他们大喊着，猛地冲上前去，抓住马匹，打倒

了小邮差骑手、车夫和仆人，又把小格尔达从马车里拖了出来。

“瞧她多圆润，多漂亮！肯定是吃核桃仁养大的。”那个年老的女强盗说道。她长着一把又长又乱的胡子，浓密的眉毛垂下来，几乎遮住了眼睛。“她简直像一只养肥了的小羊！味道一定不错！”说着，她抽出一把刀，刀刃寒光闪闪，叫人看了不寒而栗。

“哎呀！”那女人同时叫了起来。原来是背上挂着的小女儿咬了她一口，正咬在耳朵上；那孩子又野又难管，看着简直让人觉得好笑。“你这坏孩子！”母亲骂道；这下她也顾不上去杀格尔达了。

“她要陪我玩。”小强盗姑娘说，“她得把手筒给我，还有她那件漂亮裙子；她要睡在我的床上！”说完，她又咬了母亲一口，疼得那女人直跳，满地乱转；强盗们都笑了起来，说：“快看，她在跟小家伙跳舞呢！”

“我要坐进马车里去。”小强盗姑娘说。她一向被宠坏了，又任性，当然非得照她的意思来。于是她和格尔达一起上了车；马车便碾过砍倒树木留下的树桩，越走越深，进了森林。小强盗姑娘和格尔达差不多高，却更结实，肩膀更宽，皮肤也更黑；她的眼睛乌黑发亮，神情几乎有些忧郁。她抱住小格尔达，说：“只要我还没讨厌你，他们就不会杀你。你大概是个公主吧？”

“不是。”小格尔达说。接着，她把自己经历的一切都讲给她听，也说了自己有多么在乎小凯。

小强盗姑娘神情严肃地看着她，轻轻点了点头，说：“他们不会杀你，就算我生你的气也不会；那时候我会亲自动手。”说着，她替格尔达擦干眼泪，又把自己的两只手都塞进那只漂亮的手筒里，那手筒又柔软又暖和。

过了一会儿，马车停了下来。她们已经到了强盗城堡的院子中央。那城堡从上到下满是裂缝；喜鹊和乌鸦从那些缝隙里飞进飞出；几只大

斗牛犬猛地扑跳起来，个个看上去都像能一口吞下一个人，不过它们没有叫，因为这里不许它们叫。

在那间又大又旧、烟雾弥漫的大厅中央，石头地面上燃着一堆大火。烟从石缝下面散开，只能自己找出口。一个巨大的锅里正煮着汤；兔子和野兔被串在烤叉上，正在火上转着烤。

“今晚你跟我一起睡，还要跟我所有的动物一起睡。”小强盗姑娘说。她们先吃了点东西、喝了点东西，然后走到角落里，那里铺着稻草和地毯。旁边的木条和栖架上停着将近一百只鸽子，看起来都睡着了，不过小强盗姑娘一走近，它们还是微微动了动。“这些全都是我的。”她说着，一把抓住身边一只鸽子的腿，用力晃了晃，鸽子扑腾起翅膀来。“亲它！”小姑娘叫道，接着把鸽子朝格尔达脸上扔过去。“上面那些是林子里的那帮家伙，”她又指着墙高处洞口前钉着的几根木条说，“就是那群野东西。要不是钉得牢，它们早就全飞走了。这里还有我亲爱的老巴克。”她一把抓住一头驯鹿的角，那驯鹿脖子上套着一个亮闪闪的铜环，被拴在原地。“这家伙也得拴住，不然他准会逃跑。每天晚上我都用我的尖刀挠他的脖子，他可怕这个了！”说着，小姑娘从墙缝里抽出一把长刀，在驯鹿脖子上轻轻划过去。可怜的动物猛地一蹬腿；小姑娘却笑了起来，把格尔达拉到床上，和自己一起躺下。

“你睡觉的时候也要拿着刀吗？”格尔达有些害怕地看着那把刀，问道。

“我睡觉一向都带着刀。”小强盗姑娘说，“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呢。好了，你再跟我讲一遍小凯的事吧，还有你为什么一个人跑到这么大的世界里来。”于是格尔达从头开始，把一切都讲给她听。笼子里的林鸽在上面咕咕叫着，别的动物都睡着了。小强盗姑娘一只胳膊搂着格尔达的脖子，另一只手还握着刀，鼾声大得谁都听得见；可格尔达却怎么也睡不着，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会活下来，还是会死。强

盗们围坐在火边，又唱又喝；那个老女强盗还蹦来跳去，格尔达看着都觉得可怕。

这时林鸽说道：“咕！咕！我们见过小凯！有一只白母鸡拉着他的雪橇；他自己坐在冰雪女王的车里。她从这儿经过，就在树林上方飞过去，那时候我们正躺在窝里。她朝我们这些小家伙吹了一口气，结果除了我们两个，别的全都死了。咕！咕！”

“你们在上面说什么？”小格尔达喊道，“冰雪女王去了哪里？你们知道些什么吗？”

“她肯定是去拉普兰了，那地方一年到头都是冰天雪地。你去问问拴在那儿的驯鹿就知道了。”

“那儿到处都是冰和雪！可美极了，壮丽又迷人！”驯鹿说，“你可以在那些宽阔发亮的山谷里尽情奔跑跳跃！冰雪女王夏天会在那里搭帐篷，不过她真正长期住的地方还要更靠北，在靠近北极的一座叫斯匹次卑尔根的岛上。”

“啊，凯！可怜的小凯！”格尔达叹了口气。

“你到底能不能安静点？”强盗姑娘说，“不然我就让你安静下来。”

第二天早上，格尔达把林鸽说过的话全都告诉了她。小姑娘听后神情很严肃，不过还是点了点头，说：“这没什么，这没什么。你知道拉普兰在哪儿吗？”她转头问驯鹿。

“还有谁会比我更清楚？”那动物说着，眼珠在眼眶里直打转，“我就是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的——我曾经在那片雪原上到处蹦跳。”

“听着，”强盗姑娘对格尔达说，“你看，男人们都出去了，可我母亲还在，而且还会继续待在这儿。不过快到天亮的时候，她会从那个

大酒瓶里喝上一口，然后就会睡一会儿。到那时，我会替你做点事。”说完，她一下从床上跳起来，飞快跑到母亲身边，搂住她的脖子，又扯着她的胡子说：“早安啊，我亲爱的、像老山羊一样的妈妈。”她母亲便一把捏住她的鼻子，掐得又红又青；可这一切全都是出于疼爱。

等母亲从酒瓶里喝了一口，打起盹来，小强盗姑娘就走到驯鹿身边，说：“我本来还真想再拿那把快刀多挠你几下，你那样可有意思了。不过这回我还是要给你松绑，再帮你逃出去，好让你回拉普兰去。只是你得把腿使足了劲跑，替我把这个小姑娘送到冰雪女王的宫殿里去，她的玩伴就在那儿。她刚才说的话，你应该都听见了吧？她声音那么大，你肯定全听到了。”

驯鹿高兴得一跃而起。强盗姑娘把小小的格尔达抱起来，小心地把她牢牢绑在驯鹿背上，还给了她一个小垫子坐着。"这是你的毛线绑腿，天冷得很；不过这个暖手筒我要自己留着，实在太漂亮了。可我也不想让你挨冻。喏，这是我妈妈的一双衬里的手套，都快到你胳膊肘了。快戴上！现在你这双手看起来，简直跟我那丑老妈一模一样！"

格尔达高兴得哭了出来。

"我可受不了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小强盗姑娘说，"这会儿你该高兴才对。给你两条面包和一只火腿，这样你就不会饿着了。"面包和肉都绑在了驯鹿背上；小姑娘打开门，把所有的狗都叫了进来，然后用刀割断拴着驯鹿的绳子，对它说："好了，快走吧；不过一定要照看好这个小姑娘！"

格尔达戴着那双厚厚的棉手套，朝强盗姑娘伸出手，说了声："再见！"驯鹿便飞快地冲了出去，越过灌木和荆棘，穿过大森林，掠过荒原和石楠地，拼命向前奔去。

"阿嚏！阿嚏！"天空中传来这样的声音，像是有人在打喷嚏。

"那是我那些老朋友——北极光，"驯鹿说，"你看，它们闪得多亮！"说着，它跑得更快了，日夜不停地向前赶路：面包吃完了，火腿也吃完了；这时，他们已经到了拉普兰。

第六个故事：拉普兰女人和芬兰女人

他们忽然在一间小屋前停了下来。那屋子破旧得可怜，屋顶一直垂到地面，门又低得很，一家人进出时都得趴着身子爬进去。家里除了一个拉普兰老妇人外，没有别人；她正借着油灯的光收拾鱼。驯鹿把格尔达的全部经历都告诉了她，不过最先讲的还是它自己的事，因为在它看来，那可重要得多。格尔达冻得厉害，连话都说不出来。

“可怜的孩子，”拉普兰女人说，“你还得跑很远呢。到芬兰之前，还有一百多英里的路要走。雪后在那里有一座乡间别墅，每天晚上都会点起蓝色的灯。我给你写几句话带上，不过我没有纸，只能写在一块晒干的鳕鱼皮上。你把它交给芬兰女人，她能告诉你的，会比我更多。”

格尔达烤暖了身子，又吃了东西、喝了水以后，拉普兰女人就在一块晒干的鳕鱼皮上写了几句话，叮嘱她一定要收好，然后把她扶上驯鹿的背，把她绑稳，驯鹿便一下子蹿了出去。空中又响起了“嘀嗒！嘀嗒！”的声音；整整一夜，天空里都燃着美丽的蓝光。最后，他们到了芬兰。他们敲了敲芬兰女人家的烟囱，因为她根本没有门。

屋里热得厉害，芬兰女人自己几乎是赤着身子走来走去。她个子很小，身上脏兮兮的。她立刻解开小格尔达的衣服，脱下她厚厚的手套和靴子，不然这热气实在让人受不了。接着，她又在驯鹿头上放了一块冰，然后读起鱼皮上写的字。她一连读了三遍，随后就全记住了，于是把那块鱼皮放进柜子里——反正完全可以拿来吃，她从来不浪费任何东西。

接着，驯鹿先讲了自己的经历，然后又讲了小格尔达的事。芬兰女人

只是眨了眨眼睛，什么也没说。

“你那么聪明，”驯鹿说，“我知道你能把世上所有的风都打成结。水手要是解开一个结，就会吹起顺风；解开第二个，风就会变得很猛；要是第三个、第四个也解开了，那风就会狂暴到把森林都掀翻。你能不能给这个小姑娘一剂药，让她拥有十二个男人的力气，好去战胜雪后？”

“十二个男人的力气？”芬兰女人说，“那能有多大用处！”说着，她走到一个柜子前，取出一大张卷起来的皮子。摊开以后，上面写满了奇怪的符号。芬兰女人飞快地读了起来，快得额头上的汗都一滴滴流了下来。

可是驯鹿一再替小格尔达苦苦哀求，格尔达也含着泪，用恳求的眼神望着芬兰女人。于是她眨了眨眼，把驯鹿拉到角落里，两人低声商量起来，同时又给它头上敷了些新冰。

“没错，小凯现在就在冰雪女王那里，而且那儿的一切都正合他的心意；他还觉得那是世上最好的地方。可那是因为他的眼睛里和心里都扎进了一块玻璃碎片。必须先把它们弄出来，不然他永远不会回到人间，冰雪女王也会一直控制着他。”

“可是，你就不能给小格尔达一点什么，让她拥有战胜这一切的力量吗？”

“我给不了她比现在更多的力量。你难道看不出她已经有多强大了吗？你难道看不出，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会不由自主地帮助她？你难道看不出，她赤着脚也能一路平安走到这里？我们不能把她的力量告诉她；那力量就在她心里，因为她是个善良又纯真的孩子！如果她不能靠自己找到冰雪女王，不能替小凯除掉那块玻璃，那我们也帮不了她。再往前两英里，就是冰雪女王花园的边界了；你把这小姑娘送到那里去。把她放在雪地里那丛结着红果子的大灌木旁边，别停下来跟

她说话，赶紧尽快回来。”说完，芬兰女人把小格尔达抱到驯鹿背上，驯鹿便飞快地跑了出去。

“啊！我的靴子没穿！我的手套也没带！”小格尔达喊道。刺骨的严寒让她这才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带，可驯鹿不敢停下，只能继续往前飞奔，直到来到那丛结着红果子的大灌木前，才把格尔达放下来。它亲了亲她的嘴，大颗明亮的泪珠从它眼里滚落下来，随后便以最快的速度跑了回去。可怜的格尔达就这样站在那里，没有鞋，也没有手套，孤零零地立在可怕而冰冷的芬兰正中央。

她拼命往前跑。忽然，一整队雪花迎面而来，可它们并不是从天上落下的，而是在北极光的映照下，明亮得发着光。那些雪花贴着地面飞奔，越靠近就变得越大。格尔达清楚记得，自己曾透过放大镜看过雪花，那时它们就已经显得又大又奇异；可现在，它们的巨大和可怕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它们全都是活的。它们是冰雪女王的前哨。它们的形状奇诡极了：有的像又大又丑的豪猪；有的像缠成一团、探出脑袋的蛇；还有的像一只只毛发倒竖的小胖熊。它们全都白得耀眼——全都是活生生的雪花。

小小的格尔达念起了主祷文。寒冷刺骨，她能看见自己呼出的气，像烟一样从嘴里冒出来。那团白气越来越浓，渐渐化成一个个小天使；它们一碰到地面，就变得越来越大。每个天使头上都戴着头盔，手里拿着长矛和盾牌。它们的数量不断增加；等格尔达念完主祷文时，四周已经围满了一整支天使军团。它们用长矛刺向那些可怕的雪花，把它们打得粉碎，裂成千百片。小格尔达于是勇敢而安心地继续往前走。天使轻轻拍着她的手和脚，她便觉得没那么冷了，于是加快脚步，朝冰雪女王的宫殿走去。

现在，我们来看看加伊那边怎么样了。他根本没有想到格尔达，更不会想到她此刻正站在宫殿前。

第七个故事：冰雪女王的宫殿里发生了什么，以及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

宫殿的墙是被狂风卷起的飞雪砌成的，门窗则是锋利如刀的寒风。那里有一百多座大厅，数量随着风把雪吹成什么样而变化。最大的一座绵延数英里；所有大厅都被强烈的北极光照得通明，而且个个都那么巨大、空旷、冰冷，又耀眼夺目！那里从来没有欢乐；甚至连一场小小的熊舞会都没有——让风暴来伴奏，北极熊用后腿站立，炫耀它们的舞步。也从没有白色小母狐们的下午茶聚会；雪后的大厅只有辽阔、寒冷和空无一人。北极光闪耀得极有规律，人们甚至能准确看出它什么时候最亮，什么时候最暗。在那座空旷无尽的冰雪大厅中央，有一片冻结的湖；湖面裂成了上千块，但每一块都彼此相似，仿佛出自一位巧匠之手。雪后在家时，就坐在这片湖的中央；她说自己坐在“理解之镜”上，还说这是世上唯一的、也是最好的东西。

小凯冻得浑身发青，几乎都快发黑了；可他自己一点也没察觉，因为雪后已经用亲吻带走了他身体里所有对寒冷的感觉，而他的心也早已成了一块冰。他拖着一些尖尖的扁平冰片，把它们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拼在一起，因为他想用这些东西拼出点什么来；就像我们会用一些小小的扁木片来拼几何图形，那种游戏叫“中国拼图”。凯拼出了各种各样的图案，越复杂越好，因为这是一种考验理解力的冰之拼图。在他眼里，这些图案美得惊人，而且重要得不得了；这都是因为他眼里那块玻璃碎片在作怪。他能拼出完整的图形，甚至能表示出一个写出来的词；可他始终拼不出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个词——那个词就是“永恒”。雪后曾对他说：“如果你能找出那个图形，你就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我还会把整个世界送给你，再送你一双新冰鞋。”但他始终没能找出来。

“我现在要去暖和的地方了。”冰雪女王说，“我要去看看那些黑色的大锅。”她指的是维苏威火山和埃特纳火山。“我得给它们盖上一层白色，这才像样；再说，这对橘子和葡萄也有好处。”说完，她就飞走了。凯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冰宫里，长长的大厅一眼望不到头。他

望着那些冰块，想了又想，想得脑袋都快裂开了。他就那样坐着，浑身麻木，一动不动，简直像是已经冻死了。

就在这时，小小的格尔达穿过高大的宫门，走进了宫殿。那门是由凛冽刺骨的寒风组成的；可格尔达念起晚祷，风便像睡着了一样平息下来。于是，小姑娘走进了那一座巨大、空旷、冰冷的大厅。在那里，她看见了凯。她一眼就认出了他，立刻扑过去抱住他，一边紧紧搂着他，一边喊道：“凯，亲爱的凯！我总算找到你了！”

可他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浑身冰冷，已经麻木了。于是，小格尔达流下了滚烫的眼泪。泪水落在他的胸口，渗进了他的心里，把那里的冰块融化了，也把那片镜子的碎屑消解掉了。他看着她，而她唱起了那首圣歌：

“山谷里的玫瑰开得多么甜美，天使降临那里，迎接孩子们。”

这时，凯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他哭得那么厉害，眼里的那片碎屑也滚了出来。于是他认出了她，喊道：“格尔达，亲爱的格尔达！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又到底去了哪里？”他环顾四周，说：“这里好冷啊！又空又冷！”他紧紧抱住格尔达，格尔达又笑又哭，满心都是喜悦。那情景美极了，连那些冰块都高兴得跳起舞来；等它们跳累了，躺下来时，竟正好拼成了冰雪女王要他找出的那些字母。这样一来，他就成了自己的主人，而且还额外得到了整个世界和一双新冰鞋。

格尔达亲吻他的脸颊，他的脸立刻恢复了红润；她亲吻他的眼睛，它们便像她的一样明亮；她亲吻他的手和脚，他又重新变得健康快乐了。冰雪女王什么时候回来都无所谓，因为写着他获释的字句，已经清清楚楚地刻在那些闪亮的冰块上了。

他们手牵着手，一起走出那座宽敞的大厅。他们聊起从前的老祖母，也聊起屋顶上的玫瑰。无论走到哪里，狂风都停了，阳光也重新洒了出来。等他们来到那丛红莓果树旁时，驯鹿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

它还带来了一只年轻的母鹿，乳房里满是奶水，喂给两个孩子喝，还亲了亲他们的嘴唇。随后，它们驮着凯和格尔达先去了芬兰女人那里，让他们在温暖的房间里暖和过来，也弄清了回家路上该怎么走；接着他们又去了拉普兰女人那里，她给他们做了几件新衣服，还把他们的雪橇修好了。

驯鹿和那只年轻的母鹿一路在他们身边跳跃奔跑，一直把他们送到国境边上。到了这里，地面上已经能看见最初冒出的植物了；凯和格尔达也在这里向拉普兰女人告别。"再见！再见！"大家都这样说道。这时，第一批绿色的嫩芽冒了出来，第一群小鸟也开始啾啾鸣叫。忽然，树林里骑出一位年轻姑娘，骑着一匹神气十足的骏马。格尔达一眼就认出了那匹马——它正是那辆金马车的领头马之一。姑娘头上戴着一顶鲜红的帽子，腰间还别着手枪。她就是小强盗姑娘。她在家待腻了，便决定往北方走一趟；要是觉得没意思，之后再换个方向去别处。她立刻认出了格尔达，格尔达也认出了她。这真是一次令人高兴的重逢。

“你可真行啊，到处乱跑，”她对小凯说道，“我倒真想知道，你到底值不值得让别人为了你，从天涯跑到海角？”

不过，格尔达只是轻轻拍了拍她的脸颊，问起王子和公主的近况。

“他们出国去了。”另一个回答说。

“那乌鸦呢？”小格尔达问。

“哦，乌鸦死了，”她回答说，“他那只驯顺的心上鸟成了寡妇，腿上还系着一小段黑色精纺毛线。她哭得可凄惨了，不过全是嘴上说说罢了，没什么了不起。现在快告诉我，你们后来都经历了什么，你又是怎么把他找回来的？”

于是，格尔达和凯就把他们的经历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Schnipp-schnapp-schnurre-basselurre，”强盗姑娘说道。她拉起两人的手，答应说，要是哪天路过他们住的那座城，她一定会来看他们。说完，她便骑马离开了。凯和格尔达手牵着手走着。那时正是美好的春天，到处鲜花盛开，草木葱茏。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孩子们认出了那高高的塔楼，也认出了那座大城——正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走进去，急忙跑上祖母的房间，那里的一切都还和从前一样。钟摆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指针不停转动；可就在他们进门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已经长大了。屋顶花槽里的玫瑰从敞开的窗外探进来，开得正盛；小孩子坐的小椅子还摆在那里，凯和格尔达坐了上去，手仍紧紧握在一起。他们早已把冰雪女王那种冰冷而空洞的华丽忘得一干二净，仿佛那只是一场梦。祖母坐在明亮的阳光里，大声读着《圣经》：“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

凯和格尔达望着彼此的眼睛，忽然一下子明白了那首古老的圣歌：

“山谷里的玫瑰开得多么甜美，天使降临那里，迎接孩子们。”

两个人就那样坐着，已经长大成人；可他们又仍然是孩子，至少在心里还是孩子。那时正是夏天——夏天，灿烂的夏天！

跳高比赛

有一次，一只跳蚤、一只蚱蜢和一只弹涂蛙想比一比，看谁跳得最高。于是他们把全世界都请来了，连其他任何愿意来的人也都受邀前来观看这场盛会。三位赫赫有名的跳跃高手就这样在房间里碰了头，任谁见了都会这么说。

“谁跳得最高，我就把女儿嫁给谁！”国王宣布道，“没有奖品可争，这种比赛就没那么有趣了。”

第一个上前的是跳蚤。他的举止极其优雅，朝四面八方的来宾都鞠了躬；因为他有高贵的血统，而且向来只和人类来往——这一点可大不一样。

接着出场的是蚱蜢。他的分量重得多，不过举止很有礼貌，还穿着一身绿色制服——那是他与生俱来的。他还说，自己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埃及家族，在如今住着的这户人家里也很受器重。事实是，他刚刚从田野里被捉来，安置进一座三层高的纸板房子里；整座房子都是用宫廷纸牌搭成的，彩色的一面朝里，门窗则是从红心皇后的牌面上剪出来的。“我唱得特别好，”他说，“有十六只本地蚱蜢，从小就会唧唧叫，可一直没住上纸牌房子。它们听见我唱歌后，嫉妒得要命，瘦得比原来还厉害。”

跳蚤和蚱蜢就是这样介绍自己的，而且都觉得自己完全配得上娶一位公主。

跳蛙什么也没说；可大家都认为，正因为如此，他心里想得更多。看门狗凑过去用鼻子闻了闻他之后，也承认这只跳蛙出身不凡。那位老顾问——曾经因为多嘴，三次受勋，算是被封了口——还断言跳蛙是个预言家，因为只要看他的背，就能知道冬天会严寒还是温和；这一点，就连编年历的人背上都看不出来。



“我确实什么都没说，”国王叫道，“不过，我自有我的看法。”

这时，比赛开始了。跳蚤一下子跳得太高，谁也没看见他跳到哪儿去了；于是大家都说他根本没跳，这可太丢脸了。

蚱蜢只跳了前者一半那么高；可他偏偏跳到了国王脸上，国王说这太没礼貌了。

跳蛙站在那里，久久不动，像是在沉思；到最后，大家都以为他根本不会跳了。

“我只希望他不是身体不舒服。”看门狗说。就在这时，啪的一下！他猛地朝旁边一跳，正好落进公主怀里。公主当时正坐在旁边一张小金凳上。

于是国王说道：“没有什么比我的女儿更高贵；所以，能跳到她身边，就是所能做到的最高一跳。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头脑，而跳蛙已经证明了自己有头脑。他既勇敢，又聪明。”

就这样，他赢得了公主。

“对我来说都一样。”跳蚤说，“那只老跳蛙她拿去好了，我才不在乎。跳得最高的是我；可在这个世上，才能很少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如今人们看的，就是好看的外表。”

后来跳蚤去了国外服役，听说最后死在那儿了。

蚱蜢独自坐在外面的绿色土坡上，想着世间的种种，也说道：“是啊，外表就是一切——人们在乎的就是漂亮的外表。”说完，他便唱起了那支带着忧伤意味的独特小曲。我们这个故事就是从那首曲子里听来的；当然，它也很可能全是假的，尽管它现在就这样白纸黑字地印在这里。

接骨木丛

从前有个小男孩着了凉。他出去了一趟，把脚弄湿了；可谁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那天明明天气很干，地上也不湿。于是妈妈给他脱了衣服，让他上床，又叫人把茶壶端来，准备给他泡一杯热热的接骨木花茶。就在这时，楼顶上独自住着的那个快活老头走了进来；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可他特别喜欢小孩，还会讲许许多多童话，听起来真是叫人开心。

“先把茶喝了吧，”男孩的妈妈说，“喝完了，也许你就能听到一个童话。”

“要是我有个新故事可讲就好了。”老人说，“不过，这孩子的脚到底是怎么湿的？”

“这正是谁也弄不明白的事呢。”妈妈说。

“我能听童话了吗？”小男孩问。

“能，不过你得先准确告诉我——这个我得先知道——你上学时要经过的对面那条小街，水沟到底有多深。”

“刚好到我靴子的中间。”孩子说，“不过那是因为我得踩进那个深坑里。”

“啊，啊！脚就是在那里弄湿的。”老人说，“照理我现在该给你讲个故事了，可我已经没有别的故事可讲啦。”

“你马上现编一个不就行了。”小男孩说，“我妈妈说，你看到的任何东西都能变成童话：什么东西里你都能找出一个故事来。”

“话是这么说，可那样的童话和故事都不顶用。真正像样的故事会自己来；它们会敲敲我的额头，对我说：‘我们来啦。’”



“是不是很快就会有水龙头了？”小男孩问。母亲笑了笑，把一些接骨木花放进茶壶里，再倒上滚烫的开水。

“快给我讲点什么吧！求你了！”

“可以啊，只要童话自己愿意来；不过它们都很骄傲，只会在自己想来的时候才来。等等！”他忽然说道，“我想到了！仔细看！茶壶里就有一个！”

小男孩朝茶壶看去。壶盖一点点升了起来；接骨木花鲜嫩洁白地冒了出来，又抽出长长的枝条。它们甚至从壶嘴里向四面舒展开来，越长越大；转眼间就成了一丛华美的接骨木，简直像整整一棵树，一直伸到床边，把床帘都顶开了。花开得多么繁盛啊！香气又是多么浓郁！灌木中央坐着一位神情和蔼的老妇人，穿着一身非常奇特的衣服。那衣服通体翠绿，像接骨木的叶子一样，上面还缀着大朵洁白的接骨木花；乍一看，几乎分不清那究竟是布料，还是天然的绿叶和真正的花。

“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小男孩问。

“希腊人和罗马人，”老人说，“把她叫作树精，不过这个名字我们听不太懂。住在新棚屋那边的人[*]给她起了个更贴切的名字，叫她‘老奶奶’——你要留心看的就是她。现在听着，再看看这棵漂亮的接骨木。”

“在新棚屋附近，也有这样一棵高大盛开的接骨木。它长在一个破旧小院子的角落里；每到下午，阳光最灿烂的时候，总有两位老人坐在树下：一个年迈得不能再年迈的老水手，和他同样年迈的妻子。他们已经有了曾孙，不久就要庆祝结婚五十周年；可他们一时怎么也想不起准确的日子。老奶奶坐在树上，看起来和现在一样高兴。‘我知道是哪一天，’她说；可下面的人听不见，因为他们正聊着从前的事。”

“‘是啊，你还记得吗？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老水手说，‘就在这里跑来跑去地玩。就是现在这个院子，我们把小枝条插进土里，弄出了一个花园。’

“‘我记得很清楚，’老妇人说，‘我当然记得。那时我们给那些插枝浇水，其中有一枝是接骨木。它生了根，抽出绿芽，后来就长成了如今这棵大树，我们这些老人正坐在它下面。’

“‘可不是嘛，’他说，‘角落里还放着一只水桶，我以前常在里面放小船玩。’

“‘没错，不过一开始我们先去上学，学点东西，’她说，‘后来又一起领了坚信礼。那天我们俩都哭了；可到了下午，我们登上圆塔，从上面俯瞰哥本哈根，还望见远远的水面尽头；接着我们又去了腓特烈斯贝，国王和王后正坐着华丽的驳船在水上游玩。’

“‘可后来我经历的是另一种航行；而且一航就是好多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跑了许多大航程。’

“‘是啊，我常常为你掉眼泪，’她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沉在深海里。多少个夜里，我都会起身看看风向是不是变了；风的确变了，可你始终没有回来。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有一天，大雨倾盆而下，我在一家人家里做工，清道夫正在门前忙着，我提着垃圾上来，站在门口——天气糟透了——就在那时，邮差来了，递给我一封信。是你写来的！那封信可真是兜了好大一圈才到我手里！我立刻拆开来看：我一会儿笑，一会儿哭，高兴极了。信里说你到了温暖的地方，那里长着咖啡树。那一定是个多么美好的地方啊！你写了那么多，我一边读，一边仿佛全都看见了；而外面仍是大雨如注，我就那样站着，手里还提着垃圾箱。就在这时，有个人忽然抱住了我。’

“‘是啊，可你当场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得他耳朵都发麻了！’

“‘可我哪知道那是你。你几乎和信同时到了，而且你那么英俊——现在也还是一样——脖子上围着一条长长的黄色丝巾，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帽子，哎呀，你那时可真神气！天哪！那天的天气真糟，街上也脏得一塌糊涂！’

“‘后来我们就结婚了，’他说，‘你还记得吧？接着我们有了第一个小男孩，然后是玛丽、尼古拉斯、彼得，还有克里斯蒂安。’

“‘记得，后来他们都长大了，成了正派人，人人都喜欢他们。’

“‘他们的孩子也都有了孩子，’老水手说，‘对啊，那些就是我们的孙子孙女，个个都精力充沛、朝气十足。我想，我们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节办的婚礼。’”

“‘对，就是今天，正好是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老奶奶把头探到两位老人中间说道；他们还以为是邻居在朝自己点头。两人相互望着，握住了彼此的手。没过多久，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孙女们也来了；他们早就记得今天是金婚纪念日，所以一大早就赶来向他们道贺。可两位老人自己倒忘了这件事，尽管许多许多年前发生的事，他们却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夕阳快要落下了，阳光照在接骨木丛上，散发出浓郁的香气，也正照在两位老人的脸上。他们看起来双颊红润；最小的那个孙辈围着他们跳来跳去，兴奋地喊着，说今晚会有特别棒的节目——大家都能吃到热腾腾的土豆。接骨木丛里的老奶奶也点着头，和大家一起高喊：‘万岁！’”

“可这根本不是童话呀。”一直在听故事的小男孩说。

“问题是，你得懂得怎么去理解它。”讲故事的人说，“我们来问问老奶奶吧。”

“这的确不是童话，”老奶奶说，“不过，童话这就要开始了。最奇妙的童话，都是从真实的事情里长出来的；要不是这样，你也知道，我这棵漂亮的接骨木怎么可能从茶壶里长出来呢。”说着，她把小男

孩从床上抱起来，让他躺在自己怀里。开满花的接骨木枝条在她周围合拢起来。他们坐在一座悬在空中的小屋里，小屋带着他们在空中飞行。啊，那真是美极了！老奶奶忽然一下子变成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不过，她身上穿的还是原先那件绿色底子、开着白花的衣裳。她胸前别着一朵真正的接骨木花，金黄色的波浪长发上戴着一圈花环；她的眼睛又大又蓝，叫人看着就喜欢。她亲了亲小男孩，这时他们变得一样大，心意也完全相通了。”

他们手牵着手走出凉亭，站在自家那座美丽的花园里。绿草坪旁边，爸爸的手杖拴在那里；可在两个孩子眼里，它像是活了过来。因为他们刚一跨上去，那圆圆发亮的杖头就变成了一颗神气十足、会嘶鸣的马头，长长的黑鬃在风里飞扬，还一下子长出了四条纤细却有力的腿。这匹马又健壮又漂亮，于是他们便绕着草坪飞奔起来。

“好哇！现在我们已经骑出去好几里路啦！”男孩说，“我们正骑去去年去过的那座城堡呢！”

他们就这样继续绕着草地奔驰。那个坐在后面的小姑娘——我们知道，她其实不是别人，正是老保姆——不停地喊着：“现在我们到乡下啦！你没看见那边的农舍吗？旁边还站着一棵接骨木呢。还有那只公鸡，正替母鸡们刨土，瞧它走起路来多神气！现在我们又快到教堂了。它高高地立在山坡上，夹在几棵大橡树中间，其中一棵已经朽掉了一半。现在我们又到了铁匠铺，炉火烧得正旺，那些半裸着身子的男人正挥着锤子叮叮当当地敲打，火星四处飞溅。走呀！走呀！去那座美丽的乡间宅邸！”

那个坐在手杖后面的小姑娘说出的每一样景象，都像真的一样从他们眼前掠过。男孩全都看见了，可他们其实始终只是在草地边打转。后来，他们又到旁边一条小径上玩，在地上划出一座小花园；他们从头发上摘下接骨木花，把它们种进土里，它们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长得和老人们小时候种下的一模一样。他们手牵着手，就像那两位老人

小时候那样；但他们去的不是圆塔，也不是腓特烈堡花园。不，小姑娘搂住男孩的脖子，于是他们飞越了整个丹麦。春天来了，接着是夏天；然后是秋天，然后是冬天；无数画面映进男孩的眼里，也留在他的心里。小姑娘总是唱给他听：“这些你永远都不会忘记。”在他们一路飞翔的时候，接骨木树始终散发着甜美浓郁的香气；他也闻到了玫瑰和新鲜山毛榉的气息，可接骨木树的芬芳更奇妙，因为它的花就别在小姑娘胸前；而在飞行途中，他也常常把头靠在那里。

“这里的春天真美！”年轻的姑娘说。她们站在一片山毛榉林里，树木才刚刚泛出第一层新绿，脚边的香草散发着芬芳，淡红色的银莲花点缀在绿意之间，格外好看。“啊，要是这芬芳的丹麦山毛榉森林里永远都是春天就好了！”

“这里的夏天真美！”她说。她飞过那些骑士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老城堡，红色的墙壁和带垛口的山墙倒映在运河里，天鹅在水面游弋，朝幽深清凉的林荫道间张望。田野里，麦浪起伏，像大海一样；沟渠边开着红的黄的花；树篱间攀爬着野花和盛开的旋花。到了傍晚，月亮又圆又大地升起，草地上的干草垛散发出甜美的香气。“这一切，谁也忘不了！”

“这里的秋天真美！”小姑娘说。忽然间，天空又变得像先前那样湛蓝；森林染上了红、绿、黄各种颜色。狗儿蹦跳着跑来，一群群野鸟从石冢上空飞过，古老的石头四周垂挂着黑莓藤。大海是深蓝色的，海面上满是挂着白帆的船只；谷仓里，老妇人、少女和孩子们围坐着，把啤酒花摘进一只大木桶里；年轻人唱着歌，年长的人则讲起山中精灵和预言者的故事。没有什么比这更迷人了。

“这里的冬天也叫人喜欢！”小姑娘说。所有树木都覆着白霜，看上去像白色的珊瑚；脚下的雪咯吱作响，仿佛穿上了一双新靴子；天空中一颗接一颗流星划过。屋里点亮了圣诞树，摆着礼物，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乡间农舍里传出小提琴声；刚烤好的点心一出炉就被大

家抢着吃；就连最贫穷的孩子也会说：“这里的冬天真是太美好了！”

是啊，那真是美极了。小姑娘把一切都指给男孩看；接骨木依旧芬芳，红底白十字的旗子也还在风中飘扬——那正是新棚屋里那位老水手曾经航行时悬挂的旗帜。后来，男孩长成了少年，即将走向广阔的世界，去很远很远的温暖地方，去那咖啡树生长的国度。临别时，小姑娘从胸前取下一朵接骨木花，送给他留作纪念；他把花夹进了自己的《祈祷书》里。每当他在异乡翻开那本书，总会翻到那朵纪念之花所在的那一页；而且他越看，那花就越显得新鲜。他仿佛闻到了丹麦树林的气息；透过花瓣间的缝隙，他还能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蓝眼睛明亮的小姑娘正探出头来——随后，她轻声说道：“这里在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都很美。”于是，无数幻景从他脑海中掠过。

许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如今他已经是个老人，和年迈的妻子一起坐在开满花的树下。他们手牵着手，就像那边新棚屋里的老祖父和老祖母一样；他们也像他们当年那样，谈论往日时光，谈论他们结婚五十周年的纪念日。那个蓝眼睛、发间簪着接骨木花的小姑娘坐在树上，朝他们点点头，说：“今天就是五十周年纪念日！”接着，她从头发上取下两朵花，轻轻吻了吻。起初，那花闪着银色的光，随后又变成了金色；当她把花放到两位老人头上时，每一朵都化作了一顶金冠。于是，他们就那样坐在芬芳的树下，像国王和王后一般；而那棵树看起来完全就是一株接骨木。老人把“老奶奶”的故事讲给妻子听，就像他小时候别人讲给他听的那样。他们俩都觉得，这故事里有许多地方和自己的一生十分相像；而那些相像的部分，也最让他们喜欢。

“事情就是这样，”树上的小姑娘说，“有人叫我‘老奶奶’，也有人叫我‘树精’，可其实，我真正的名字叫‘回忆’。就是我坐在这棵不断生长、不断长大的树上！我记得一切；我也能把一切讲出来！让我看看，你们还留着我的花吗？”

老人打开了他的祈祷书。那朵接骨木花还夹在里面，鲜得像是不久前才放进去的；“回忆”朝他们点了点头，两位头戴金冠的老人坐在晚霞里，脸上映着夕阳的光。他们闭上了眼睛，然后——然后——！对，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小男孩躺在床上；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做了个梦，还是在听别人给他讲这个故事。茶壶还摆在桌上，可并没有一棵接骨木从里面长出来！刚才一直在说话的那位老人正要从门口出去，而他也确实走了。

“真是太精彩了！”小男孩说，“妈妈，我去过温暖的国度了。”

“我想也是。”妈妈说，“喝了满满两杯接骨木花茶，十有八九就会跑到暖和的地方去。”她又把他仔细掖好，免得着凉。“我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可睡得真香；我还一直在和他争论，那到底算是故事，还是童话呢。”

“那老奶奶去哪儿了？”小男孩问。

“在茶壶里呢。”妈妈说，“就让她待在那儿吧。”

钟声

人们说：“晚钟响了，太阳要落山了。”因为在一座大城市狭窄的街道上，传来一种奇异而美妙的声音。那声音像教堂的钟声；可它只会短暂地响一下，因为车轮滚动声和人群的喧闹实在太大了。

那些走到城外的人，那里房屋隔得更开，中间夹着花园或小小的田地，他们能更清楚地看见傍晚的天空，也能更分明地听见那钟声。那声音仿佛是从寂静森林里的一座教堂传来的；人们朝那边望去，心里也不由得变得庄严肃穆起来。

过了很久，人们彼此议论起来：“树林里会不会真有一座教堂？那钟声实在美妙极了；我们不如走过去，近一点看个究竟。”于是，富人坐车前往，穷人步行而去，可那条路在他们看来却长得出奇。等他们走到森林边上一丛柳树旁，便坐下来，抬头望着长长的枝条，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到了绿色密林的深处。城里的糖果商也来了，在那里支起了摊子；没过多久，又来了另一个糖果商，在摊位上挂了一只钟当招牌或装饰，不过那钟没有钟舌，外面还涂了焦油，好防雨。等大家回到家，都说这次出游真是很有情调，和野餐或茶会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三个人声称自己一直走到了森林尽头，而且一路都听见那神奇的钟声，只是在他们听来，那声音始终像是从城里传来的。其中一个人还专门写了一整首诗，说那钟声像慈母对乖巧可爱的孩子说话，没有任何旋律比钟声更甜美。这个国家的国王也注意到了这件事，并发誓说，谁要是能找出那声音究竟从哪里来，就封他为“天下第一敲钟人”，哪怕那其实根本不是一口钟。

这以后，许多人都进了树林，想把这个头衔拿到手，但只有一个人回来时带回了一点像样的解释；因为谁都没有走得够远，而那个人也并不比别人走得更远。不过他说，那声音是从一只住在空心树里的大猫头鹰那里传出来的；那是一只像学者一样的猫头鹰，总是不停地把脑



袋往树枝上撞。可那声音究竟是它的脑袋发出来的，还是那棵空心树发出来的，谁也说不准。于是，他就得到了“天下第一敲钟人”的头衔，并且每年都写一篇题为《论猫头鹰》的短文；可大家听完以后，还是和原来一样，什么也没弄明白。

那天是坚信礼的日子。牧师的话说得格外动人，参加坚信礼的孩子们都深受触动；对他们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一天——他们仿佛一下子就从孩子变成了大人，像是原本稚嫩的灵魂忽然飞进了一个更懂事的自己。阳光灿烂地照着，做完坚信礼的孩子们走出城去；这时，从树林那边传来了那口神秘钟声，清晰得惊人。大家立刻都想去那边看看，只有三个人没去。一个得回家试舞会礼服；她这次来参加坚信礼，本来也正是因为那件礼服和那场舞会，不然她根本不会来。另一个是个穷男孩，他为了参加坚信礼，向旅店老板的儿子借了外套和靴子，现在得按时还回去。第三个说，如果父母不在，他从不去陌生的地方；他说自己一直都是个好孩子，既然已经行了坚信礼，现在也还是要这样，而且别人不该因此笑话他——不过，其他人到底还是取笑了他。

于是，没去的就有三个人，其余的人都急忙往前赶。阳光明亮，鸟儿在唱，孩子们也唱着歌，彼此手拉着手；因为这时他们谁都还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身份，在上帝眼里，大家都是平等的。

可没过多久，最小的两个孩子先走累了，便一起回了城；又有两个小女孩坐下来编花环，也就没有继续往前。等其余的人走到卖糖果的人待着的那棵柳树旁时，他们说：“这下到了吧！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钟声，不过是人们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罢了！”

就在这时，钟声从树林深处响了起来，低沉、清晰，又庄严，于是有五六个人决定再往里走一段。林子实在太密了，枝叶又浓，走起来相当费劲。木莺和银莲花长得几乎齐膝高，盛开的旋花和黑莓藤像长长的花环一样从一棵树垂到另一棵树上，夜莺在那里歌唱，阳光在枝叶

间跳动；景色美极了，但并不是女孩子适合去的地方，她们的衣服会被刮得破破烂烂。地上散落着大块岩石，上面覆着各种颜色的苔藓；清新的泉水汩汩涌出，发出一种奇异的咕噜声。

“那肯定不是钟声。”一个孩子躺下来侧耳细听，说道，“这事得弄清楚。”于是他留了下来，让其他人继续往前走。

后来，他们来到一间小屋前。小屋是用树枝和树皮搭成的，一棵高大的野苹果树弯在屋顶上方，仿佛要把自己所有的恩赐都洒向那片开着玫瑰的屋顶。玫瑰长长的枝条缠绕着山墙，那里挂着一只小小的铃。

人们听见的，难道就是它吗？是的，大家都一致这么认为，只有一个人不赞同。他说，这铃太小，也太清脆了，不可能隔着那么远还能听见；而且它的音调，和那种足以如此打动人心的声音也完全不同。说这话的是一位王子。其他人便说：“这种人总觉得自己比谁都聪明。”

于是，大家让他一个人继续往前走。他一路前行，森林的寂静越来越深地涌进他的胸口；可那只让其他人心满意足的小铃声，他依然听得见。风吹来的时候，他偶尔还能听见糖果商帐篷那边，坐着喝茶的人们在唱歌。但那深沉的钟声却越来越响，几乎像有一架风琴在为它伴奏；而且那声音是从左边传来的——也就是心脏所在的一侧。忽然，灌木丛里一阵窸窣作响，一个小男孩站到了王子面前。那孩子穿着木鞋，外套短得很，长长的手腕都露了出来。两人彼此都认得：这孩子正是先前那些孩子中的一个，因为得回家把外套和靴子还给店主的儿子，所以没能一起来。现在他已经把东西还回去了，穿着木鞋和自己寒酸的衣服，又赶了上来，因为那钟声低沉而有力，带着一种奇异的召唤，让他非继续往前不可。

“那我们就一起走吧。”王子说。可那个刚行过坚信礼的穷孩子很不好意思；他低头看看自己的木鞋，又扯了扯那件短外套的袖子，说自己恐怕走不了那么快。而且，他觉得钟应该到右边去找，因为那边才

是什么美好的东西都有的地方。

“不过我们不会在那里相见了。”王子说着，同时朝那个可怜的男孩点了点头。男孩走进了森林里最黑、最密的地方，荆棘扯破了他寒酸的衣服，把他的脸、手和脚都划得流了血。王子也被划伤了几处；但阳光照在他前行的路上，而我们要跟着他走，因为他是个出色而坚定的年轻人。

“我一定要找到那口钟，”他说，“哪怕非得走到天涯海角不可。”

那些丑陋的猿猴坐在树上，咧着嘴怪笑。“要不要揍他一顿？”它们说，“要不要揍他一顿？他可是国王的儿子呢！”

可他还是继续往前走，一点也没有气馁，越走越深，进入森林深处。那里开着最奇妙的花：洁白的百合，长着血红色的花蕊；天蓝色的郁金香，在风中摇曳发亮；还有苹果树，树上的苹果看起来简直像一个个巨大的肥皂泡——你想想，阳光下这些树该闪耀成什么样子！最美的绿色草地环绕四周，鹿群在草间嬉戏，旁边长着高大的橡树和山毛榉；有些树皮裂开了，裂缝里便长出青草和细长蔓生的植物。那里还有大片平静的湖水，白天鹅在湖中游着，不时拍动翅膀。王子常常停下脚步侧耳倾听。他觉得钟声像是从这些寂静湖泊的深处传来的；可很快他又发现，那声音并不是从那里发出，而是来自更远处，来自森林更深的地方。

这时太阳落山了，空气像着了火一样通红。树林里一片寂静，静得出奇；他跪了下来，唱起晚祷的圣歌，然后说道：“我找不到我要找的东西；太阳正在落下，夜晚就要来了——那黑沉沉的夜晚。不过，也许我还能在它完全消失前，再看一眼那轮圆圆的红太阳。我要爬上那边那块岩石。”

他抓住藤蔓和树根往上攀，踩着潮湿的石头一路爬去；石缝间水蛇扭动，癞蛤蟆呱呱叫着。还没等太阳完全落山，他就已经登上了山顶。

从这样的高处望出去，景色是何等壮丽！大海——那辽阔而辉煌的大海——在他眼前铺展开来，长长的海浪不断拍打着海岸。远处海天相接的地方，太阳像一座巨大而发亮的祭坛，融化在最炽烈的色彩里。树林和大海一同唱着欢欣的歌，他的心也跟着一起歌唱：整个大自然仿佛是一座宏伟而神圣的教堂，树木和轻盈飘浮的云是柱子，花朵和青草是天鹅绒般的地毯，而天空本身就是巨大的穹顶。太阳隐没后，天边的红霞渐渐褪去，但千万颗星星亮了起来，像千万盏灯一齐点燃；王子向着天空、树林和大海张开双臂。也就在这时，右边小路上出现了一个穿着木鞋和短上衣的穷孩子——正是和他一同受坚信礼的那个男孩。他走的是自己的路，却和王子几乎同时到达这里。两人朝彼此跑去，手拉着手站在这座属于自然与诗意的宏大教堂里；他们头顶上，听不见形体的神圣钟声回荡着，蒙福的灵魂在他们周围飘浮，高声唱起欢庆的哈利路亚！

老房子

街那头有一座老房子，一座非常老的房子——差不多有三百年历史了。这一点从那根刻着年份的大横梁上就能看出来：上面除了雕着郁金香和缠绕的啤酒花，还像从前那样拼出了整段整段的诗句；每一扇窗户上方的横梁里，还都刻着一张变了形的脸。楼层一层层向外挑出，伸得很远；屋檐正下方装着一根铅制排水槽，槽口做成龙头的样子。雨水本该从龙嘴里流出来，可实际上却从龙肚子里流出来，因为排水槽那里破了个洞。

街上其他房子都那么新、那么整齐，窗玻璃又大，墙面也光滑平整，谁都看得出来，它们根本不愿和那栋老房子扯上关系。它们心里准是在想："这破旧东西还要在街上杵着，让人看多久？再说，它那些凸出来的窗子伸得那么远，害得我们从自家窗户都看不到那边的动静！门前台阶宽得像宫殿，高得像教堂塔楼。那铁栏杆看起来简直像老家族墓穴的门，上头还装着黄铜尖头——真是蠢透了！"

街对面也都是些崭新整洁的房子，想法和这边一模一样。可就在老房子对面的窗前，坐着一个小男孩，脸蛋红扑扑的，眼睛明亮有神。他偏偏最喜欢那栋老房子，不管是太阳底下，还是月光里都一样喜欢。每当他望着那面灰泥剥落的墙，就能坐在那里看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图案来；仿佛能看见这条街从前的模样，有台阶，有凸窗，还有尖尖的山墙；他还能看见拿着长戟的士兵，看见排水口像龙和蛇一样伸出来。那真是一栋值得细看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老人，穿着天鹅绒半截裤，外套上钉着大大的黄铜纽扣，还戴着一顶一看就知道是真家伙的假发。每天早上，都会有个老仆人来替他收拾房间，顺便跑腿办事；除此之外，穿天鹅绒半截裤的老人就独自住在这栋老房子里。老人偶尔会走到窗前往外看，小男孩就朝他点点头，老人也点头回应。就这样，他们先是认识了，后来成了朋友，虽然彼此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可这也没什么关系。小男孩听父母说过："对面那个老人很有钱



，可他实在是太太太孤单了！”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小男孩拿了样东西，用一张纸包好，下楼站到门口。等那个替老人跑腿的人经过时，他对他说——

“喂，先生！你能把这个交给住在我对面的那位老爷爷吗？我有两个锡兵——这是其中一个，送给他吧，因为我知道他实在是太太太孤单了。”

老跑腿的看起来十分高兴，点了点头，就把那个锡兵带去了那座老房子。后来又捎来一条口信，说是想问问，小男孩自己愿不愿意过去做客；于是他得到了父母的允许，便去了那座老房子。

铁栏杆上的黄铜圆球比平时亮得多，简直像是为了迎接这次来访特意擦过一样；门上那些雕出来的号手——他们站在郁金香里——也仿佛鼓足了劲在吹，因为他们的腮帮子看起来比从前更鼓了。是啊，他们吹着：“嘀嗒啦啦！小男孩来了！嘀嗒啦啦！”接着，门就打开了。

整条过道都挂满了画像：有披着铠甲的骑士，也有穿着丝绸长裙的贵妇；铠甲叮当作响，丝裙沙沙轻拂。接着是一段楼梯，往上延伸了很长一截，也往下通了一小段；再往前，就到了一个阳台。那阳台确实已经破败不堪，到处是大洞和长长的裂缝，可里面偏偏长出了草和叶子。其实外面的整座阳台、院子和墙壁，全都爬满了绿意，远远看去简直像个花园——只不过是个阳台上的花园。那里摆着一些老花盆，花盆上有人脸，还有驴耳朵，盆里的花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其中一个花盆四周都被石竹占满了——也就是说，满眼都是绿叶；一枝挨着一枝，清清楚楚地说着：“空气一直在呵护我，太阳亲过我，还答应我星期天会开出一朵小花！星期天会开出一朵小花！”

接着，他们走进了一间屋子，墙上蒙着猪皮，上面印着金色的花纹。

墙壁说道。

屋里摆着几把安乐椅，椅背高高的，雕工精细，两边还有扶手。“坐吧！坐吧！”它们说道，“哎哟！我吱呀作响了；这样下去，我准会像那只老衣柜一样得痛风，哎哟！”

随后，小男孩走进了那间有凸窗的房间，老人正坐在那里。

“谢谢你送我的锡兵，小朋友！”老人说，“也谢谢你愿意来看我。”

“谢谢！谢谢！”又或者“别扭！别扭！”的声音从所有家具那边传了出来；屋里东西实在太多了，每一件都挡着另一件，只为了看看那个小男孩。

墙中央挂着一幅画像，画的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她那么年轻，那么快乐，可穿着却完全是旧时代的样子：衣服硬挺挺的，头发上还扑着粉。她既没有说“谢谢，谢谢！”，也没有说“别扭，别扭！”，只是用温和的眼睛望着小男孩。小男孩立刻问老人：“您是从哪里得到她的？”

“那边，当铺经纪人那里。”老人说，“那儿挂着很多很多画。没人认识它们，也没人关心它们，因为它们全都像被埋没了一样。可我在很久以前认识她，而如今她已经去世整整五十年了！”

画像下面挂着一个镶着玻璃框的花束，里面的花早已枯萎；它们差不多也有五十年了，看上去真是老极了。

大钟的钟摆来回摆动，指针不停转着，屋里的一切也都变得更加陈旧；可他们谁也没有察觉。

“家里人都说，”小男孩说道，“您非常非常孤单！”

“哦！”他说，“那些旧日的念头，还有它们会带来的一切，常常会来探望我；现在你也来了！我过得很好！”

接着，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带插图的书；里面画着长长的队伍和游行场面，还有各种如今再也见不到的奇怪人物：士兵像梅花J那样的模样，市民挥舞着旗帜；裁缝们也有自己的队伍，前面是两头狮子托着一把大剪刀——鞋匠们也有他们的，不过没有靴子，倒有一只双头鹰，因为鞋匠凡事都得成双，才好说那是一双！是啊，那真是一本图画书！

这时，老人走进另一间屋子去拿蜜饯、苹果和坚果——是的，在那座老房子里，一切都那么令人愉快。

“我再也受不了了！”坐在五斗柜上的锡兵说，“这里又冷清又凄凉！一个人要是曾经生活在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圈子里，就没法习惯这种日子！我真的受不了了！白天已经够漫长了，到了晚上就更难熬！这里跟你家对面那边完全不一样——在那里，你的爸爸妈妈说话那么亲切，你和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又总是闹出那么让人开心的动静。可这位老人呢，多么孤单啊——你觉得有人亲他吗？你觉得有人用温柔的眼神看他吗？或者会有一棵圣诞树吗？什么都不会有，等着他的只有坟墓！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你别这么难过，”小男孩说，“我倒觉得这里特别好。而且那些旧日的回忆，还有它们会带来的一切，都会到这里来探访。”

“是啊，说得倒轻巧，可我什么也看不见，也根本不认识它们！”锡兵说，“我受不了！”

“可你必须忍着！”小男孩说。

这时，老人走了进来，脸上满是高兴和满足的神情，还带来了最可口的蜜饯、苹果和坚果，于是小男孩也就不再想着那个锡兵了。

小男孩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回了家。几个星期、几天就这样过去了；他向那座老房子点头致意，老房子也向他点头回应，后来，小男孩又到那边去了。

那些雕刻的号手吹了起来：“特拉特拉塔！小男孩来了！特拉特拉塔！”骑士画像上的刀剑和盔甲叮当作响，丝绸长袍窸窣摇动；猪皮也开口说话，老椅子的腿上犯着痛风，背上害着风湿：唉！一切都跟第一次一模一样，因为在那边，哪一天、哪一个钟点都没有分别。

“我受不了了！”锡兵说，“我都流下锡做的眼泪了！这太凄惨了！还不如让我上战场，缺胳膊断腿也好！至少总算有点变化。我再也忍不下去了！现在我总算明白，所谓旧日的回忆来探访，还会带来些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我的那些回忆已经来过了，你尽可以相信，结果一点也不愉快；到最后，我几乎都要从五斗柜上跳下去了。”

“我把你们在家里的样子看得清清楚楚，就像你们真的在这里一样。又是那个星期天早晨了；你们这些孩子都站在桌前，像每天早上一样唱着《诗篇》。你们双手合十，虔诚地站着；父亲和母亲也同样敬虔。接着门开了，还不到两岁的妹妹玛丽被抱了进来——她本来不该在那儿——她一听见音乐或歌声，不管是什么，都会跳起舞来。于是她开始跳舞，可因为那些音拖得太长，她怎么也踩不准节拍；一会儿单脚站着，把头往前低，一会儿又换另一只脚，再把头往前低——可还是不行。你们大家都一本正经地站着，虽然这实在很难做到；可我却在心里偷偷发笑，结果从桌上摔了下来，撞出了一个包，到现在还留着——因为我那样笑，实在不应该。可如今这一切又都在我脑海里重现了，还有我这一生所见过的一切；这些都是旧日的念头，以及它们会一并带来的种种。”

“告诉我，你们现在星期天还唱歌吗？跟我说说小玛丽吧！还有我的同伴，那个锡兵，他过得怎么样？是啊，他一定过得很不错，这一点我敢肯定！我再也受不了了！”

“你是被送给别人的礼物！”小男孩说，“你得留在这里。你连这个都不明白吗？”

这时老人拿来一个抽屉柜，里面有许多东西可看，有“锡盒”也有“

香膏盒”，还有旧纸牌，牌面又大又镀金，如今再也见不到那样的了。他又打开了几个抽屉，还打开了钢琴；琴盖里面画着风景画，老人弹起来时，琴声沙哑得很！随后他又轻轻哼起了一支歌。

“是啊，她会唱这首歌！”他说着，朝那幅从旧货商那里买来的画像点了点头，老人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我要去打仗！我要去打仗！”锡兵用尽全力大喊着，纵身从抽屉柜上跳了下去，直摔到地板上。后来他怎么样了呢？老人找过，小男孩也找过；可他不见了，而且一直都没有再出现。

“我会找到他的！”老人说。可他终究没有找到。地板缝太大了——锡兵掉进了一道裂缝里，躺在那里，就像躺在一座敞开的坟墓中。

那一天过去了，小男孩回了家；接着一周过去了，又过去了好几个星期。窗户都冻得严严实实，小男孩只好坐在那里，对着玻璃哈气，弄出一个小小的窥视孔，好望向那座老房子。只见雪被风吹进了所有雕花和题字的缝隙里，连台阶都被埋住了，仿佛屋里根本没人——其实也的确没人了——老人已经去世了！

到了傍晚，人们看见门前停着一辆灵车，老人躺在棺材里被抬了上去：他这回要出城，到乡下的墓地里长眠了。车子载着他离开，却没有一个人跟在后面；他的朋友们都已经去世了。小男孩望着渐渐远去的棺材，朝它飞了一个吻。

几天后，老房子里举行了拍卖。小男孩从自家窗前看见，那些老骑士和老夫人的画像、长着长耳朵的花盆、旧椅子，还有老衣柜，都一件件被搬了出去。这个被搬到这里，那个被搬到那里；那幅曾在旧货商店里被发现的她的画像，又回到了旧货商那里。它就那样挂在那里，因为再也没有人认得她了——也没有人在乎这幅旧画像。

到了春天，那座房子被拆掉了，因为人们都说，它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从街上就能一直望进那间挂着猪皮壁饰的房间，只见那些壁饰已经

裂开、破烂不堪；阳台四周的绿草和叶子也肆意蔓生，缠在那些摇摇欲坠的梁木上。后来，一切就被清理整齐了。

“这下总算清爽了。”邻近的房子们说。

那里后来盖起了一座漂亮的房子，窗户很大，墙壁洁白光滑；不过在房子前面，也就是老房子当年真正所在的地方，辟出了一小片花园，一株野葡萄藤顺着隔壁房子的墙攀了上去。花园前面围着一道高大的铁栅栏，还有一扇铁门，看上去十分气派。路过的人常会停下脚步，朝里面张望；成群的麻雀倒挂在葡萄藤上，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可它们说的并不是那座老房子，因为它们早已不记得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多到当年的小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个真正的大人，一个聪明能干、让父母十分欣慰的人。而且他刚刚结婚，正和他年轻的妻子一起搬来住进这座带花园的房子里。此刻，他站在妻子身旁，看着她栽下一朵她觉得特别好看的野花。她用小小的手把花种下，又用手指把周围的泥土轻轻按实。啊！那是什么？她扎到手了。松软的泥土里，直直地露出一个尖尖的东西。

那是什么——对，猜猜看！正是那个锡兵，就是当年在老人家里丢失的那个；它曾在木料和杂物之间翻滚碰撞，最后又在地下埋了许多年。

年轻的妻子先用一片绿叶擦去锡兵身上的泥土，又拿出自己精致的手帕擦了擦。那手帕散发着一股好闻的香气，对锡兵来说，简直像是从一场昏沉的梦里醒了过来。

“给我看看。”年轻人说。他笑了笑，又摇摇头：“不，不会是它；不过它倒让我想起一个故事——那是我小时候有过的一个锡兵！”于是，他把老房子、老人，还有那个锡兵的事都讲给妻子听：因为老人实在太太孤单了，他就把锡兵送过去陪他。他讲得和事情当初真实发生时几乎一模一样，听得年轻的妻子一想到那座老房子和那位老人，眼里都泛起了泪光。

“不过，也许它真的是同一个锡兵呢！”她说，“我会把它好好收着，也会记住你刚才告诉我的一切；不过，你得带我去看看那位老人的墓！”

“可我不知道在哪儿，”他说，“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朋友都已经去世了，没有人照看那座墓，而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孩子！”

“那他当时该有多么、多么孤单啊！”她说。

“非常、非常孤单！”锡兵说，“不过，没被人忘记，真让人高兴！”

“高兴！”旁边有个声音喊道；可除了锡兵，谁也没看见那原来是一块猪皮帷幔的碎片。它上面的镀金早已掉光，看起来像一团湿泥巴，但它自有主见，而且还把自己的看法说了出来：

锡兵可不相信这话。

幸福的一家

说真的，这地方最大的绿叶子就是酸模叶。把它举在身前，简直像一整条围裙；下雨天顶在头上，也几乎跟雨伞一样好使，因为它实在太大了。牛蒡从来不是单独长的，只要有一株，旁边总会跟着长出好几株；这一大片郁郁葱葱，看着真叫人开心，而这一切，对蜗牛来说就是现成的食物。从前那些讲究排场的人，会把大白蜗牛做成炖菜，吃着还要咂嘴说：“嗯，嗯！真鲜美！”因为他们觉得那味道格外细嫩——这些蜗牛吃的就是酸模叶，所以人们也就把牛蒡种子撒下去了。

如今，有一座老庄园，那里早就不吃蜗牛了，蜗牛几乎已经绝迹；可牛蒡却没有绝迹，反而在小路上、花圃里到处疯长，怎么也压不住，简直成了一整片牛蒡林。这里那里还零星立着几棵苹果树和李树，不然谁也不会想到这原本是个花园。四下里全是牛蒡，而最后两只德高望重的老蜗牛，就住在这里。

连它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老了，不过它们清清楚楚记得，从前同类要多得多；它们这一族来自外国，而这整片“森林”本来就是专门为它们一家栽种的。它们从没离开过这里，但它们知道，世上还有个地方叫“庄园”，在那里它们会被煮熟，接着变黑，再被摆到银盘子里。至于后来会怎样，它们就不知道了；其实，“被煮熟”是什么，“躺在银盘子里”又是什么样，它们根本想象不出来。不过，大家都说那是件很美妙的事，而且特别体面。它们去问过金龟子、癞蛤蟆和蚯蚓，可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它们当中没有谁被煮过，也没有谁躺过银盘子。

在他们所知道的世界里，那些年老的白蜗牛才是最有身份的人；这片森林是专门为他们种下的，那座庄园宅邸也是为了让他们被煮熟后摆上银盘。

他们一直过着既孤单又快活的日子。因为自己没有孩子，就收养了一



只普通的小蜗牛，把他当亲生的养大。可这孩子出身平常，怎么也长不大。不过两只老蜗牛，尤其是蜗牛太太，总觉得看得出他在长个儿。她便求蜗牛先生说，要是你看不出来，至少也摸摸这小家伙的壳吧。于是他真的摸了摸，发现太太说得一点没错。

有一天，下起了一场大暴雨。

“听听，打在酸模叶子上，像敲鼓一样！”蜗牛爸爸说。

“还有雨点呢！”蜗牛妈妈说，“现在雨正顺着茎直往下灌！你瞧，这里马上就要湿透了！想到我们有这么好的房子，小家伙也有他自己的，我真高兴！说到底，别的生灵可没有我们这样的待遇。你难道看不出来，我们在这世上是有身份的人吗？我们一出生就自带房子，这片牛蒡林也是专门为我们种的！我真想知道它到底延伸到多远，外面又是什么样子！”

“外面什么都没有。”蜗牛爸爸说，“没有哪个地方会比我们这里更好，我也没什么可盼的了！”

“是啊，”太太说，“可我倒真愿意去那座庄园，被煮熟，再摆上银盘；我们的祖祖辈辈可都是这样被对待的，这里面准有点不寻常的意思！”

“那座庄园多半早就塌了。”蜗牛爸爸说，“或者已经被牛蒡长满，里面的人根本出不来了。不过这事也用不着着急；可你总是这么火急火燎的，连小家伙也开始学你了。你看，他不是已经沿着那根茎往上爬了三天了吗？我一抬头看他，脑袋都疼！”

“你可别责怪他，”蜗牛妈妈说，“他爬得那么小心谨慎，将来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乐趣——而且我们活着也就只指望他了！不过你想过没有？我们上哪儿给他找个妻子呢？你不觉得，在牛蒡林深处很远的地方，也许有一些和我们同类的蜗牛吗？”

“黑蜗牛嘛，我看倒是不少。”老蜗牛说，“那种没有房子的黑蜗牛到处都是——可她们太普通了，还特别自命不凡。不过我们倒可以托蚂蚁帮我们留意一下；它们整天跑来跑去，像是总有忙不完的事，而且它们肯定知道哪儿有适合我们小蜗牛的妻子！”

“我还真知道一个——漂亮极了！”一只蚂蚁说，“不过我怕这事不太容易办成，因为她是一位女王！”

“那有什么关系！”老两口说，“她有房子吗？”

“她有一座宫殿！”蚂蚁说，“那可是最气派的蚂蚁宫殿，足足有七百条通道！”

“多谢了！”蜗牛妈妈说，“我们儿子可不能住进蚁丘里；要是你们想不出更好的，我们就把这件事托给白色小蚊子。它们晴天雨天都飞得很远，整片森林里里外外，没有它们不知道的。”

“我们已经替他找到妻子了，”那些小蚊子说，“离这儿一百个人的步子远，有只小蜗牛正待在自己的房子里，住在一棵醋栗灌木上；她独自一个，而且年纪也到了该出嫁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百个人的步子！”

“那就让她到他这儿来吧！”老蜗牛们说，“他有整整一片牛蒡林，她却只有一丛灌木！”

于是它们就去把蜗牛小姐接来了。她足足走了一个星期才到，不过这恰恰最好，因为这样一来，正好能看出她确实和他们是同类。

后来，婚礼就这样举行了。六条蚯蚓都尽自己所能地发着光。除此之外，整个仪式办得很安静，因为两位老人受不了喧闹和热闹；不过，老蜗牛太太发表了一番精彩的讲话。蜗牛老先生却说不出话来，他感动得太厉害了。于是，他们把整片牛蒡林当作嫁妆和遗产送给了新人，还把那句他们一向挂在嘴边的话又说了一遍：这地方是全世界最好

的。只要他们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过日子，繁衍生息，那么总有一天，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会进到庄园大宅里，被煮得黑黑的，摆在银盘子上。

母亲的故事

一位母亲坐在那里，怀里守着她年幼的孩子。她满心悲伤，又害怕孩子会死去。孩子的脸色苍白，小小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只是时不时轻轻地呼吸一下，偶尔还会深深吸一口气，像是在叹息；母亲望着这个小小的生命，心里就更加难过了。

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走进来一个贫穷的老人。他裹着一大块像马毯一样的厚布，因为那样暖和，而他也确实需要它——那正是寒冷的冬天。屋外到处都覆着冰雪，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老人冷得直发抖，小孩子这会儿正睡着，母亲便走过去，倒了些麦酒进锅里，放到炉子上热给他喝。老人坐下来，轻轻摇着摇篮；母亲则在他身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望着自己那个病中的小孩子。孩子呼吸得很深，还抬起了小小的手。

“你不觉得我能把他救回来吗？”她说，“我们的主不会把他从我身边带走的！”

而那个老人——他就是死神——古怪地点了点头，让人根本分不清那到底是答应还是否认。母亲低头看着自己的膝上，眼泪顺着脸颊不停地流下来。她的头沉得抬不起来——她已经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这时她终于睡着了，可也只是一小会儿，便猛地惊醒，冷得浑身发抖。

“那是什么？”她说着，朝四周张望；可老人已经不见了，她的小孩子也不见了——他把孩子带走了。角落里的老钟嗡嗡地响着，嗡嗡地响着，那块沉重的铅坠一下落到地上，砰！随后，钟也停了。

可怜的母亲冲出屋子，大声呼喊着她的孩子。

外面，大雪之中，坐着一个穿着黑色长衣的女人。她说：“死神来过



你的房间，我看见他带着你的小孩子匆匆离开；他走得比风还快，而且凡是他带走的，就从来不会送回来！”

“啊，只求你告诉我他往哪边去了！”母亲说，“告诉我路，我一定能找到他！”

“我知道！”穿黑衣的女人说，“但在我告诉你之前，你得先把你唱给孩子听的歌全都唱给我听！我喜欢那些歌。我以前就听过；我是黑夜，你唱那些歌时，我看见了你的眼泪！”

“我全唱，我全都唱！”母亲说，“可现在别拦着我——我也许还能追上他——也许还能找到我的孩子！”

可黑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一声不响。于是母亲绞着双手，一边唱，一边哭；歌有很多很多，可眼泪更多。最后，黑夜说：“往右走，进那片黑暗的松树林里去；我看见死神带着你的小孩子往那边去了！”

森林深处，道路交错纵横，她已经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这时，那里立着一丛荆棘；上面既没有叶子，也没有花，因为正是寒冷的冬天，枝条上挂满了冰凌。

“你有没有看见死神带着我的小孩子从这里经过？”母亲问。

“看见了，”荆棘丛说，“可我不会告诉你他走了哪条路，除非你先用你的心把我暖热。我快冻死了；我就要变成一整块冰了！”

她把荆棘丛紧紧按在胸口，想把它彻底焐暖。尖刺深深扎进她的皮肉，鲜血大滴大滴地流下来；可那荆棘丛却在寒冷的冬夜里抽出了嫩绿的新叶，还开出了花。受苦母亲的心是那样温热；于是，荆棘丛告诉了她该往哪儿走。

接着，她来到一片大湖边，那里既没有船，也没有小舟。湖面冻得还不够结实，承不住她；可它也没有完全化开，更不浅到能让她涉水过

去。可如果她想找到自己的孩子，就非得穿过这片湖不可！于是她躺下来，想把整座湖喝干——这对凡人来说根本不可能，但这位悲痛的母亲仍然相信，也许奇迹会发生。

“啊，只要能到我孩子身边，我还有什么舍不得！”哭泣的母亲说。她哭得更厉害了，双眼沉入水底，化成了两颗珍贵的珍珠；而湖水却托起了她，仿佛她正坐在秋千上一般。她随着起伏摇荡的波浪，被送到了对岸。岸上立着一座奇异的巨大房子，足有一英里宽，谁也说不清那究竟是一座有森林和洞穴的山，还是一座建起来的房屋；但可怜的母亲已经看不见了——她把眼睛都哭没了。

“我到哪里才能找到死神？是他带走了我的小孩子。”她说。

“他还没到这儿来呢！”那个负责照看死神大温室的老守墓婆说，“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又是谁帮了你？”

“是主帮助了我，”她说，“他满有怜悯，你也一定会怜悯我！我到哪里才能找到我的小孩子？”

“不，我不知道，”那女人说，“而且你也看不见！今晚已经有许多花草树木枯萎了；死神很快就会来，把它们重新栽种。你当然知道，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树或生命之花，就像各人命中注定的一样；它们看上去和别的植物没什么两样，却有心脏的跳动。孩子的心也会跳。你顺着那跳动去找吧，也许你能认出你孩子的；不过，要是我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做，你拿什么给我呢？”

“我没有什么可给你的，”悲伤的母亲说，“但为了你，我愿意走到天涯海角！”

“不，我在那儿没什么事要办！”那女人说，“不过你可以把你那一头乌黑的长发给我；你自己也知道，它多漂亮，而我正喜欢！我把我的白发给你，这总也不算什么都没有吧！”

“你别的什么都不要吗？”她问，“这个我很乐意给你！”于是她把自己漂亮的黑发给了她，换来了老妇人那一头雪白的头发。

于是她们走进了死神那座巨大的温室。里面的花草树木都以奇异的方式彼此交织生长。玻璃罩下立着美丽的风信子，也有茎干粗壮的牡丹；水生植物长在一旁，有的鲜活水灵，有的却半枯半病，水蛇伏在上面，黑色的螃蟹夹着它们的茎。那里有美丽的棕榈树、橡树和悬铃木；也有欧芹和开花的百里香：每一棵树、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每一个都对应着一个人的生命，而那人的躯体此刻仍活着——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格陵兰，散布在世界各处。有些大树被种在小花盆里，长得十分局促，几乎要把花盆撑裂；另一些地方，却有一朵不起眼的小花栽在肥沃的土里，四周围着青苔，被精心照料、百般呵护。可那位悲痛的母亲俯身看遍所有细小的植物，听见其中人类心脏跳动的声音；在这千万株之中，她认出了自己孩子的那一株。

“就是它！”她喊道，伸手扑向一朵小小的蓝色番红花；它病恹恹地歪向一边。

“别碰那朵花！”老妇人说，“你站到这里来。等死神来了——我想他随时都会到——别让他把那朵花拔走；你要威胁他说，你也会把别的花一起拔掉。这样他就会害怕！这些花都是他要向我们的主负责的，没有得到主的允许，谁也不敢把它们拔走。”

忽然，一股刺骨的寒意掠过整个大厅，失明的母亲感觉到，来的人正是死神。

“你怎么能找到这里？”他问，“你怎么会比我来得还快？”

“因为我是母亲。”她说。

死神把他那只长长的手伸向那朵娇小的花，可她立刻用双手死死抓住他的手，抓得那么紧；可她又害怕自己会碰到哪怕一片叶子。随后死神朝她的手吹了一口气，她只觉得那比寒风还要冰冷，于是她的双手

一下子失去了力气，垂落下来。

“你根本奈何不了我！”死神说。

“但我们的主可以！”她说。

“我只是奉祂的命行事。”死神说，“我是祂的园丁，我把祂所有的花和树带走，再移栽到乐园那座宏大的花园里，栽到那片无人知晓的国度；可它们在那里如何生长，那里又是什么样子，我不敢告诉你。”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母亲说着，哭泣又祈求。她立刻伸出双手，各抓住身旁两朵美丽的花，冲着死神喊道：“我要把你的花全都扯下来，我已经绝望了。”

“别碰它们！”死神说，“你说自己这样不幸，可现在你却要让另一位母亲也遭受同样的不幸。”

“另一位母亲！”可怜的女人说着，立刻松开了那两朵花。

“来，这是你的眼睛。”死神说，“我从湖里把它们捞了上来，它们亮得那么夺目；我不知道那是你的。拿回去吧，它们现在比以前更明亮了。现在，看看旁边这口深井；我会告诉你那两朵你刚才想拔掉的花分别叫什么名字，你也会看见它们完整的未来——它们整个人生的存在；你会明白，你刚才差点扰乱并毁掉的究竟是什么。”

她朝井里望去；看到其中一朵将如何成为世界的祝福，看到各处因此充满了多少幸福与喜悦，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而她也看见了另一朵的一生，那里面尽是悲伤与困苦、恐怖与凄惨。

“这两者都是上帝的旨意！”死神说。

“哪一朵是不幸之花，哪一朵是幸福之花？”她问。

“这个我不会告诉你。”死神说，“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让你知道：其

中一朵花就是你的孩子！你看到的，正是你孩子的命运——你自己孩子未来的人生！”

母亲惊恐地尖叫起来：“哪一朵是我的孩子？告诉我！救救那个无辜的孩子！救我的孩子脱离这一切苦难！不如把他带走吧！把他带进上帝的国度！忘了我的眼泪，忘了我的祈祷，也忘了我所做的一切！”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死神说，“你是想把你的孩子要回去，还是要我带着他去那个你并不知道的地方？”

这时，母亲绞着双手，跪倒在地，向主祈祷：“啊，求你不要听我那些违背你旨意的话，因为你的旨意才是最好的！不要听我！不要听我！”

她低下头，把脸埋进膝上。死神抱起她的孩子，带着他去了那片无人知晓的国度。

假领子

从前有一位体面的绅士，他全部的家当只有一只脱靴器和一把梳子；不过，他却拥有全世界最漂亮的假领子。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其中一只假领子的故事。

这只领子已经老到开始动起结婚的念头了。正巧有一次，它和一条吊袜带一起被拿去清洗。

“哎呀！”领子说，“我从没见过这么纤细、这么漂亮、这么柔软、这么整洁的东西。我能请教一下您的名字吗？”

“我可不会告诉你！”吊袜带说。

“那您住在哪儿呢？”领子问。

可吊袜带非常害羞，也很端庄，觉得这种问题实在不好回答。

“您一定是一条腰带，”领子说，“也就是说，是贴身穿的那种腰带。我看得出来，亲爱的小姐，您既实用又好看。”

“请你不要跟我说话。”吊袜带说，“我想我并没有给你任何这样做的理由。”

“有啊！像您这么美，”领子说，“这就已经足够了。”

“求你别靠我这么近！”吊袜带说，“你看起来太像那些男人了。”

“我本来就是位体面的绅士。”领子说，“我有一只脱靴器，还有一把梳子呢。”

可这根本不是真的，因为那些东西是它主人的；不过它就是爱吹牛。

“别靠我这么近。”吊袜带说，“我可不习惯这样。”

“装正经！”领子叫道。随后，它就被从洗衣盆里捞了出来，上了浆



，搭在椅背上晒太阳，接着又被放到熨衣垫上；然后，那只热乎乎的熨斗来了。“亲爱的夫人！”领子说，“亲爱的寡妇夫人！我觉得浑身发烫。我整个人都变了。我开始舒展开来了。您会把我烫出个洞来的。啊！我愿向您求婚。”

“破布！”熨斗说着，神气十足地从衣领上压了过去。她还以为自己是一台蒸汽机，正跑在铁轨上拉着一节节车厢呢。“破布！”熨斗又说了一遍。

衣领边上有点磨毛了，于是那把长剪刀过来，要把毛边剪掉。“哦！”衣领说，“你一定是头号歌剧舞者。你的腿伸得多漂亮啊！这是我见过最优雅的表演，谁也学不像你。”

“我知道。”剪刀说。

“你真该当个女男爵。”衣领说，“我全部的家当，也不过是一位体面的绅士身份、一只脱靴器和一把梳子。我要是也有个男爵领地就好了！”

“你是在向我求婚吗？”剪刀说。她生气了，二话不说就把他咔嚓一剪，于是他也就被判了命运。

“那我现在只好去问问梳子小姐了。真想不到，小姐，你把牙齿保养得这么好。”衣领说，“你从没想过订婚吗？”

“当然想过！这还用说。”梳子说，“我已经订婚了——对象就是那只脱靴器！”

“订婚了！”衣领叫道。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对象可追求了，于是他反倒摆出一副瞧不起她的样子。

过了很久，衣领进了造纸厂的破布箱。那里聚着一大群破布，好的归好的，粗的归粗的，分得清清楚楚，本来就该这样。大家都有一肚子话要说，可话最多的还是衣领，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十足的吹牛大王。

“我的情人可多得不得了！”衣领说，“我简直没有一刻清静！说真的，我那时可是个挺括讲究的体面绅士！我既有脱靴器，又有梳子，虽然我从来没用过它们！你们真该看看我当年的样子，看看我平躺着的时候！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初恋——那是一条腰带，精致、柔软，又迷人，她还为了我一头跳进了水桶里！还有一个寡妇，为我热得发烫，可我把她晾在一边，直到她又变黑了。还有那位头号歌剧舞者，就是她给了我现在身上这道口子，她可真凶！我自己的梳子也爱上了我，她因为相思把牙都掉光了。是啊，这种事我见得太多了；不过我最放不下的，还是那条吊袜带——我是说，那条腰带——她进了水桶。我心里背着太多事了，我真想变成洁白的纸！”

结果果然如此，所有破布都被做成了白纸；而这只硬领子，偏偏就成了我们眼前这张印着故事的白纸。之所以落到这一步，就是因为它后来把那些根本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吹得太过分了。我们也该引以为戒，免得做出同样的事。谁也说不准，过些时候我们会不会也进了破布箱，被做成白纸，再把自己一生的经历——连最隐秘的那些——都印在上面，还得像这只硬领子一样，四处去亲口讲给别人听。

影子

在炎热的国度里，太阳可真是毒辣。那里的人会被晒成深深的红褐色；到了最热的地方，甚至会被晒成黑人。可这一次，从寒冷地区来的只是一个学者。他原以为自己到了那儿，也能像在家乡一样到处走动，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想错了。

他和其他稍有常识的人一样，只能整天待在屋里——百叶窗和门从早到晚都关着，整栋房子看起来像是睡着了，或者根本没人住。

那条狭窄的街道两旁都是高高的房子，偏偏又修得让阳光从早晒到晚，简直叫人受不了。

这位来自寒冷国度的学者——他还很年轻，看上去也很聪明——坐在那间像火炉一样炙热的屋子里，热气很快就把他折腾坏了。他瘦得厉害，连影子都缩小了，因为太阳对影子也同样有影响。直到傍晚太阳落山，他们才又慢慢缓过来。

在温暖的国度里，家家窗外都有阳台，整条街上的人都走到阳台上来了——因为人总得透透气，哪怕早已习惯过得“很讲究”！街上上下下都热闹极了。裁缝、鞋匠，还有各色人等，全都涌到街面上来；椅子和桌子也搬了出来；蜡烛点了起来——是的，足有上千盏灯火在燃烧——这边有人说话，那边有人唱歌；人们来来往往，教堂的钟声响个不停，驴子也一路走过，叮叮当当，因为它们身上也挂着铃铛。街头的男孩子们尖叫、起哄、呼喊、放枪，还点着魔鬼炮和爆响弹——接着又有抬棺的人和戴兜帽的人经过，因为有人在举行葬礼，伴着圣诗和赞美诗——然后又是马车辚辚、宾客到来的喧闹声：总之，街上确实热闹得很。只有那位博学的外国人所住之处对面的那一栋房子，始终安安静静；可那里显然是住着人的，因为阳台上摆着花。那些花在烈日下长得那么好！若不是有人浇水，它们可长不成这样——所以里面一定有人。对面的门直到深夜才打开，但屋里黑着，至少前面的



房间是黑的；更里面却能听见音乐声。那位博学的外国人觉得这实在很奇妙，不过——也许只是他自己这么觉得，因为在那温暖的国度里，只要没有太阳晒着，他看什么都觉得新奇。房东说，他也不知道对面那房子是谁租下来的，从没见过什么人出入；至于那音乐，在他听来简直烦人透了。“就像有人坐在那里，反反复复练一支怎么也弹不好的曲子——老是同一支。‘我一定要把它练会！’他像是在这么说；可不管弹多久，他还是练不会。”

* 在丹麦语里，“mahogany”这个词可以有两层意思。通常它指的是那种红褐色的桃花心木；但在玩笑话里，它也有“过分讲究、特别体面”的意思。这个说法出自哥本哈根尼堡区——也就是水手聚居的街区——的一则趣闻。有个水手的妻子，平时总爱摆出一副讲究体面的样子。有一天她去找邻居，抱怨自己手指扎进了一根刺。“什么刺？”邻居家的女人问。“是一根桃花心木刺。”她回答。那女人立刻说：“桃花心木！到你这儿，当然不会差了！”于是就有了“真是太 mahogany 了！”这句俗语——也就是“讲究得过头了”“精致得不得了”的意思。

一天夜里，那个陌生人醒了过来——他睡觉时把阳台的门敞着——门前的帘子被风掀起，他觉得对面邻居家透出一种奇异的光彩；所有花朵都像火焰一样发亮，闪着最美的颜色，花丛中央站着一位身材纤细、姿态优雅的少女——仿佛她自己也在发光；那光亮甚至刺得他眼睛发疼。他这时把眼睛完全睁开——没错，他已经彻底清醒了；他一下子跳到地上，轻轻地挪到帘子后面，可那少女已经不见了；花也不再发光了，但它们依旧鲜艳盛开，和先前一样；门半开着，里面很深的地方传来音乐，轻柔又动人，简直让人听得心都要融化在甜美的遐想里。可这一切又像是某种魔法。那里到底住着谁？真正的入口又在哪里？整整一层楼都是一排商铺，人总不可能老是从那些店里穿来穿去。

一天傍晚，那个陌生人坐在阳台上。他身后的房间里亮着灯，因此他

的影子投到对面邻居家的墙上，这再自然不过了。是啊！它就坐在那里，正对着他，在阳台的花丛之间；陌生人一动，影子也跟着动：影子向来都是这样的。

“我看，对面唯一看起来像活物的，就是我的影子了。”这位学者说，“瞧，它坐在花丛中间，多像那么回事。门半开着：这会儿影子倒该机灵一点，走进房里去，四处看看，然后回来告诉我它看见了什么。来吧！派点用场，替我办件事。”他开玩笑地说，“劳驾你进去一下。来！你去不去？”说着，他朝影子点了点头，影子也点头回应。“那就去吧！不过别一去不回。”

陌生人站起身来，对面邻居阳台上的影子也跟着站了起来；陌生人转过身，影子也跟着转身。是啊！如果当时有人特别留意，就会清清楚楚地看见：就在陌生人走进自己房间、顺手把长帘放下的时候，那个影子也正从对面邻居家那扇半开的阳台门里走了进去。

第二天早晨，这位学者出门去喝咖啡、看报纸。

“这是什么情况？”他走到阳光下时说道，“我没有影子了！这么说，它昨晚真的走了，而且一直没回来。真叫人恼火！”

这让他很恼火：倒不完全是因为影子不见了，而是因为他知道有个“没有影子的人”的故事。* 在他寒冷的故乡，那故事谁都知道。要是这位学者现在回去，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大家一定会说他是在模仿那个故事，而且根本没必要这么做。所以，他决定干脆一句也不提；这主意倒也算明智。

*彼得·施勒米尔，那个没有影子的人。

到了晚上，他又走到阳台上。他把灯放在自己身后，因为他知道影子总会把主人当作遮挡，可他怎么也引不出它来。他一会儿把身子缩起来，一会儿又尽量伸展开，可影子还是没有出现。他还咳了两声：“哼！哼！”——也一点用都没有。

这实在叫人心烦。不过在温暖的地方，什么都长得快。八天之后，他惊喜地发现，阳光下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影子。又过了三个星期，他的影子已经相当像样了。等他动身返回北方故乡时，这影子在旅途中越长越大，到了最后，长得又长又大，简直绰绰有余。

后来，这位学者回到了家，开始写书，写世上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日子一天天过去，年岁也一年年流逝——是的，许多年就这样过去了。

一天傍晚，他正坐在房间里，忽然听见有人轻轻敲门。

“请进！”他说。可并没有人进来，于是他起身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瘦得惊人的男人，叫他看了都觉得很不寻常。不过那人穿得极其讲究，显然是位体面绅士。

“请问我有幸是在和哪一位说话？”学者问道。

“对！我就知道会这样。”那位衣着体面的男人说，“我就猜你认不出我来了。我现在长得这么有分量，连血肉和衣服都有了。你肯定没想到会看到我过得这么好吧。你不认识你从前的影子了吗？你一定以为我再也不会回来了。自从上次离开你以后，我一直过得很顺利。可以说，我现在样样都很阔绰。要是我想赎回自己的自由，不再受人驱使，我也完全办得到。”说着，他晃了晃挂在表上的一大串贵重印章，又把手伸进脖子上那条粗粗的金链子里——更别提了！他每根手指上都闪着钻戒的光，颗颗都是真正的宝石。

“不，我实在太吃惊了，根本缓不过来！”学者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不是吗？”影子说，“不过你自己本来就不是普通人，而我，你也很清楚，从小就是跟着你的脚步走的。等你发现我已经能独自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时，我就走上了自己的路。如今我的境况好得不能再好，只是忽然很想在你死之前再来看你一次——你总

归是会死的吧？我也想再看看这片土地，毕竟你知道，人总是爱自己的故乡。我知道你现在又有了一个影子；那我需要付给它，或者付给你什么吗？如果需要，请你直接告诉我，我会很感激。”

“这……真的是你吗？”学者说，“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没想过，一个人从前的影子竟然还能回来，而且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告诉我该付多少吧，”影子说，“我可不喜欢欠任何债。”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学者说，“这算什么债！你和任何人一样，完全是自由的。我听到你过得这么好，真是打心底高兴。坐下吧，老朋友，跟我讲讲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还有你在对面那位邻居家——在那温暖国度里的那一位——都看见了些什么。”

“好，我全都告诉你。”影子说着坐了下来，“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不管你以后在城里什么地方碰见我，都别对任何人说我曾经是你的影子。我正打算订婚呢，因为我养得起不止一个家庭。”

“这件事你尽管放心吧，”那位学者说，“我绝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你真正是谁。来，握个手——我向你保证，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话语不过是影子，”影子说，“既然如此，它就该开口说话。”

它看起来简直像个十足的人，这实在令人惊讶。它一身黑衣，料子上乘；脚上穿着漆皮靴，头上戴着一顶可以折叠起来的帽子，折起来时只剩帽顶和帽檐。更不用说我们已经知道它还配着印章、金项链和钻石戒指。没错，这影子打扮得体极了，也正因为如此，它活脱脱就是个体面人。

“现在我来讲讲我的经历吧。”影子说着，穿着那双锃亮的靴子，尽可能沉甸甸地坐到学者那道新影子的手臂上；那道影子正像只贵宾狗似的趴在他脚边。这么做大概是出于傲慢。而地上的影子则一动不动

，安安静静地待着，好把他们说的话全都听清。它想知道，自己怎样才能获得自由，一步步往上爬，最终成为自己的主人。

“你知道我们对门那户人家住的是谁吗？”影子说，“那是世上最迷人的存在——诗！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星期，那种效果简直就像活了三千年，把世上写成的、写下的东西全都读过一样。这话是我说的，而且一点不错。我什么都见过，我什么都知道！”

“诗！”学者叫道，“是啊，是啊，她常常隐居在大城市里！诗！是的，我见过她——只有短短一瞬，可我的眼睛已经困得要闭上了！她站在阳台上，闪耀得像北极光一样。快说，快说——你当时在阳台上，后来穿过门进去，然后——”

“后来我到了前厅。”影子说，“你总是坐着朝前厅那边看。那里没有灯光，只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微明；可是一扇门正对着另一扇门，中间隔着长长一串房间和大厅，尽头那里却灯火通明。要是我直接走到那位少女面前，我准会彻底完蛋；所以我很谨慎，先花时间想了想——而这总是应该的。”

“那你后来看见了什么？”学者问。

“我什么都看见了，也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不过——这可不是我自夸——像我这样一个自由人，又有这样的见识，更别提我的身份和优越的处境了，我当然希望你能对我用‘你’来称呼！”

* 在丹麦，关系亲近的人彼此说话时，习惯使用第二人称单数“Du”（相当于“你/汝”）。男人之间一旦建立起友谊，往往会在合适的时候——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通过一起举杯来确认这份交情；他们会互相祝酒，说一声“祝你健康”，同时把酒杯碰在一起。这就叫喝“Duus”。从那以后，他们便成了“Duus Brodre”（“你兄弟”），此后彼此都用“thou”来称呼对方，因为这被认为比“De”（“您/你们”）更亲近。父母、兄弟姐妹之间，不论年龄或身份，彼此

都用“thou”。主人和女主人对仆人也用“thou”，这是上对下的用法。但仆人和地位较低的人不能用同样的称呼对主人或上位者说话；对陌生人，或只是略有来往的人，也绝不会这样称呼——这时他们就像英语里一样，说“you”。”

“请原谅我，”那位学者说，“这是我多年的老习惯。你说得完全对，我会记住的；不过现在，你得把你看到的一切都告诉我！”

“一切！”影子说，“因为我什么都看见了，我什么都知道！”

“最里面那间大厅是什么样子？”学者问道，“那里是不是像清新的森林一样？是不是像神圣的教堂一样？那些大厅是不是像我们站在高山上时看到的、布满星光的天空？”

“那里什么都有！”影子说，“我没有真正走进去，只停在最前面的房间里，站在昏暗的光线中；不过那样我也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什么都看见了，我什么都知道！我曾站在诗歌宫廷的前厅里。”

“可你到底看见了什么？古代所有的神祇都从那些宽敞的大厅里走过吗？古老的英雄们在那里交战吗？可爱的孩子们在那里玩耍，讲述他们的梦吗？”

“我跟你说，我当时就在那儿，所以该看的我全都看见了。你要是去了那边，也不会还是个人；可我却成了人！而且，我还认识了自己的内在本性、与生俱来的特质，以及我和诗意之间的关系。那时候我跟你在一起，并没有想到这些；可你也很清楚，每当太阳升起、太阳落下的时候，我都会变得异常高大；在月光下，我几乎比你还要清晰。那时我还不明白自己的本性，直到在前厅里，它才向我显露出来！我成了一个人！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成熟了；可那时你已经不在温暖的国度里了。只是我既然成了人，也不好意思还像从前那样出去。我缺靴子，缺衣服，缺少整套人类的外表修饰——正是这些东西，才让一个人看起来像个人。我就上路了——这话我告诉你，但你可别写进书里

——我去了那个卖糕点的女人那里，躲在她身后；她根本没想到，自己替我遮掩了多少。我最初总是在傍晚才出去；我在月光下的街道上到处乱跑；我把身子拉长贴在墙上——那感觉挠得后背舒服极了！我跑上跑下，偷看最高处的窗户，偷看客厅，偷看屋顶；我看进那些谁也看不到的地方，看见那些谁都没见过、也不该见到的事！说真的，这世界卑劣得很！要不是如今做人已经被公认是件体面的事，我才不愿意做人呢！我看见了最难以想象的事情：女人的，男人的，父母的，还有那些可爱得无与伦比的孩子们的事；我看见了——”影子说，“——那些任何人都不该知道、却又人人都巴不得知道的东西：他们邻居身上的坏事。要是我去办一份报纸，肯定人人都抢着看！可我没有，我是直接写信给当事人，于是我所到之处，城里城外都一片惊惶。他们那么怕我，却又那么喜欢我。教授们让我也成了教授；裁缝们给我做了新衣服——我现在行头齐全；造币厂的人还专门为我铸了新钱币；女人们都说我长得真英俊！于是，我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我要跟你告别了。这是我的名片——我住在街道向阳的一边，而且一下雨我总在家！”说完，影子就走了。“这可真是太离奇了！”学者说。又过了许多年，许多日子，影子再次来了。“近来怎么样？”影子问。

“唉！”学者说，“我写的是真、善、美，可根本没人愿意听这些；我实在快绝望了，因为我把这些事看得太重了！”

“我可不会！”影子说，“我越来越发福，而这正是人人都想要的！你根本不懂这个世界。再这样下去，你会被它折磨出病来的。你得去旅行！我今年夏天要出去转一圈，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我正想找个旅伴呢！你愿意作为我的影子跟我同行吗？有你陪着，我会非常高兴；路上的花销都由我来出！”

“不，这也太过分了！”学者说。

“这就看你怎么想了！”影子说，“出去旅行对你大有好处！你愿意

做我的影子吗？这一路上你什么都不用花钱！”

“不，这太不像话了！”学者说。

“可这世道本来就是这样！”影子说，“而且以后也还会这样！”说完，它又走了。

学者的处境一点也不让人羡慕；忧愁和痛苦一直缠着他，而他所说的真、善、美，在大多数人听来，就像把玫瑰花拿给母牛看一样，毫无意义！最后，他真的病倒了。

“你看起来简直像个影子！”朋友们对他说。学者听了不禁发抖，因为他想起了那件事。

“你得去温泉疗养地！”前来看望他的影子说，“没有别的办法了！看在老交情的份上，我带你一起去；路费我来出，而你就负责写些见闻——要是路上还能写得让我觉得有点有趣，那就更好了！我要去疗养地——我的胡子长得不够好，这也是一种病——人总得有把像样的胡子！所以你聪明一点，接受这个提议吧；我们就当同伴一起上路！”

于是他们就出发了；影子成了主人，主人反倒成了影子。他们一起坐车，一起骑马，一起步行，并肩而行，时而前后相随，全看太阳照在什么位置；而影子总是小心地让自己待在主人的位置上。学者倒并不太把这事放在心上；他本来就是个心地很好的人，尤其温和又友善，所以有一天他对影子说：“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成了旅伴，又像这样从小一起长大，我们要不要彼此改用‘你’来称呼？这样更亲近些。”

“你说得对。”影子说，这时它已经成了名正言顺的主人，“这话说得坦率，也确实出于好意。你是个有学问的人，当然知道人的天性有多么奇怪。有些人一碰灰纸就会不舒服，甚至生病；还有些人只要听见有人用指甲刮玻璃，全身都会发抖。我也是这样——一听见你对我用‘你’那种称呼，我就觉得自己仿佛又被压回了当初跟你在一起时

的那个地位。你看，这是一种感觉，并不是出于傲慢：我不能让你那样称呼我，不过我倒很愿意那样称呼你，这样也算各让一步了！”

于是，影子便对它从前的主人用了“你”那种居高临下的称呼。

“这也太不像话了，”他心想，“我得对他说敬称，他却对我用随便的称呼。”可眼下他也只能忍着。

后来，他们来到一处疗养胜地，那里聚集了许多外地来的客人，其中有一位公主，正受一种“看得太清楚”的毛病困扰；而这实在叫人害怕！

她立刻就注意到，刚来的这位陌生人和其他人完全不同。“听说他来这里是为了把胡子养出来，”她说，“可我看真正的原因是——他没有影子。”

公主一下子起了好奇心，于是在散步时，立刻主动和这位奇怪的绅士攀谈起来。她毕竟是国王的女儿，用不着拘泥这些小节，于是便直截了当地问：“您的毛病，是没有影子吗？”

“殿下的病想必已经大有起色了，”影子说道，“我知道您的毛病是看得过于清楚，不过现在已经减轻了，您快痊愈了。至于我呢，我碰巧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影子！您没看见那个总跟着我的人吗？别人都有普通的影子，可我不喜欢和大家一样的东西。我们给仆人做制服时，用的料子往往比自己穿的还讲究，所以我就把我的影子修饰成了一个人：是的，您看，我甚至还给了他一个影子。这花费是不小，不过我就喜欢有点属于我自己的特别东西！”

“什么！”公主心想，“难道我真的快好了？这些温泉果然天下第一！如今这年头，水竟有这样神奇的力量。不过我现在可不想离开这里了，因为这地方才刚开始变得有趣起来。我非常喜欢那个陌生人；但愿他的胡子不要长出来，不然他就要离开我们了！”

到了晚上，公主和影子一起在宽敞的舞厅里跳舞。她已经够轻盈了，可他还要更轻快；她从没遇到过这么合拍的舞伴。她告诉他自己来自哪个国度，而他竟然知道那个地方；他去过那里，只是那时她不在家。他还说自己曾从楼上楼下的窗外偷偷往里看过，把里里外外都看得一清二楚，因此他回答起公主的话来头头是道，还时不时含蓄地点出一些内情，听得公主惊讶不已。这个人一定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她对他的见识顿时生出深深的敬意。于是当他们再次共舞时，她爱上了他；这一点影子也看得出来，因为她几乎要用目光把他穿透了。他们又跳了一支舞，这一次她差点就要向他表明心意，但她还是很谨慎；她想到了自己的国家、王国，以及将来要统治的那么多人。

“他是个有智慧的人，”她心里想，“这很好；而且他舞也跳得极好，这也很好；可他有没有扎实的学问呢？这一点同样重要！必须考考他。”

于是她开始一点点地发问，专挑自己能想到的最难的问题，连这些问题她自己都答不上来，弄得影子露出了古怪的神情。

“这些问题你答不上来吗？”公主问。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学的东西，”影子说，“我真觉得，站在门边的我的影子，倒是能回答这些问题！”

“你的影子！”公主说，“那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也不敢百分之百保证他一定会，”影子说，“不过我想他应该可以；这些年来他一直跟着我，听我说话。我觉得这很有可能。不过，殿下，请允许我提醒一句：他很以自己像个人这件事为傲，所以如果想让他心情合适——而他要答得好，就必须心情合适——那就得完全把他当作一个人来对待。”

“哦！我喜欢这样！”公主说。

于是她走到门边那位学者跟前，和他谈起太阳、月亮，还有世上的人与世外的人，而他回答得既睿智又周全。

“一个人的影子都这么有智慧，那这个人本人该多么了不起啊！”她心想，“如果我选他做我的配偶，那对我的人民和王国一定是真正的福气——我就这么决定了！”

公主和影子很快就谈妥了；不过，在她回到自己的王国之前，这件事谁也不能知道。

“谁都不行——连我的影子也不例外！”影子说，心里还另有盘算。

这时，他们已经到了公主平时居住、由她统治的国度。

“听着，我的好朋友，”影子对那位学者说，“如今我已经幸福到了极点，也拥有了至高的权势。所以，我打算特别照顾你！你可以一直和我住在宫里，和我一起乘坐皇家马车，每年还有一万英镑的收入；不过，你必须让所有人都叫你‘影子’。你不能说自己曾经是个人；而且每年有一次，当我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时，你得像影子该做的那样，躺在我的脚边！我还得告诉你：我要娶国王的女儿了，婚礼就在今晚举行！”

“不，这太过分了！”学者说，“我绝不接受，也绝不会照做！这是在欺骗整个国家，也是在欺骗公主！我要把一切都说出来！我是人，而你才是影子——你不过是穿上了人的衣服罢了！”

“没人会相信你的！”影子说，“识相一点，不然我就叫卫兵了！”

“我这就去见公主！”学者说。

“但我会先去！”影子说，“而你会被关进监狱！”结果事情果然如此——因为卫兵服从的是那个他们知道将要迎娶国王女儿的人。

“你在发抖！”影子走进公主的房间时，公主说道，“出什么事了吗

？今晚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你可千万不能身体不舒服。”

“我竟然亲眼看到了世上最残酷的事！”影子说，“你想想看——是真的，这种可怜的影子脑袋本来就承受不了太多——你想想，我的影子竟然疯了；他居然以为自己是个人，还以为——你听听看——我才是他的影子！”

“太可怕了！”公主说，“不过，他已经被关起来了，是吗？”

“是的，已经关起来了。我只怕他再也好不了了。”

“可怜的影子！”公主说，“他真是不幸；把他从这点可怜的生命里解脱出来，倒真算得上一件善举。而且我仔细想了想，觉得还是有必要悄悄地把他除掉！”

“这的确很难办，”影子说，“毕竟他一直是个忠心的仆人！”说着，他还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

“您真是高尚！”公主说。

到了晚上，全城张灯结彩，礼炮轰隆轰隆地响起，士兵们举枪致敬。婚礼就这样举行了！公主和影子走到阳台上露面，又迎来了一阵欢呼。

学者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已经夺走了他的性命。

卖火柴的小女孩

天冷得厉害；下着雪，天也几乎全黑了。傍晚时分——一年里的最后一个夜晚——一个可怜的小女孩走在街上，头上没戴帽子，脚上也光着。她出门的时候其实是穿着拖鞋的；可那又有什么用呢？那是一双很大的拖鞋，原本一直是她妈妈穿的，大得离谱。刚才她匆匆穿过街道时，两辆马车飞快地冲了过去，把她吓得一阵慌乱，结果拖鞋就掉了。

一只拖鞋怎么也找不着了；另一只被一个小男孩捡走，拔腿就跑。他觉得这鞋将来等自己有了孩子，拿来当摇篮一定再合适不过。于是，小女孩只好继续往前走，赤着一双小小的脚，冻得又红又青。她把许多火柴兜在一条旧围裙里，手里还拿着一把。这一整天，没有一个人向她买过东西，也没有一个人给过她哪怕一个铜板。

她又冷又饿，浑身发抖，蜷缩着往前挪——这可怜的小东西，简直就是悲惨本身的模样！

雪花落在她金黄色的长发上，那头发卷曲得很美，披散在她的脖子四周；可这些，她现在当然一点也顾不上了。家家窗户里都透出烛光，空气里还飘着烤鹅诱人的香味，因为你知道，这是除夕夜；是的，她想到的正是这个。

她在两栋房子夹出的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其中一栋比另一栋更往外凸一些。她蜷缩成一团，把一双小脚紧紧收在身边，可还是越来越冷。她不敢回家，因为一根火柴都没卖出去，连一个铜板也没挣到；回去的话，父亲一定会打她。而且家里也一样冷，她头顶上只有屋顶，风会从缝隙里呼呼灌进来，哪怕那些最大的裂缝已经用稻草和破布堵上了。

她那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啊，要是敢从整把火柴里抽出一根，在墙上



擦亮，用来暖暖手指，那该有多舒服啊。她终于抽出一根来。“哧！”火柴一下子亮了，烧得真旺！那火焰温暖又明亮，像一支蜡烛。她把手伸过去烤着，那光真是奇妙。小女孩仿佛真的坐在一个大铁炉前，炉脚是擦得锃亮的黄铜，上面还有黄铜装饰。炉火烧得那么温柔，那么令人满足，暖意舒服极了。小女孩已经把脚也伸出去，想一起烤暖——可就在这时，小小的火焰灭了，火炉也消失了；她手里只剩下那根烧尽的火柴梗。

她又在墙上擦亮了一根。火柴明亮地燃烧起来，光照到墙上的地方，墙竟像薄纱一样变得透明了，她可以看见里面的房间。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上面摆着精美的瓷器；一只烤鹅热气腾腾，肚子里塞着苹果和西梅干。更妙的是，那只鹅竟然从盘子里跳了下来，胸前还插着刀叉，摇摇晃晃地在地板上走，直朝这个可怜的小女孩走来；可就在这时——火柴灭了，眼前又只剩下那堵又厚、又冷、又潮湿的墙。她又点燃了一根火柴。这一次，她仿佛正坐在一棵华丽无比的圣诞树下：那棵树比她曾透过富商家玻璃门看到的那一棵还要高大，也装饰得更加漂亮。

绿色的枝叶上点着成千上万盏灯，五彩缤纷的图画像她在商店橱窗里见过的那样，从上方俯视着她。小女孩朝它们伸出双手——就在这时，火柴灭了。圣诞树上的灯光越升越高，她这才发现，那些灯已经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其中一颗坠落下来，拖出一道长长的火焰。

“一定是有人刚刚死了！”小女孩说。因为她那位早已不在人世、也是唯一爱过她的老祖母曾告诉她：每当一颗星星坠落，就有一个灵魂升到上帝那里去。

她又在墙上擦亮了一根火柴。光再次亮起，在那片光辉里，老祖母就站在那里，那么明亮，那么慈祥，脸上满是爱意。

“祖母！”小女孩喊道，“哦，带我一起走吧！火柴一灭，您就会离开；您会像温暖的火炉、香喷喷的烤鹅，还有那棵华丽的圣诞树一样

，一下子就消失不见！”她赶紧把整把火柴都往墙上擦，因为她想一定要把祖母留在身边。火柴发出耀眼的光，比正午还要明亮；祖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这样高大。她把小女孩抱在臂弯里，两人就在光明与喜悦中越飞越高，飞得那么高，那么高。到了那里，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忧愁——她们和上帝在一起。

可是在墙角里，在寒冷的黎明时分，那个可怜的小女孩还坐在那里，双颊红润，嘴角带着微笑，靠着墙——她在旧年的最后一夜冻死了。孩子僵硬地坐着，身旁放着她的火柴，其中有一整把已经烧完了。“她是想让自己暖和一点。”人们这样说。没有人丝毫猜到她见过多么美好的景象；也没有人想到，她是怎样和祖母一起，在那片辉煌中走进新一年的欢乐。

小杜克的梦

啊，对了，那就是小图克。其实他本来不叫图克，只是他还不会把话说清楚的时候，一直这样叫自己；他原本想说的是“查尔斯”。不过只要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也没什么。他这会儿得照看比自己小很多的妹妹奥古斯塔，同时还得背功课；可这两件事根本没法一起做好。可怜的小家伙把妹妹抱在腿上，给她唱自己会唱的所有歌，还时不时瞟一眼摊开在面前的地理书。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得把西兰的所有城镇全都背下来，还要知道关于它们的一切。

这时妈妈回来了，她刚才出门去了，一进门就把小奥古斯塔抱了过去。图克赶紧跑到窗边，拼命地读书，简直像要把眼睛都看坏了似的；天色越来越暗，可妈妈连买蜡烛的钱都没有。

“你看，对面那个老洗衣婆走过去了。”妈妈朝窗外看着说，“可怜的人，走路都快拖不动自己了，现在还得把水桶从泉边拖回家。做个好孩子吧，图基，跑过去帮帮她，好吗？”

于是图克立刻跑过去帮了她。可等他再回到屋里时，天已经全黑了，至于点灯，那更是想都别想。现在他该上床睡觉了；那是一张老式的折叠床。他躺在里面，想着自己的地理功课，想着西兰，也想着老师讲过的那些内容。按理说，他本该再把功课复习一遍，可你也知道，他根本做不到。于是他把地理书塞到枕头底下，因为他听说，想记住功课时这么做很灵；不过，这办法当然也不能全信。就这样，他躺着想啊想，忽然间，像是有人亲了亲他的眼睛和嘴巴：他睡着了，可又像并没有真正睡着；仿佛那个老洗衣婆正用温和的眼神看着他，对他说：“要是你明天早上不会背功课，那可真是大罪过。你帮了我，所以现在我也要帮你；仁慈的上帝也总会这样帮助人的。”突然，压在图克枕头下面的那本书，开始窸窸窣窣地刮擦起来。

“咯咯——咯！咯！咯！”——一只老母鸡蹑手蹑脚地走了过来。她



是从克厄来的。“我是一只克厄母鸡，”[*]她说道，接着就讲起那里有多少居民，还讲了那场打过的仗——不过说到底，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咔哩吧啦——扑通！”一下子掉下来个家伙：原来是一只木鸟，是普勒斯特射击比赛里用的木鹦鹉靶。它说，那里的居民人数正好和它身上钉子的数目一样多；它还得意得很。“托瓦尔森几乎就住在我隔壁。* 扑通！我躺在这儿可舒服极了。”

* 普勒斯特是一座比克厄还小的城镇。离那里几百步远，有一座叫“新湖庄园”的庄园宅邸。著名雕塑家托瓦尔森在丹麦逗留期间，通常就住在那里，他许多不朽的作品也正是在那里创作出来的。

可小图克已经不再躺着了：转眼间，他骑到了马背上。马一路飞奔，越跑越快。一个头戴闪亮羽饰、穿着华丽无比的骑士把他抱在身前，他们就这样穿过树林，来到古老的沃丁堡。那时这里是一座又大又热闹的城市。国王城堡上高塔林立，所有窗户里都透出烛光的辉煌；里面歌舞正欢，瓦尔德马国王和那些衣饰华美的年轻侍女们一同起舞。天亮了；太阳刚一出来，整座城市和国王的宫殿便一起坍塌，一座塔接一座塔地倒下；到最后，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塔还立在从前城堡所在的地方。* 城市也变得又小又穷，学童们夹着书本走过来，说：“两千居民！”可那并不是真的，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多人。

* 沃丁堡在瓦尔德马国王统治时期曾是个相当重要的地方，如今却只是个不起眼的小镇。只有一座孤塔和几段残墙，还能看出当年城堡曾经矗立在那里。

而小图基正躺在床上：他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可又像并没有做梦；不过，不管怎样，有个人就在他身边。

“小图基！小图基！”旁边有人喊道。那是个水手，个子小小的，简直像个海军见习官；不过，他并不是海军见习官。

“有许多回忆都来自科瑟尔。* 这座城正越来越重要，充满活力，有蒸汽船，也有驿车。以前人们说它难看，但现在早不是那样了。‘我临海而卧，’科瑟尔说，‘我有宽阔的大路和花园，我还孕育过一位机智风趣的诗人——可不是所有诗人都这样。我曾打算装备一艘船，让它环游世界；只是最后没有这么做，虽然我本来做得到。而且，我闻起来还特别芬芳，因为城门外近旁开着最美的玫瑰。’”

*科瑟尔位于大贝尔特海峡。过去在蒸汽船出现之前，旅人常常不得不久等顺风，因此这里一度被称作“最叫人厌烦的城镇”。诗人巴格森就出生在这里。

小图克望过去，只见眼前一片红一片绿；等这纷乱的色彩稍稍退去，忽然间，海湾边出现了一道长满树林的山坡，山坡高处矗立着一座宏伟古老的教堂，两座尖塔高高耸起。山坡间有泉水喷涌而出，水流又粗又急，哗哗作响，一刻不停；泉边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国王，白发上戴着金冠——那就是赫罗阿国王，坐在泉水旁，靠近如今名叫罗斯基勒的城镇。沿着山坡走进那座古老教堂的，是丹麦历代国王和王后，他们手牵着手，头上都戴着金冠；风琴在奏响，泉水在低鸣。小图克全都看见了，也全都听见了。‘别忘了议会，’赫罗阿国王说。*

*罗斯基勒曾经是丹麦的首都。这座城的名字来自赫罗阿国王，以及附近众多的泉水。在那座美丽的大教堂里，安葬着丹麦大多数国王和王后。此外，丹麦议会的成员也在罗斯基勒集会。

转眼间，眼前的一切又突然消失了。是啊，可都到哪儿去了呢？在他看来，就像是把书翻过了一页。这时，面前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农妇，她来自 Soroe——那地方连集市广场上都长着草。她把一条旧旧的灰色亚麻围裙搭在头上和背后，湿得透透的，显然刚下过雨。“可不是下过嘛。”她说道，接着讲起了许多 Holberg 喜剧里的有趣故事，还有 Waldemar 和 Absalon 的事。可忽然间，她整个人又缩了起来

，脑袋前后摇晃着，看上去像是要猛地一扑。“呱！呱！”她叫道，“湿了，湿了；Sorbe 里有一种叫人舒服的、像死亡一样的寂静。”一下子，她竟变成了一只青蛙，“呱！”接着又变回了老太婆。“人总得看天气穿衣服，”她说，“湿了，湿了。我的城镇就像一个瓶子；人从瓶颈进去，也得从瓶颈出来！从前我有最好的鱼，如今瓶底下却有一群脸蛋红扑扑的新鲜小男孩，在那里学智慧、学希伯来文、学希腊文——呱！”

* Sorbe 是一座非常安静的小城，风景优美，四周环绕着森林和湖泊。丹麦的“莫里哀”Holberg 曾在这里创办了一所供贵族子弟就读的学院。诗人 Hauch 和 Ingemann 都曾受聘在这里任教，后者至今仍住在那里。

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就像青蛙的叫声，又像有人穿着大靴子踩过沼地；始终是同一种调子，单调得让人发困。于是，小图克很快就沉沉睡着了——顺便说一句，这对他倒也没什么坏处。

可就在这场睡梦里，他又做起了一个梦，或者说，也不知道那究竟算是什么：他的小妹妹 Augusta——那个长着蓝眼睛、一头金色卷发的小姑娘——忽然变成了一位高挑美丽的少女。她明明没有翅膀，却依然能够飞翔；这时，她正飞过 Zealand 的上空——飞过绿色的森林和湛蓝的湖泊。

“你听见公鸡打鸣了吗，Tukey？喔喔喔！公鸡正从 Kjoge 飞起来呢！你会有一个农家院子，大得很，哦，大得不得了！你再也不会挨饿受渴！你会出人头地！你会成为一个富有又幸福的人！你的房子会像 King Waldemar 的高塔那样高高耸立，还会像 Prastoe 的那座建筑一样，装饰着华丽的大理石雕像。你明白我的意思。你的名字会像那艘原本要从 Corsor 起航的船一样，带着声名传遍全世界；而在 Roeskilde——”

“别忘了注意饮食！”赫罗尔国王说。

“这样你就会说得又好又有见地，小图基；等到你最终长眠墓中时，你也会睡得安安稳稳——”

“就像我躺在瑟勒一样。”图克醒来时说道。天已经大亮了，他这会儿完全想不起自己做过什么梦；不过这也没什么要紧，因为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

他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翻开书一读，忽然间整篇功课都会了。老洗衣妇把头探进门里，和气地朝他点点头，说：“谢谢，真是太谢谢你了，好孩子，多亏你帮忙！愿那位慈爱永恒的上帝实现你最美的梦！”

小图基根本不知道自己梦见了什么，但慈爱的上帝知道。

淘气的男孩

很久以前，住着一位老诗人，一位心地极其善良的老诗人。一天傍晚，他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外面忽然刮起了可怕的暴风雨，雨水从天上倾泻而下；可老诗人却舒舒服服地坐在壁炉边，炉火烧得正旺，烤着的苹果发出滋滋声。

“那些连个遮风挡雨的屋顶都没有的人，这会儿一定浑身都湿透了。”善良的老诗人说。

“哦，让我进去吧！让我进去！我好冷，而且浑身都湿透了！”突然，一个孩子站在门外一边哭一边喊着，还不停敲门想进来。这时大雨正哗哗地下着，风把所有窗户都吹得格格作响。

“可怜的小家伙！”老诗人说着，走过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小男孩，身上一丝不挂，长长的金发上不断往下滴水；他冷得直发抖，要不是进到这间温暖的屋子里，在这场可怕的暴风雨中，他肯定早就没命了。

“可怜的孩子！”老诗人一边说，一边拉起男孩的手，“快进来，快进来，我马上就让你暖和起来！你会有酒喝，还有烤苹果吃，因为你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而这孩子也的确如此。他的眼睛像两颗明亮的星星；虽然头发上还在往下滴水，却依然卷曲得十分好看。他看上去简直像个小天使，只是脸色很苍白，浑身都冻得发抖。他手里拿着一把漂亮的小弓，可惜已经被雨淋坏了，那些彩色箭上的颜料也全都晕开，混在了一起。

老诗人坐到壁炉旁，把那个小家伙抱到膝上；他拧干他湿漉漉头发上的水，又把他的小手夹在自己手里替他取暖，还给他煮了一些甜酒。没过多久，男孩缓过来了，脸颊重新泛起红晕，从老人的膝上跳下来，围着这位善良的老诗人跳起舞来。

“你这小家伙真快活。”老人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丘比特。”男孩回答，“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那儿；我敢保证，它射得可准了！你看，天现在放晴了，月亮又透过窗户明晃晃地照进来了。”

“可是，你的弓已经坏了呀。”老诗人说。

“那可真糟糕。”男孩说着，把弓拿到手里，前前后后仔细看了一遍。“哦，它已经干了，一点也没坏；弓弦还绷得紧紧的。我这就试试看。”说完，他拉开弓，瞄准，一箭射向老诗人，正中他的心口。“现在你看见了吧，我的弓根本没坏。”他笑着说完，转身就跑了。

这个淘气的孩子，竟然这样射那位老诗人！那位老人明明把他带进温暖的房间，对他那么好，还给他热酒和最好的苹果！

可怜的诗人倒在地上哭了起来，因为那支箭真的射进了他的心里。

“呸！”他说，“丘比特这孩子真是太坏了！我要把他的事告诉所有孩子，好让他们多加小心，别跟他玩，因为他带来的只有悲伤和无尽的心痛。”}]}

所有听过这个故事的乖孩子，都会特别提防这个淘气的丘比特；可他还是照样把他们耍得团团转，因为他实在太狡猾了。大学生们下课回来时，他会穿着一件黑外套，胳膊下夹着一本书，跟在他们身边跑。他们根本认不出他来，还会和他挽着胳膊一起走，仿佛他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学生。可就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他已经把一支箭刺进了他们的心口。年轻姑娘们去牧师那里接受考问回来，或是去教堂领坚信礼时，他也总是紧紧跟在后面。是啊，他老是跟着人不放。到了剧院里，他会坐在大吊灯上，亮闪闪地燃着火光，大家还以为那真的只是火焰，可很快就会发现，那其实是别的东西。他在宫殿的花园里游荡，也在城墙上转来转去；没错，他甚至有一次还一箭射中了你爸爸和妈妈的心。你只要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他们会怎么说了。啊，那个丘

比特真是个坏小子；你可千万别和他扯上关系。他总是追着每一个人跑。你想想看，他甚至还曾经朝你那位老祖母射过一箭呢！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早都过去了；可这种事，她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呸，坏丘比特！不过现在你已经认识他了，也知道他有多么不安分了！

红鞋

从前有个小女孩，长得非常漂亮，也很娇弱。可她家里太穷了，夏天只能光着脚到处跑，冬天则得穿一双特别大的木鞋，把她小小的脚背都磨得通红，看着真叫人揪心！

村子中央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鞋匠婆婆。她尽自己所能，用几块旧红布缝出了一双小鞋。那鞋做得很粗糙，却是一番好心。这双鞋就是给那个小女孩做的。小女孩名叫 Karen。

就在母亲下葬的那一天，Karen 得到了这双红鞋，还第一次把它穿在脚上。它当然并不适合在丧礼上穿，可她没有别的鞋子，只能光着没穿袜子的脚，穿着它跟在那口铺着稻草的简陋棺材后面。

忽然，一辆又大又旧的马车驶了过来，车里坐着一位上了年纪、气派十足的老太太。她看见这个小女孩，心里生出怜悯，于是对牧师说：

“来，把这孩子交给我吧。我来收养她！”

凯伦觉得，这一切都是那双红鞋惹出来的。可老太太却觉得那鞋难看极了，于是把它们烧掉了。凯伦自己倒是被打扮得干净又体面；她还得学认字、学缝纫。大家都说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可镜子里却说：“你不只是讨人喜欢，你很美！”

后来，王后巡视全国，还带着她的小女儿同行。这个小女孩是一位公主，人们纷纷涌到城堡去看她，凯伦也在其中。小公主穿着漂亮的白裙子，站在窗前，任由大家观望；她没有拖地长裙，也没有金冠，可脚上却穿着一双华丽的红色摩洛哥皮鞋。那双鞋显然比鞋匠太太给小凯伦做的漂亮得多。世上没有什么比红鞋更迷人了。

凯伦到了该接受坚信礼的年纪；她有了新衣服，也要配一双新鞋。城里那位有钱的鞋匠亲自给她量了小脚的尺寸。量鞋是在他家里、他的



房间里进行的；屋里摆着一个个大玻璃柜，里面装满了精致的鞋子和锃亮的靴子，一切看上去都很迷人。可老太太眼神不好，看不清这些，也就没什么兴致。在那些鞋子中间，摆着一双红鞋，和公主穿过的那双一模一样，漂亮极了！鞋匠还说，这双鞋原本是给一位伯爵家的孩子做的，只是尺寸不合脚。

“那一定是漆皮的！”老太太说，“亮得很呢！”

“是啊，真亮！”凯伦说。那双鞋正合脚，于是就买下来了。可老太太根本不知道那是红鞋，不然她绝不会让凯伦穿着红鞋去参加坚信礼。可事情偏偏就是这样。

所有人都盯着她的脚看。她踏过圣坛门口、走上教堂地面的那一刻，她觉得墓碑上的那些古老雕像——那些戴着硬挺皱领、穿着黑色长袍的老牧师和牧师太太的画像——都在盯着她的红鞋看。牧师把手放在她头上，讲着神圣的洗礼、与上帝立下的约，以及她如今该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风琴庄严地回响着，孩子们甜美地歌唱，年老的唱诗班指挥也在唱，可凯伦心里想的，只有她那双红鞋。

到了下午，老太太听大家都说那双鞋原来是红色的，便说卡伦这样做很不对，实在不合身份，还说以后卡伦去教堂只能穿黑鞋，就算长大了也一样。

到了下个星期天，要领圣餐了。卡伦看看黑鞋，又看看那双红鞋——看了又看，最后还是穿上了红鞋。

阳光灿烂极了；卡伦和老太太沿着穿过麦田的小路往前走，那条路上尘土有些大。

教堂门口站着一个拄拐杖的老兵，他留着一把长得惊人的胡子，红色比白色还多。他深深地鞠了一躬，问老太太要不要让他替她掸掸鞋上的灰。卡伦也把自己小小的脚伸了出去。

“瞧，多漂亮的跳舞鞋啊！”老兵说，“跳舞的时候可要站稳了。”说着，他把手朝鞋底伸了过去。

老太太给了老兵一点施舍，便带着卡伦走进了教堂。

教堂里所有人都盯着卡伦的红鞋看，连墙上的画像仿佛也在看。卡伦跪在祭坛前，把圣杯举到唇边时，心里想的也只有那双红鞋；她觉得杯中都像映着它们。她忘了唱圣诗，也忘了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时，大家都从教堂里出来了，老太太上了马车。卡伦正抬脚准备跟着上去，那个老兵却说道：

“瞧，多漂亮的跳舞鞋啊！”

卡伦忍不住跳了一两步，可她一开始跳，双脚就停不下来了；就像那双鞋控制了它们一样。她一路跳到教堂拐角，怎么也停不住；车夫只好追上去抓住她，把她抱上马车。可她的脚还是不停地跳，狠狠踩到了老太太。最后，她总算把鞋脱了下来，双腿这才安静了。

那双鞋后来被放进了家里的柜子里，可卡伦还是忍不住总去看它们。

这时老太太病倒了，大家都说她已经好不了了。她需要人照顾、服侍，而这件事本来最该由Karen来做。可城里正要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Karen也受到了邀请。她看看那位已经不可能痊愈的老太太，又看看那双红鞋，心想这也算不上什么罪过；她把红鞋穿上，觉得这样也没什么。可接着她就去了舞会，而且跳起舞来。

她想往右跳，鞋子却偏要往左；她想朝大厅里面跳，鞋子却反而带着她往回退，跳下台阶，跳到街上，一直跳出城门。她跳着，而且被迫一路跳进了阴森的树林。

忽然间，树林上方亮了起来，她还以为那一定是月亮，因为她看见了一张脸；可那其实是那个红胡子的老兵。他坐在那里，点着头，说：

“瞧，多漂亮的舞鞋啊！”

她顿时吓坏了，想把红鞋甩掉，可鞋子紧紧粘在脚上；她又去扯自己的长袜，可那双鞋像是已经长在她脚上了一样。于是她跳着，而且不得不一直跳下去，跳过田野和草地，经历雨天和晴天，白天黑夜不停；可到了夜里，才是最可怕的时候。

她跳过了墓地，可死去的人并没有跳舞——他们有比跳舞更重要的事。她想在一个穷人的坟墓上坐下来，那上面长着苦艾菊；可她得不到片刻安宁，也没有半点休息。等她朝着敞开的教堂门口跳去时，她看见那里站着一位天使。天使穿着长长的白袍，翅膀从肩头一直垂到地面；神情严厉而庄重；手里握着一把宽大而闪亮的剑。

“你就跳吧！”他说，“穿着你的红鞋一直跳，跳到你脸色惨白、浑身冰冷！跳到你的皮肤干瘪，变成一具骷髅！你要一家一家门前去跳；凡是住着骄傲虚荣孩子的地方，你都要敲门，让他们听见你，让他们发抖！你要跳——！”

“饶了我吧！”Karen喊道。可她没有听见天使的回答，因为那双鞋已经带着她穿过大门，跳进田野，越过道路和桥梁，而她只能不停地跳下去。

一天早晨，她跳着舞经过一扇她再熟悉不过的门。里面传来圣诗声；一口装点着鲜花的棺材被抬了出来。这时她才知道，那位老太太已经去世了。她觉得自己被所有人抛弃了，也被上帝的天使判了罪。

她不停地跳着，而且被迫在阴沉的夜里一直跳下去。那双鞋带着她越过草垛和石头；她被磨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她一路跳过荒原，来到一间小屋前。她知道，刽子手就住在这里。她用手指敲着窗户，说：“出来！出来！我进不去，因为我被迫一直跳舞！”

刽子手说：“你大概还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专门砍下坏人脑袋的人；我都听见我的斧头在响了！”

“别砍我的头！”卡伦说，“不然我就没法为自己的罪悔改了！可你把我穿着红鞋的脚砍掉吧！”

于是她把自己的罪全都坦白了。刽子手砍下了她穿着红鞋的双脚，可那双鞋却带着那两只小脚，跳过田野，进了幽深的树林。

随后，他给她削了两只小木脚和一副拐杖，又教她唱犯人常唱的圣诗。她亲吻了那只挥过斧头的手，然后穿过荒原离开了。

“为了那双红鞋，我受的苦已经够多了！”她说，“现在我要进教堂去，让大家都看见我！”她急忙朝教堂门口走去；可刚一靠近，那双红鞋就在她面前跳了起来。她吓坏了，转身就走。整整一个星期，她都闷闷不乐，流下了许多痛苦的眼泪；可到了星期天，她又说：“好了，现在我受的苦、做的挣扎已经够多了！我真觉得自己并不比那些坐在教堂里、把头抬得高高的人差！”

于是她鼓起勇气又去了；可她还没走到墓园门口，就看见那双红鞋又在她面前跳舞。她吓得退了回去，并且从心底里为自己的罪悔改。

于是她去了牧师家，请求他们收留她做佣人。她说自己一定会很勤快，能做的事都会尽力去做；工钱多少她并不在乎，她只想有个安身之处，和善良的人生活在一起。牧师的妻子很同情她，便把她留下了。她做事勤快，又细心懂事。晚上牧师读《圣经》的时候，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坐着听。孩子们都很喜欢她；可一提到衣服、排场和美貌，她就只是摇头。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一家人要去教堂时，问她要不要一起去。可她含着泪，满怀悲伤地看了看自己的拐杖。家里人去聆听上帝的话语，她却独自回到那间小小的房间里；屋里窄得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她在那里坐下，拿着祈祷书虔诚地读着。读着读着，风把管风琴的乐声送到了她耳边，她抬起泪痕未干的脸，说：“上帝啊，帮助我吧！”

这时，阳光明亮地照了进来，上帝的天使就站在她面前，身穿白衣，正是那天夜里她在教堂门口见过的那一位。只是这一次，他手里不再拿着锋利的剑，取而代之的是一枝华美的绿色花枝，上面开满了玫瑰。他用花枝轻轻一点天花板，天花板便升得高高的；他点过的地方，还闪耀出一颗金色的星星。他又点了点四周的墙壁，墙壁便向外展开了，她看见了正在奏响的管风琴；也看见了那些古老的画像——牧师们和他们妻子的画像。会众坐在铺着软垫的座位上，捧着祈祷书唱诗。仿佛整座教堂都来到了这个可怜女孩狭小的房间里，又仿佛是她自己走进了教堂。她坐在牧师一家旁边的座位上，等圣诗唱完，大家抬起头来看见她，便点点头说：“你来了，这样才对！”

“这是出于怜悯。”她说。

管风琴洪亮地回响着，唱诗班里孩子们的声音又甜美又轻柔！明净的阳光暖暖地穿过窗子，洒进凯伦坐着的座位里！她的心里充满了阳光、平安和喜乐，满得几乎承受不住。她的灵魂随着阳光飞向了上帝，在那里，再也没有人提起那双红鞋。

由 Plyx 在 用 制作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Plyx using public-domain source material from Project Gutenberg. We thank Project Gutenberg and its volunteers for preserving classic literature for everyon e. Translated and modernized from the original by Plyx.

扫描以获取你的数字版和音频版

www.plyx.ai 5e775350971ceafee771be40c5a56b61 2026年9月23日